

ZHONGGUOGUODIANWENXUEMINGZHUBAIBU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百部

娇红记

明 孟称舜



娇红记

(明) 孟称舜 著

剧 情 简 介

书生申纯，随父母流寓成都。他能文善武，去年秋天，与哥哥同赴选场，却失利而归。申纯心中郁闷，便辞别家人，到做了眉州通判的舅舅王文瑞家去，以探亲为名借此散心。王文瑞有一个女儿名唤娇娘，年方二八，才貌端妍。申纯来到王家，得以和娇娘会面，两人一见钟情。

娇娘虽心中思念申纯，但当面见了申纯，又故作矜持。一日，娇娘在牡丹院对着落花自叹，申纯上前问安，并赠她二首题牡丹的诗，娇娘忙将诗藏入袖内，转身归去，申纯深感惆怅。翌日，娇娘散步来到申纯书房，申纯不在。娇娘见窗上有一首七绝，便和诗一首，随同的丫环见了说道：“你和申家哥哥正是一对儿。”申纯回房见了娇娘的诗，明白了她的心意，便以谢诗为名，直奔娇娘绣房。谁知娇娘虽心中有意，但当申纯向她表达爱慕时，又立即装出几分恼怒，让申纯一时捉摸不透。春夜微寒，娇娘拥炉独坐，申纯又来相见，他含泪表白了心迹，娇娘也倾诉了衷肠，但又生怕申纯日后变心。申纯遂对天起誓，两人于是私订婚约。第二天又商定晚上在熙春堂幽会，申纯好不容易等到天黑，天却下起雨来，佳期被阻。

其时番兵已据川西，准备长驱直捣成都，帅节镇传下军令，要官民都上城防守。申纯父母连忙写信催儿子速归。申纯与娇娘临别之际，又互吐了一番衷肠。回成都不久，番兵被击退，申纯因思念娇娘，郁郁成病。他以去眉州找良医治病为名，再度去王文瑞家。两位有情人一见面，笑逐颜开，并商定夜夕相会。夜深人静，申纯潜入娇娘闺房，娇娘以身相许，并剪袖赠送，以作定情之物。申纯与娇娘恩爱如漆，不觉已过半年，家中派人将他接回去。父亲告诉他准备遣媒人去王家与他提亲，申纯暗喜，他让媒婆带上一封密信给娇娘。谁知媒婆来到王家，王文瑞却以他们“本是个兄妹排定，怎做得夫妻匹聘？”不予应允。娇娘悲叹自己红颜薄命，不敢违拗父命。

媒婆走后，申纯百无聊赖，好友约他同去名妓丁怜怜处饮酒。他借酒浇愁，梦中错把丁怜怜误作娇娘。回家又听说亲事未成，不禁长吁短叹，又读了娇娘托媒婆带回的信，潸然泪下。申纯无法忘怀灯前密约，他决心要与娇娘“生同衾，死同墓”。于是，他病中唤来媒婆商议，让媒婆请来张师婆给他看病。张师婆按事先说好的，只道申纯中了邪，需要到西南方数百里外躲避。这样，父母才同意申纯再去眉州。申纯来到王家，舅舅舅姪都很冷淡。申纯因遗鞋、拾笺等事，惹得娇娘以为他与丫环有染，生出许多怨情。申纯来到娇娘房中，道明原委，两人在明灵大王祠前发下誓言：“暮暮朝朝不暂离，生生世世无相弃。”一日两人同游后花园，以夫妻相称，恩爱无加，但因为被丫环飞红告密，舅姪打发申纯回去。临别之际，娇娘希望申纯秋榜之期一举高登，再重遣求婚。

王文瑞任满后改派他处，途经成都，约申家邮亭相见。申纯以为能见上娇娘一面，不料娇娘早已被她爹打发先行。申纯匆忙从小路赶去，终于见到娇娘，娇娘拿出一枚同心香佩，赠予申纯，然后挥泪告别。

申家兄弟同往应试，俱登高第。申纯因兼通弓箭，升授洋州司户。王文瑞连忙派人前来申家贺喜，并请申家兄弟去王家作客。申纯欣然前往，大家见面后都很高兴。舅姪安排申纯住下，晚上申纯相思入梦，梦见与娇娘会面，见娇娘似人似鬼，不禁恍恍迷离。不久，舅姪去世，王文瑞见申纯少年登第，又富才干，想把娇娘许配给他，申纯自然同意，申家也答应择日遣聘。不料，帅节镇的公子早看中娇娘，派人上王家说媒，王文瑞极力推辞，但帅家软硬兼施，王文瑞畏惧帅节镇权势，又想到申家尚未遣聘，只好答应。娇娘闻知爹爹背弃前言，差点儿惊死，申纯也泪如泉涌，但却只怨前世命慳，想与娇娘分手。娇娘掩面大哭，痛斥申纯无情无义。申纯正在犹豫之中，突然家中来报申父患病，申纯只好与舅舅告别回家，娇娘则托病不与他辞别。

申纯走后，娇娘病势日重，丫环安排她与申纯在船上相见，两人倍极伤感，娇娘昏倒在申纯怀中，连丫环见了也泪流满面。婚期将至，娇娘抵死相拒，日日蓬头垢面，要求退婚。王文瑞劝女儿不要固执，娇娘却要持刀自刎。最后，娇娘已数天不吃不喝，王文瑞虽答应回绝帅家婚事，但为时已晚，娇娘终于含恨死去。

申纯自舟中与娇娘相别，回家后每日痴坐不语。不久，听得娇娘死去的消息，当即昏倒，醒来后又准备自缢，幸被家人救起。但申纯还是绝食二日身亡。王文瑞听说后颇感后悔，忙派人将娇娘灵柩送到申家合葬。申纯、娇娘并葬在濯锦江边。清明节，申纯父母与王文瑞同去他们墓前浇奠，只见一对鸳鸯，上下飞翔，捕之不得，逐之不去，活像申纯与娇娘相亲相依的景象。

白话故事

一、入府

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

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

院宇深沉，丝簧迭奏。一首撩人情思，令人沉醉的《金缕曲》，从幽篁深处、从森森桧柏中飘逸而出。

剪剪春风，乍暖还寒。曲终林静，余音袅袅。一群灰喜鹊“忽”地从林中飞起，惊醒了沉浸在《金缕曲》的暇思之中的申纯。他下意识地在脸面前挥了挥手，仿佛要驱散这早已消失在不远处岷江波涛声中的乐曲。因为他知道，自己还年轻，只有十九岁，要惜取的不是攀花折柳的机会，而是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心。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，才是自己应走的正途。

可是，刚才听到的《金缕曲》，为何老是萦回耳际，久久不散？

喃喃自语中，申纯忽然觉得迷惘起来。去年秋闱失利的痛楚，又陡然涌上心头。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猛地策马向前方那所大宅院奔去。似乎要从那里重新收拾他笼罩心头的失落感。

申纯来到舅父府上，已是掌灯时分了。

舅父王文瑞，哲宗二年进士出身，本也是少年得志，但宦途并不畅达，直到两年前年近五十，才做到眉州通判之职。好在家中饶有田地，俸禄亦颇优厚，为政清简，自然少烦恼；闲时课子读书、笙歌自娱，自筑一广厦，题名“熙春堂”，堂前庭院，广植兰、桂、菊、梅，奇花异卉，四时不绝，倒也悠哉游哉，陶然而乐。

甥舅相见，自然格外亲热。寒暄毕，舅父命侍女飞红速去后堂叫夫人、小姐、公子前来相见。须臾，舅母与表弟善文相继来到熙春堂。申纯执礼愈恭，一一回答了舅父母对家中二老的垂询。王文瑞原籍成都，十几年来，宦游四方，却难得回成都一次。只是八年前路经故乡，那时的申纯，还是垂髫学童，而今却已与兄长申纶同为巴蜀间颇负文名的才俊之士了，但此次申氏昆仲秋试，却又双双铩羽而归，令人沮丧！言念及此，不禁捋须而叹：

“哎，纯儿。杜少陵有诗曰：‘但见古来盛名下，终日坎壈缠其身’，科场不得志者，便喜欢用老杜这话来自我慰藉。其实，这话只是对我们老人适用，正所谓‘杜诗韩文老来读，似倩麻姑搔痒处’，你和纶儿正当年少，切不可用‘文齐福不齐’一类的理由自坠其志。将息几日，使用心学业，顺带也还得拜托你为善文启蒙。”

申纯感到了温暖，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，这温暖和压力，同时来自父母和舅父舅母的殷切期望。此时，他忽然萌发了一个奇怪的念头：“为什么名重天下的乡前辈苏东坡，到老却发出‘人生忧患识字始’的浩叹？除了官场的倾轧之外，个中隐曲，谁能勘破？或者，这正是陶渊明‘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’的翻版？”他无法揣测这两位先贤当时的复杂心境，又觉得自己现在忽然产生这念头有些近乎荒唐。抬起头来，恰与舅父的殷殷目光相对，才发觉这一闪念已有些疏于礼节了。只得唯唯诺诺道：

“舅父大人教诲，小甥铭记在心。小甥在此朝夕请教，明年秋试，托庇大人福荫，或可有成！”

说话间，酒席已摆设整齐。

在一旁无法插话的舅母，早已忍耐不住，催着申纯入席。舅母素能豪饮，连连以巨觥劝酒。申纯以晚辈做客，不敢谢绝，但又自觉拘谨，生怕酒后失态，灵机一动，便向舅母问道：

“敢问舅母，百一姐今年芳龄十几了？近来可还好么？”

这“百一姐”便是申纯的表妹，舅父舅母爱如掌上明珠的宝贝女儿。申纯来眉州之前便听父母说过，王家这妹妹才貌端妍，琴棋书画，女红针指，无所不精。单名一个娇字，习称娇娘，取字“百一”，大概是舅父以为娇娘乃千中难选，百里挑一的女孩儿吧。

申纯没有想到，这一问，倒给了舅母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，已有三分酒意的舅母，带着嗔怒对待立在侧的飞红道：“早就叫你们去请小姐，怎么到这会儿还不见出来？”

初来乍到，便弄得不尴不尬，申纯甚感狼狈，马上接口道：“百一姐或有他

事，今日不见也罢，舅母不必为此不快。”

只见飞红俯身对夫人附耳低言了一番，便逗得夫人破嗔为笑道：“这丫头忒讲究了。三哥至亲，又不是外人，有什么好打扮的。快叫小慧再去催催她！”

她转身又对申纯解释道：

“娇娘这孩子，适才方出浴，未及理妆，怕羞不敢出见。纯儿，你就稍等片刻吧。来，再陪舅母干上一杯！”

烛影摇红，觥筹交错中，王文瑞夫妇均已有些醺醺然了。他们都没有注意到，申纯的目光，已随着左厢房中款款而来的倩影，逐渐放出异样的光彩。

待到这妙龄女郎来到面前叙礼时，申纯只觉刹那间满室生辉。他忙不迭地低头还礼，立时闻到一股淡淡的幽香，只听娇娘低声说道：“三哥远来，一路劳顿，小妹这厢有礼了！”如燕语，似莺声，申纯平生从未听到过这种圆润迷人的声音，心内只觉痒痒的，酥酥的，他抬起头来相对而视，只见娇娘正盈盈然瞧着自己。他被表妹的美惊呆了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她晚妆才罢，亭亭玉立，云鬟低挽，斜插着一枝点翠金凤钗；蛾眉淡扫，一双美目有如一泓秋水，似嗔似喜，如怨如慕，一见而令人魂为之夺，不敢逼视。身材苗条而丰腴，翠脸生春，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，玉骨冰肌，俨然国色。

申纯此时不觉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心内暗道：“说什么燕瘦环肥，西子美极、昭君艳绝不过都是诗中画中的美人，今日一见娇娘，才知道王荆公‘意态由来画不成’之句信非虚语，我申纯今生的奇遇，莫此为甚了！”言念及此，不禁目摇心荡，难以自制。

娇娘已轻移莲步，侍立母亲身旁。这久闭深闺的少女，平时除了老父和七岁的幼弟，极少能与男子见面。豆蔻年华，又值仲春，内心的孤寂可以想见。早就听父母说过，成都的二位表兄申纶、申纯，是蜀中贤士交相赞誉的名士。而申纯更是天资卓异，八岁通六经，十岁能属文，蜀中故老传说自眉山苏氏二学士相继而歿，文运久不振，而申氏昆仲，大有继之而起之势。今日一见，申纯果然是神清气朗、儒雅不凡。心内暗道：“我年已及笄，父母为我择婿之事，费尽心力，不想今日得遇表兄，终身似有所托，只不知他的心可似我的心？”

胡思乱想中，不禁又暗暗偷觑申纯一眼，却发现申纯向自己凝眸呆视的灼灼目光，顿觉羞涩，立时双颊飞红，正自无法掩饰，只听母亲说道：“娇娘，三哥远来，你得敬一杯酒才是。”

这对娇娘无异于一道敕令，使她得以摆脱窘境；申纯更从内心感谢舅母，他正巴不得与娇娘一亲芳泽。侍女飞红斟满一杯香醪，娇娘伸手接过，擎着酒杯，高举过眉，樱唇微启，向申纯恭恭敬敬地说道：

“小妹无以为敬，薄酒一杯，为三哥洗尘！”

烛光映着娇娘美丽动人的面庞，那脸蛋儿似乎吹弹得破，一双秀手，十指纤纤，就象是精心琢磨成的羊脂美玉，一对玉臂，抬手时恰从翠袖中裸露出来，丰盈而不见肉、柔美而若无骨，增之一分则太肥，减之一分则太瘦，离申纯只在尺寸之间！此时此刻，申纯心中哪里还有酒！

可是这杯酒喝下去毕竟格外醉人，因为申纯早已未饮心先醉了。

待到飞红受命再斟第二杯酒时，他却因贪看娇娘，将酒打翻在衣襟之上，这才发觉自己迹近忘形，舅母却还在一个劲儿地劝酒，申纯既怕显露形迹，更怕酒后失态，惹娇娘嗤笑，只得对着飞红连连摆手道：

“舅妈，长者赐，不敢辞，但小甥矢志功名，一向心情抑郁，不胜酒力了，还望舅妈多多见谅！”申纯已经顾不得舅父舅母正在兴头上，说出的话近乎乞怜了。

娇娘听罢，掩口而笑。未等母亲开言，便悄声对飞红说道：“我看三哥也真象不胜酒力了，姑且饶了他的酒吧。”

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尤其是别有一番心思的女孩子。这侍女飞红身为下贱，却自小生得百伶百俐，姿容才藻，虽不及小姐，却别有一番野趣风情，惹得王文瑞把持不住，便想将其纳为侧室，碍于夫人内妒，只得作罢。但飞红从此便知道自己的身份非同一般。今日一见申纯和小姐的神态，便瞧出二人一见钟情的端倪，内心便觉酸溜溜的不是滋味，原来她一见申纯，便也暗生爱慕之情，却又无从表达，此时便借机低声揶揄娇娘道：“小姐初见三哥，便如此爱惜，日后可知好哩！”

娇娘一听此言，刚欲发作。只见父母已起身离座，吩咐下人道：“既是纯儿身体不适，今日就到此罢了。飞红先送小姐归房。王忠收拾好东跨院的客房，请申少爷早早安歇！”

申纯此时，只得起身向舅父母告辞道：“小甥受父母命来看望舅父舅母，不便久留，明日即告辞返回成都罢。”没想到王文瑞却不以为然，当即回答道：“纯儿来一趟不容易，再说，我家中事务尚需请你帮助料理，回去之事，不要再提了。”

申纯只觉喜从天降，内心暗道：“不想今日有此奇遇，舅父留我，天从人愿便是住上一辈子，也心甘情愿了。”

二、晚绣

自此以后，申纯便留在舅父家攻书学剑，可自从那日一见娇娘后，功名之心顿消，只是夜夜乱心狂；可一到白天，熙春堂上，虽常与娇娘见面，却碍于大庭广众之前，无法倾诉衷曲。申纯观察了很多天，终于发现，娇娘言笑举止之间，总带着几丝淡淡的哀愁，而她对自己的态度，又总有疑猜之状。这更使申纯闷在了一个有情的葫芦之中。他决心要打破这个闷葫芦。

一日晚间，王家人众皆已各自归寝。熙春堂下，庭阶寂寂。只有西厢娇娘的绣房内一灯莹然。申纯蹑足潜踪，悄然而入。娇娘并无侍女陪伴，孤身一人，似在刺绣。只见她停针不发，侧身倚窗仰望。窗外，荼蘼花一串串开得正盛。阵阵花香，透窗而入，沁人心脾。娇娘晚妆才卸，身上只穿着一件淡绿的薄纱睡裙。月光如水，透射着她的娇躯。那薄薄的纱裙之中，朦胧地裹着娇娘那裸露的胴体，少女丰满的乳峰诱人地隆起，她的腰细而直，双腿修长而结实，整个笼罩在花香、月色之中！

申纯看得痴了，人似乎酥麻了，心却在“怦”“怦”地跳。他只觉得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，情欲煎熬得他已难以自制，一双手臂几欲不听使唤，他想从背后将这朝思暮恋的玉人儿搂入怀中！

忽然听得娇娘一声长叹，申纯吓了一跳。双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，衣袖拂出的风声，惊得娇娘蓦然回顾，待到看清是申纯时，却又不发一语。她忽然觉得自己穿得太少太薄，本能地羞得低下头去，心里倒真怕申纯有什么非礼之举。这欲语还羞的神态，在申纯眼中，恰如西子捧心，惹人既爱且怜。一片云雨之心，刹时收住。却又不甘无功而返，心内暗想：“不可鲁莽胡来，坏了大事。须先投石问路，用言语试探一下娇娘的心意。”

心态甫动，便低声问道：

“娇妹，你孤身一人，在此倚窗长叹，将有思乎？将有约乎？”

以娇娘的聪慧，焉能不知申纯的用心。

两只明如点漆的眸子盯着申纯，目光中已洗尽了羞涩。顷刻，便是答非所问：

“表哥，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到这儿来？夜已深了，春寒逼人，表哥没有觉出来吗？”

听起来是顾左右而言他，却绵里藏针，分明婉拒。逼得申纯进退失据，只

好打个哈哈：“是啊，娇妹，春天的寒冷，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娇娘并不搭话，只是正视着申纯。这情境，倒更使申纯站也不是，坐亦不敢。正自窘迫，娇娘却已自顾缓步离去，转瞬之间，斯人已逝，只留下她身上几缕淡淡的幽香！

申纯兴味索然，只得独自归室。秉烛夜坐，摊书在案，一个字也看不下去，眼前忽而浮现刚才偷看娇娘的情境，真后悔自己没有拿出足够的勇气；而忽凸现娇娘那凛然正视的面庞和目光，又令他一半沮丧，一半不解，他实在猜不透娇娘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！

百无聊赖中，他只有赋《点绛唇》词一首，书于壁上：

庭院深沉，迟迟日上茶蘼架；芳丛潇洒，妆点春无价。玉体香肌，好手应难画！还惊讶，春心荡也，谁共游蜂话？

面对“名花”，自比“游蜂”，却又无法亲近，这滋味委实难过。申纯平生第一次尝到了失恋的痛苦！

三、峰回

从这以后，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发生。每日聚会，申纯与娇娘或同桌欢饮、或言笑晏晏，大有青梅竹马、两情无涉之状，但逢到舅舅、舅妈不在时，申纯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出格的话，但娇娘听了，或是顾左右而言它，或是凝眸正色，做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。这使申纯几乎要死心了：表妹毕竟只是表妹，尽管她娇美无比，绰约多姿，但她年幼情简，不谙世事。自己这片痴情，怕也只能如悠悠白云，飘乎而过了。

“熟梅天气半阴晴”！申纯每每见到娇娘，心里便冒出这么一句埋怨的话。

其实，梅子若真正熟透时，天气便会阳光普照，就是梅子本身的味道，也是洗尽酸中之涩，嚼之有甜酸混杂，回味无穷之感。

一次晚宴，申纯忽然品到了这种滋味。

舅舅的另一个外甥路经眉州，申纯以熟客的身份相陪。席间，舅妈故态复萌，不停地叫飞红给她两位爱甥斟酒，她总是那么好客，又似乎总喜欢看到别人一醉方休，酣态可掬的样子。食割五道，酒至半酣，舅妈又亲自为各人轮番劝酒，第一个轮到真正的客人——申纯和娇娘的那位表兄，他接过大杯，一饮而尽，逗得娇娘在母亲身后拍手嚷道：“大哥好酒量！小妹替你再满上一杯，好事成双，杯干为敬！”

有这样美丽动人的小妹妹劝酒，便是醉死也心中无憾了！申纯心里这么想着，眼睛却盯着这位表兄和舅妈身后的娇娘，看着这位大哥在娇娘那略带放纵的调笑鼓舞下连干三杯的豪饮之举，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和落寞，直想拂袖而去。

轮到舅舅了。他已醉眼惺忪，却知道忙用双手捂住酒杯，连声说道：“老夫已醉，老夫已醉，夫人不可霸王劝酒！”

“爹爹装醉，爹爹装醉，快满上这杯！不然，就是坏了规矩，要连罚三大杯呢！”娇娘满面春风，又嗔又笑，从母亲手中抢过酒壶，从父亲手中抢过酒杯，右手执壶，左手执杯，玉腕一翻，便将酒斟得溢出杯沿，送到父亲嘴边。王文瑞见老妻今日酒兴如此之高，爱女劝酒又是如此开心，焉有不饮之理？

轮到申纯了。一肚子的酸甜苦辣，立时涌上心头。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抑郁，只得借口久病未愈，不能多饮。正在兴头上的舅妈快人快语道：“亏你还是个名士，‘一人向隅，举座为之不欢’，这话你不会不知道吧！纯儿，你一向酒量甚好，今天却不给舅妈面子，你这是成心想让舅妈不开心嘛？”一边数说一边拿起申纯的酒杯便欲斟满。

娇娘站在母亲身后，见状立即上前夺过酒杯，说道：“妈，我看三哥气色不好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这次就只倒半杯，算他欠了您半杯酒，下次定不饶他！”说罢，也不等母亲回话，便斟上半杯，递给申纯。申纯只觉得娇娘话中大有情意，几天来的抑郁一扫而空，接过酒杯，向舅妈道：“长者赐，不敢辞。多谢舅妈的厚爱！”说罢，一饮而尽。

舅妈此时又已退步向舅舅劝酒去了，娇娘便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。申纯面前的腊烛忽而摇曳欲灭，娇娘趁母亲不注意，快步转身到这枝腊烛前，一双美目，对着申纯秋波流转，借着烛火的闪烁，申纯只觉她吹气如兰，一句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清的话传入耳际：

“今晚不是我救驾，你非得醉死不可！”

“此恩此德，当铭于肺腑，永不敢忘！”申纯自上次碰了钉子，再也不敢唐突佳人，说出话自然带着由衷的感激。

娇娘莞尔一笑，以指弹去烛心的焦煤，动作美妙之极，烛光顿时一亮；却又似漫不经心地反问一句：“救酒是恩，救你的烛火于欲灭就不是恩么？”

这倒是申纯始料未及之语，大有禅宗斗机锋的意味。他不暇细思，冲口而答：“此情意又重于彼恩德也……”

“娇娘，快去取净水来洗杯子，我也和你大哥再干三杯！”申纯的话没说完，就听见舅妈的呼唤。娇娘答应一声，即刻转身而去。

酒宴直到夜阑才散。

申纯回到卧房后，夜不能寐。他隐隐约约感到，娇娘向他“市恩”，斗机锋，是在告诉他：天下事无不可为，除非你没有真情，没有恒心！

他忽然悟到，原已几乎破灭的希望——便象那摇曳欲灭的烛光，弹指之间，去掉障碍，就会放出耀眼的光芒！

从此，他便处处留心，去寻觅这希望的线索。

四、题诗

一天傍晚，晚霞满天。申纯饭后闲步，见娇娘一人独坐于熙春堂侧的惜花轩内。轩外数株牡丹，在霞光中含苞欲放。娇娘一会儿倚栏看花，一会儿又慢步沉吟，蛾眉浅蹙，大有伤春情态。申纯悄悄来到她身侧，娇娘回顾，蓦然一惊。申纯见状，只得上前搭讪：“娇妹，你看这几株牡丹，春风沐浴，春雨滋润，却欲开未开，岂不是辜负大好春光么！”

娇娘并不答话，只是低头沉默。

心中暗忖，若论申纯的相貌、才干，自己早已一见倾心，怕只怕他是个见异思迁的风流才子，我若与他一拍即合，岂不是让他以为我娇娘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！崔莺莺名媛闺淑，国色天香，只因一念之差，待月西厢，偷情苟合，终遭弃掷，徒惹后世耻笑。殷鉴在前，不可不慎！”

娇娘并不知道，她对申纯的“一见倾心”与“殷鉴”之论，正是她想见申纯又怕见申纯的渊藪。心中虽有千千结，却只须解开这一结，但人生的这一“结”，又是何其难解！

申纯看出了娇娘的惆怅，却不知此情因何而起。他只知不应轻易放弃这次二人独处的机会，但倾慕之情，在娇娘的沉默下又难以贸然出口。灵机一动，当即赋诗二首，借咏牡丹，实则暗指娇娘的心态令自己难以捉摸。援笔立就后，送到娇娘面前道：“娇妹，适才之意，我已写在这二绝句中，还请娇妹指正。”

娇娘接过诗篇，心中默诵。读毕，只见她倾鬟低面，欲言又止。她知道，申纯是借物言情，暗指自己的态度不明，便好似那“欲开未开”，“辜负大好春光”的牡丹花一样。她只觉自己的心情难以启齿明言，只得低叹不语。申纯见状，内心更是纳闷不已，两人一时成了僵局。

熙春堂内，忽然传来舅母的声音。娇娘迅即将诗篇藏入袖中，不发一语，徐步趋归室中。

申纯本以为，娇娘见诗后，或是或否，或喜或嗔，总会有个表示。没曾想竟是这个结局，顿时呆傻了。一气之下，愤而归室。

躺在床上，闭目苦思。他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——单相思，禁不住苦笑起来。但娇娘的情影和那晚酒宴上的笑靥，又总在他眼前晃动。干脆披衣而起，赋诗一首，题于绿纱窗上：

日影侵阶睡正醒，篆香如缕午风平。

玉箫吹尽《霓裳》调，谁识鸾声与凤声！

前两句记自己自夜至曙，无法入睡；后两句是说自己费尽心机，却终于无法向娇娘倾诉衷曲。他已做好准备，过几天便返回成都，省得终日在这闷葫芦中煎熬。

申纯哪里知道，娇娘此刻，比他更受煎熬！申纯可以“为赋新诗强说愁”，娇娘却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！潜藏心底的“怕”和“爱”总在搏斗，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！

她要解脱自己，同时也要解脱申纯！

两日后，趁申纯陪侍父亲出外拜客，娇娘独自一人，悄悄闯进申纯的卧室。

全家人都在午睡，可娇娘的心头却还似有小鹿儿在撞击。直到她轻轻掩上房门，才稍稍定下神来。

举目四顾，却见东窗上有《点绛唇》一首——读罢便有知音之感，心里只觉甜丝丝的，再往下看，见申纯自比“游蜂”，心里又疑惑他有拈花惹草之嫌。沉吟半晌，委决不下。目光便又移向东窗那首七言绝句。细细吟哦，只觉心魄俱动——“玉箫吹尽《霓裳》调，谁识鸾声与凤声？”看来，倒真是自己疑心过重，辜负了申纯的苦心孤诣，一片衷情了。

言念及此，娇娘愧悔交加，百感交集，也顾不得瞻前顾后，拿起笔来，饱蘸浓墨，信手于原诗旁和韵一首：

春愁压梦苦难醒，日迴风高漏正平。

魂断不堪初起处，落花枝上晓莺啼。

写毕，她第一次感到骨鲠在喉，一吐为快的欢悦，却又因春情漏泄，有些害怕；诗中已曲折地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闷，末两句又自觉太露，心内踌躇道：“申纯既已有鸾凤和鸣之想，若见这末二句，不知又要作何感想，怕只怕他内心把持不定，颠狂柳絮，举动轻浮，被人窥见，岂不坏事！不如现在便将这诗抹去。”

正沉吟犹豫，举棋不定，庭院中传来几声黄莺的脆鸣，娇娘才意识到，午睡时间已过，倘被母亲发现，事情益发不可收拾，只得急匆匆回归绣房。

五、访丽

申纯见诗后的举动果然有些“颠狂”。

翌日清晨，申纯便兴冲冲趑到娇娘的西窗下。轻叩窗扉，低声唤道：

“娇妹，娇妹，日上三竿，可曾起身么？”

娇娘正在对镜画眉，无暇回答。申纯从窗口向内一望，见室内只有娇娘一人，满心欢喜，三步并作两步，便进到室内。他知道，娇娘的心迹已明，再也不必有更多顾忌，开口便说道：

“娇妹的诗，风流蕴藉，芳情万种，令人读后只觉余香满口，情意绵绵，真不知如何谢你才好。”

娇娘画眉已毕，听罢此言，心中一则以羞，一则以喜。羞的是，自己一个女孩儿家，不知不觉、鬼使神差走到申纯房中，又情不自禁地和诗暗表心迹，有违闺训，若申纯真个有情有意，上门对自己倾诉衷曲，只是迟早之事。但他如此迫不及待地便点破此事，难免羞涩；喜的是，申纯如此志诚，终身或有所托。父母一向偏爱申纯，只要姑父姑母倩人作媒，这段姻缘看来没有不成之理。

想到此，不禁神思飞扬。揽镜自照，镜中恰好映出自己和背后的申纯，镜中申纯那痴痴呆视的神态，逗得她嚤吟一笑，随即双手掩目，不敢再看再想下去……。

为了打破僵境，娇娘想应该换个话题。移目一瞥，见梳妆台上，一盒灯煤，积聚已满，乌黑锃亮，不让徽墨。随口赞道：“娇妹，这一盒灯煤，不知是灯花，是烛花？用它调墨写字，必能笔笔放光，倍增神韵。”

一语荡开，娇娘果然洗尽羞涩之态，十指纤纤，将那盒灯花拈将起来，转身向申纯道：“表哥，你看。这盒灯花我积了两个月之久。白日无事，倒也常常调和，匀净得很。若将它置入端砚，加水稍加研磨，其光洁度比徽墨毫不逊色。冬日苦寒，砚冰易坚，如用这灯花，可省却许多苦恼。”

申纯随即接口道：“娇妹，如此美物，不知能否分一半给我，也好用它书写家信。”

娇娘并不答话，素手轻舒，笑盈盈将盒子递给申纯。

申纯触着了娇娘绵软如柔荑的双手，内心一颤，十指便有些不听使唤，总算把持住了，接过灯花盒，以食指分煤，却见自己的手指被弄得油污乌黑，于是笑对娇娘说：“娇妹，你是主人，理应你亲手分给我，叫我动手，岂不是反客

为主，不成道理！”

娇娘冷笑一声，劈手夺回，答道：“好一个反客为主！我既已答应分一半给你，难道还怕手指被染黑？”说罢，将盒中的灯煤一掰两半，一半送给申纯，一半仍放入盒中。顺手拉过申纯的衣袖，将染黑的手指在上面反覆擦拭干净，一边擦，一边说道“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表哥得了我的心爱之物，就想一走了之吗？”

这一手，倒真是出乎申纯意料之外。看着娇娘那既天真又略带狡黠的笑靥，申纯早已把顾忌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心念甫动，便冒出一句话：“我哪里敢不留下点证据？”

话一出口，便难收回。刚才还是笑得很开心的娇娘，陡然变得满脸恼怒之色，恨恨地说道：“表哥，我与你是兄妹之交，我一片好心，却被你看作闲花野草之辈。你到这儿就是为了奚落我的吗？走，咱们到爹爹妈妈那儿评理去，省得你以后老在没人处戏弄我、欺负我！”

劈头盖脸，风狂雨暴。

申纯没想到一句话会闯下这样的大乱子，顿时六神无主，一迭连声地讨饶。娇娘却背转身去，不瞅不睬。

“扑通”一声，申纯跪倒尘埃。口中却不停地说道：“娇妹，只求你饶恕愚兄这一回，若下次再讲这样的话，让我嘴上生个大疔疮！”

“生疔疮是你的事，我就是不饶你！”娇娘不为所动。

“好！千不怨，万不怨，只怨我申纯命里犯孤。你若不饶我也罢，我只在这儿跪到明天就是了，也好让舅舅、舅妈来看个笑话！”

娇娘“噗嗤”一笑，转过身来，脸色由愠转嗔，用手指转戳申纯的额头，柔声说道：“促狭鬼，你明知道我不会那么做。”

申纯真是因“祸”得福，他跪着不动嗅到了一股奇香，任何花香都不能比拟的奇香！他只觉得神昏意迷。他不敢看娇娘，只得紧闭双目，去体味那飘飘欲仙的感觉，双臂却趁势搂住了娇娘的娇躯，他不敢用力，想为自己留个退步。

娇娘没料到申纯会有此举，内心怕极，自然用力撑拒，连退三步，看申纯还有什么动作。申纯却已自觉没趣，只得讪讪地说道：“娇妹，今日之事，是我无心唐突了你，改日再向你陪不是吧！”说罢，转身便走，那神态，有三分歉意，却有七分沮丧。

娇娘呆立在原地不动。想到申纯那种殷勤、温柔，回味着适才被申纯搂抱时的晕眩感，她忽然觉得自己一向对申纯过于矫情、过于严苛，心内暗道：“申纯呵申纯，你的衷肠我已尽知，我的衷肠你可知道么？我知道你被我抢白后的

心情，可你知道我抢白你时，我的心里比你还难受么？”

她突然意识到，失去申纯，自己便可能失去一切！亡羊补牢，或许犹未为晚。

其实，申纯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“失败”而万念俱灰，相反，思慕娇娘之情与日俱增，伏枕对烛，夜肠九曲。想着那日“软玉温香抱满怀”的滋味，他后悔当时自己太怯懦，如果再有这么一次机会，申纯决计再也不放过。

但这种机会一直没有再现，申纯的心境便日变日坏。

爱情，实在是最奇怪的，“它”有时能令最愚笨的人变得极聪明，有时能令最聪明的人变成呆子。

申纯和娇娘，本来都是天赋多才，却因为都不敢向对方说一个“爱”字，弄到如今这般地步！

六、明心

一日暮春小寒，娇娘在熙春堂上拥炉小坐，想着申纯这几天眉目神情，日见呆滞，不禁郁郁不乐。自己当初听人议姻，从不放在心上。自从申纯来后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心上要丢却再也丢他不下。想到此，又忍不住自言自语道：“虽说女孩儿一身，要贞洁自保，但到头来如嫁一个村夫呆汉似的丈夫，即使白头偕老，又有什么趣味？由此看来，若真能和申纯半晌贪欢也算不得苟且，如天公作梗，不让我嫁他我一生便拼命为他守节罢了！”娇娘自顾围炉向火，情思悠悠。却见申纯手持一枝梨花，自外而入。她并未起身，只是看着申纯。申纯却也不打招呼，自顾将梨花往地下一掷，这突兀之举着实令娇娘内心一惊。她幽幽地长叹一声，徐徐起身，拾起梨花，问道：“带雨梨花，娇羞无限，它有什么过错，值得表哥如此负气弃掷于地？”

申纯果然没好气反问娇娘道：“带雨梨花？便是花泪已满花晕，谁知它还想得到什么？我问它，它不答，只好将它弃掷，免得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徒增心头苦恼！”

娇娘岂不知申纯话中有话？也似隐语相答道：“梨花或开或败，都受春神主宰，谁能奈何？好花也只应趁它盛开时，折取一枝，插入瓶中，以净水养之，供夜间赏玩。花本无言，表哥为什么对它索取那么多呢？”

“幸蒙见诺，不得翻悔！”申纯此时，只有步步紧逼。

哑谜到此，应有谜底揭晓：娇娘自比梨花，并答允满足申纯。但她却偏不

摊牌，只是故作不懂，笑问道：“我允诺了什么？”

天真无邪，一片烂漫。

申纯这次再也不肯退让，双眼圆睁，正视着娇娘道：“答案在你心里，你自己去想！”

机锋斗到此处，已是不言自明。

人，实在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。像娇娘这类被人视为“尤物”的绝色女郎，更有一怪：她们或天真烂漫，或文静寡言；或贞洁持重，或妩媚迷人。但她们涉足爱河之前，绝不会在情人面前首先说出那句话——“我爱你！”正像少女的身体曲线美一样，她们这时的思想表达也是一种曲线美。

娇娘突然顾左右而言它，却给了申纯一个直接倾诉衷情的绝好机会。

她忽然柔声问道：“外面风大，表哥的衣服穿得太少，怕抵不住料峭春寒吧？”右手却已在申纯的脊背上往来抚摸，令申纯顿觉浑身舒泰，积郁胸中的苦闷终于喷薄而出：“娇妹，你怕我受寒，却不怕我早已肝肠寸断？”娇娘掩口而笑，反问道：“什么事弄得你肝肠寸断？说出来，我帮你想办法！”

申纯一声长叹，果决地说道：“娇妹，不要打哑谜，开玩笑。我申纯自从遇见你之后，魂飞魄散，不能着体。夜更苦长，终夕不寐。你总以为我是与你玩笑嬉戏，方才之言，已足见你的心了。我留心多日，见你对我的言谈态度，也非并无情无义；及至我言深情重，你却变色以拒，难道你真是因为不解世事，才做出这种娇怒之态？谅我申纯不过是一介寒儒，在你眼中恐怕更是个鄙陋平庸之辈，不足以当雅意，你也只管深藏自秘，待价而沽罢。今日一言之后，心事全了，我也该收拾西归了。你又何苦再戏弄我？”
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。申纯说毕，竟忍不住流下泪来。

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娇娘幽幽地长叹一声，神色黯然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既然疑我如此之深，我哪敢再不明言？你的这段衷情，我久已知道。但怕你只图一时欢乐，不能终始，其如后患何？数月以来，我为此寝梦不安，饮食俱废，相思之苦，无人诉，也无处诉。这些你哪里知道啊！”

申纯追问道：“娇妹既有此情，为何又一再拒我？”

娇娘又叹道：“表哥既有此情，自当归告双亲，请媒人玉成，奴家岂能贪一晌之欢，误终身大事？”

申纯细想娇娘的话，也认为颇有道理，但嘴上却并不退让，几个月来的情思煎熬，使他不得不一吐为快。随口答道：“相思病染，朝不谋夕，我并非苟且之辈，但往返求婚，动须累月，人何以堪？情可以堪？到那时，恐怕只能索我

于枯鱼之肆了。何况求亲之议，未必能得舅父舅母允准，真的如此，我又有何面目再来你家？只怕我二人再也相见无期了！”

娇娘答道：“只要你我两下心坚，事终有济。若事不济，我当以死相谢！”

二人拥炉细语，情意缠绵。申纯正想趁势与娇娘密约佳期，却见侍女小慧从内室出来，呼唤娇娘。申纯怕形迹落人耳目，只得与娇娘快快分手。

七、误约

俗语云：“好事多磨。”以后两天，申纯竟无缘见娇娘一面。

第三日，申纯凌晨即起，向堂西绿窗下而立，背面视井檐，随口吟出两句苏东坡的怀乡诗：

“为报邻鸡果惊觉，更容残梦到江南。”

不知此时娇娘也已起身，在隔窗内理妆。闻声呼唤申纯道：

“表哥，表哥！为什么平白无故又有了归家的念头？”

申纯隔窗答道：

“衷肠断尽，无人会意，在此无益，不归又何待？”

娇娘听罢，万分委屈，于是负气说道：

“表哥，你果然是骗我！你心里根本就没我！不然，我并没怠慢你，你为什么对我怪罪如此之深？”

申纯笑道：“我岂能无意于你？只是你对我只有空言见许，我被弄得苦不堪言，所以想一走了却这番苦恼。若你果有真情，我在此就是住一百年又有何妨？”

娇娘踌躇半晌，终于下了决心，悄声对申纯说道：“今天白日人多眼杂，无法约会。你室外有小窗，今晚若是晴天，你可从寝所逾窗度茶蘼架，直达熙春堂下。此地人罕花密，当与表哥相会。”

申纯听罢，欣喜若狂。为避人耳目，他先回到书房等待。好容易盼到日落西山。却忽然下起大雨，铺天盖地，直至天明才住。

申纯一夜难寐，挑灯独坐，援笔赋《玉楼春》词一首，写其快快之怀：

晓窗寂寂惊相遇，欲把芳心深意诉；低眉敛翠不胜春，娇转樱唇红半吐。

匆匆已约欢娱处，可恨无情连夜雨！枕孤衾冷不成眠，挑尽残灯天未曙。

末两句既写自己，兼及娇娘。

晨起，申纯草草梳洗罢，便往舅母房中去请安。恰见娇娘已向母亲请毕，二人一齐来至中堂。申纯出示夜来所缀之词，娇娘低声笑道：

“好事多磨，这道理也应在了我二人身上。但我已经把心给了你，自然要再想法找个机会，表哥不必心急！”

申纯吃了一颗甜甜的定心丸，他愿意永远听从娇娘的安排。

这天下午，申纯陪侍舅父到邻家赴宴，因为心里畅快，席间谈笑豪饮，直吃到日暮方休，与舅舅都大醉而归。王文瑞毕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回府后沉醉不醒，王夫人和娇娘督促下人忙着送茶送汤，不亦乐乎，直忙到掌灯时分，阖府上下也都累了，娇娘见母亲身边人手不够，吩咐飞红、小慧，今夜须小心服侍。自己趁机溜了出来。

悄悄走到申纯窗外，低声唤道：

“表哥，表哥！快开门让我进去。”

连唤数次，室内竟毫无反应。娇娘无奈，又走到门前，以手推门，竟也纹丝不动，显见申纯已将门从内拴死。娇娘此时，怅恨交加，心内怨道：

“申纯，申纯！早与你说好另寻机会，再订佳期，没曾想你竟视同儿戏。我一个女孩儿家，夤夜私奔，冒了天大风险，却在此吃你的闭门羹！你难道真要做那鲁男子、柳下惠，反让我自取其辱不成？若说你无情，却见你总为我憔悴不堪；若说你有情，却又为何对我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狠心拒我于门外？”

娇娘呆立在门外，愈思愈气，终至啜泣起来，却又怕被人察觉，不敢高声，郁郁而返。

申纯早已醉酒沉卧，一无所知。

这段牴牾，直到申纯剪发书盟，方烟消云散。但二人却再也找不到密约的机会了。

八、暂离

一日，申纯忽然接到家书，为番兵入犯成都，催申纯星夜起程。正在热恋中的申纯，对娇娘如何割舍得下！好在舅父舅母再三交代，一俟兵戈消弭，即刻回来。申纯心理上稍得安慰。

娇娘的眷恋之情，更甚于申纯。

相见时难别亦难。相见时，正是春天，虽时或有料峭春寒，她的心中却终于百花盛开。而今，已是初夏时节，花谢花飞，春光已逝，但总算留下了果实。

这果实长成与否，是苦是甜，全在申纯的态度了。娇娘无以明志，匆忙中赋诗一首，赠别申纯：

绿叶荫浓花正稀，声声杜宇劝春归。

相如千里悠悠去，不道文君泪湿衣。

申纯读罢，知道娇娘不堪别离之苦，并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自况，内心疑惑道：“娇娘诗中有‘落叶成荫子满枝’之意怕是娇娘以为我一去不返，不能自守，也罢，我先和她一首以表心志。”

踌躇片刻，申纯也写就一首诗，对娇娘说道：“娇妹，深感厚爱，和韵一首，请留以为贽吧。”

娇娘接过，只见诗中写道：

密叶重帟舞蝶稀，相如只恐燕先归。

文君为我坚心守，且莫轻抛金缕衣。

娇娘如此聪慧，如何看不出这诗中的疑点？当即强颜作笑道：

“你我虽是兄妹，但情同连理。这‘燕先归’，‘坚心守’，‘轻抛’三处，都似暗示我不能自守，你到底还是怀疑我的诚心！”

说罢，幽幽地发一声长叹。

申纯无奈，只得将自己的疑心和盘端出。

娇娘知道误会是由“绿叶荫浓”之句所起，才放下心来，对申纯说道：

“那句诗不过是我对景写情，只要你不变心，我便等三年五载，便等一辈子，也管保你回来重见春风花笑拥！”

九、密约

多情自古伤离别！

申纯回家两月，番兵退去，他却因日夜思念娇娘而恹恹成病。爹娘面前，却又不肯直说，只害得自己一日瘦损一日。爹娘见状，也是心焦。连着请医调治，毫无效验。申纯忽然心生一计，谎称眉州地方，有几个名医，或可治好自己的病。父母无奈，只得依允。申纯即刻收拾，扶病而行。

阔别两月，眉州王通判府中庭院内，果然是百花落尽，绿叶荫浓了。

一连几日，申纯都无法见到娇娘，娇娘即使惊鸿一瞥，也是众目所在之地，连眉目传情的机会也没有，申纯耳际只是时时回想两月前离别时娇娘的话：

“我便等你三年五载，等你一辈子，也管叫你回来重见春风花笑拥！”

日思夜想，弄得申纯已神魂颠倒，每日只能反复在纸上写三个字：王娇娘、王娇娘、王娇娘……

一日恰逢舅父外出参见上司，申纯强撑病体来到熙春堂。眼前又浮现出与娇娘拥炉私语的情景，不禁呆然伫立。身后忽然传来娇娘的柔声呼唤。蓦然回首，见娇娘已袅袅婷婷立于身侧。申纯惊极而喜，也顾不得病魔缠身，双手便牵住娇娘的纤腕，颤声说道：“真真地想我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觉泪水盈眶，紧握娇娘的双手也在连连打颤！

娇娘此时，更是百感交集，两个月来刻骨铭心的思念，此时却又不知从何处说起。看着申纯消瘦的面庞，心里一痛，便也流下泪来，柔声说道：“连日无法抽身，没来看你。但剪发之盟，临别之言，我仍时敢忘？你知道这两个月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一日三秋，望眼欲穿，好容易盼到你回来，却又见你病成这副模样，怎不令我伤心！为了我，你也该多加爱惜自己才是！”说罢，竟情难自己，挣脱申纯的双手，以袖掩面而泣。

心病还须心药医。娇娘发乎真情的举动，令申纯心中豁然一亮，身上顿觉轻爽。他四顾无人，便轻轻搂住娇娘道：

“好妹妹，是我疑神疑鬼，错怪了你！我这病全是因你而起，如今却全好了。趁此无人之际，到我书房中去吧！”

娇娘泪痕未干，双颊飞红，娇羞无限。她并不反抗，乖乖地让申纯牵手而行。二人刚下堂阶，房檐上一对紫燕争泥坠地，娇娘轻轻挣脱申纯的手，趋前看视，只见那两只燕子在地上尚“叽叽喳喳”地扑翅斗嘴，争个不休。申纯正想笑娇娘多事，舅父的侍女湘娥却突然从后房跑了出来，风风火火地叫道：“小姐，夫人叫你呢。到处找你不见，却原来在这儿看燕子打架！”

娇娘骇极，心内暗道：

“老天有眼，让这双紫燕坠地！否则，湘娥看见我二人携手并肩而行的情状宣之于人，岂不坏了大事？”

她心内虽慌，嘴上却不饶人，瞪了湘娥一眼，嗔道：

“死丫头，吓我一跳！你看，这对紫燕被你吓得连泥也不敢要了，双双飞去，你真会扫人兴！”

申纯趁这当儿，已悄然引去。

当日傍晚，娇娘寻空来到申纯寝所，向申纯道：

“前次熙春堂之约，我思索再三，夜深园静、不是安寝之地。今晚你可在夜半时分到我窗下，我开窗以待。每晚陪侍我的两个侍女，我已打发她们去陪伴母亲了。只有小慧一人陪伴我，我已安排她在外屋睡，这丫头与我贴心，绝不

会对外人道只字片语。三哥要早早安寝，夜半便可行动。”

申纯绝没想到，白日里如此谨言慎行的娇娘，临事谋画却如此胆大心细，想到“窃玉偷香”四字，又怕事情败露反害了娇娘，于是问道：“娇妹，此事当真没有风险吗？”娇娘回道：

“事已至此，你还怕什么？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会有象我们两人如此钟情的人么？事情若真败露，大不过是个死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申纯的心灵，忽然得到升华。他忽然觉得自己原来那“偷情”的想法本来就既可笑又复可鄙，登时热血上涌，拍案而起道：

“有情若此，死复何恨！”

十、断袖

心既安宁，便好似服了一剂灵丹妙药，他真的在午夜前甜甜蜜蜜地睡了一觉。醒来时，精神格外清爽。

推窗而看，只见明月半墙，树影婆娑，风移影动，姗姗可人。

他逾外窗而出；左回右绕，过茶蘼架侧，来到熙春堂。空荡荡黑漆漆的大堂内，寂无人声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申纯几乎听到了自己卜卜的心跳，心内怕极，又不敢作声，疾步窜到娇娘窗下，兀自喘个不停。

一盏纱灯，映着窗内娇娘的美丽面庞，申纯顿时感到了安全和温暖。

娇娘开窗倚几而坐。她上身只穿一件红艳纱衣，下面着一件雪白的丝裙，窈窕素净，更显出迷人的美。她双眉微蹙，与头望月，企盼之情见于颜色，并不知申纯已到眼前。

申纯只顾扶窗而入，却着实把正在苦等的娇娘唬了一跳，她随手关上窗子，悄声说道：“到了面前也不叫一声，真把人吓死了！”说罢，牵着申纯的手，放在自己的心口上。她微微仰起头，一对明亮的眸子，脉脉含情地盯着申纯的眼睛，当目光与申纯相遇的瞬间，又迅即阖上，樱唇微启，欲语还羞，真有限的娇美，无限的情意。

那神情，似在告诉申纯：你摸摸我的心口，看它跳得多厉害！

申纯只觉得全身像触电一般，喉咙发干，一阵畅美的冲动使他兴奋得想要喊叫。——他感到娇娘的纤纤玉手在颤抖，在用力！他摸到了娇娘那富有弹性的乳胸，那么柔嫩光滑，直令人销魂荡魄，浑身酥麻！

也就在这一刹那，申纯和娇娘几乎同时搂住了对方！申纯吻住了娇娘微翘

的双唇。一个令人窒息的长吻之后，娇娘用力张开樱唇，将舌送入申纯口内，申纯只觉甜香无比，一面吮咂，双手却不停地在娇娘的玉体上到处摩娑，触手处，只觉柔腻光洁，娇娘浑身都在激情中颤动。

天地已不复存在。

在溶溶的月光下，申纯和娇娘已融为一体！

足足有半个时辰，申纯几乎是疯狂地搂着吻着娇娘，娇娘则一任申纯摆布，仿佛一只柔顺的小鹿，‘两情相悦’这四字的深意，非到情浓时，是无法明白这俗字中的雅韵的。

他停止了动作，捧着娇娘的香腮细细端详起来：月光下，她的脸蛋泛出迷人的光彩，却又柔嫩得吹弹即破；眼长而媚，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，笑起来真有一弯新月，她的鼻子是那么端正小巧，玲珑剔透；樱桃小嘴，在微微翕动，充满了诱人的青春气息。她没有穿小衣，几乎透明的红纱裹不住那美丽的胴体，明月、灯光映得她体态更显艳媚，冰肌玉骨，莹白无瑕。

申纯简直怀疑娇娘便是那飘飘然下临人间的月宫嫦娥。想到初次与娇娘在绣阁邂逅时的冷遇，而今又真是软玉温香抱持在怀，忍不住失声轻笑起来！

“笑什么？”娇娘抬头娇嗔地看他一眼道：

“羞人答答的，有什么好看、好笑的？”

申纯不愿说破，此刻，他只觉得，他对娇娘是永远看不够，爱不够的。

娇娘不说话了，美目中却满是期望之色。申纯忽地将她抱了起来，娇娘在申纯怀中，只觉浑身瘫软，心中却畅美异常，双臂不由自主地又搂住了申纯的脖颈……

高唐赴会，巫山云雨。

罗帏之中，传出娇娘的柔声细语：

“表哥，我年幼不谙世事，枕席之上，还望见怜！”

申纯并不说话。他只是曲尽温存，用动作来回答娇娘。两情既合，只听娇娘娇啼嫩语，如乳燕呢喃；体弱不胜，似细柳扶风……

雨态云踪，鸳鸯交颈，鸾凤和鸣……

娇娘的心早已给了申纯，娇娘的千金之躯，从此也归于申纯！二者合一，直到永远永远！

……

一晌欢娱既毕，娇红如花，浸上申纯的衣袖。

娇娘起身，剪下这截弥足珍贵的衣袖。

既然这是纯洁和爱情的象征物，娇娘当然要把它珍藏起来。

申纯只是带着一种满足和欣悦的神情望着娇娘的动作。他知道，断袖之衣不能再穿，却也是他可以珍藏的最美好的信物！

鸡鸣催晓，虬漏将尽，春宵苦短。两人只得依依不舍地分手。

临别，娇娘再三嘱咐道：“从今夜起，我已是你的人了！你欢我爱，终生无悔，但我二人遇合，既无父母之命，又无媒妁之言，在人前切不可举动过于亲昵，以免被人知觉。”

申纯深情地望着娇娘，点头答应后，匆匆离去。

十一、婚拒

但世上总没有永远的秘密！

男女私情，更无法逃过有心人的眼睛。

王通判的侍女飞红、湘娥，便已觉出事情大有蹊跷。飞红是心中有醋，格外留心，湘娥则是因紫燕坠地那一回便已见微知著。但事关小姐名节，她们也没见着真凭实据，不敢张扬。

权势人物总是被蒙在鼓里。因此，王文瑞和夫人对此竟毫无知觉。

娇娘已敏感地意识到“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”，她不惜厚礼对待飞红等，飞红知道这是欲盖弥彰，却也更不好意思说破了。

一日，申纯的父母为他在外日久，遣仆人送来家书一封，催申纯尽速回家。当夜，申纯因收拾行装，不及与娇娘告别。次日晨起，到堂上向舅父舅母告辞，舅父舅母见有家书，也不敢强留。只是命侍女治酒送行。娇娘立于母亲身后，欲语不能，只有偷偷掩泪，以目传情。

这情景，时时萦回在申纯脑际。

回到家中，父母问起舅家和娇娘的情形，申纯一一作答。没想到，二位老人亦早存着亲上作亲的念头，已备下聘礼，择日便遣媒人前去说亲。这时申纯不啻是妙音仙谕。他背着父母，私下修书一封，交与媒人。求亲心切，也顾不得避忌，便将自己与王家小姐私下已有婚姻之约也告知了刘媒婆。

世上的媒婆，十个有九个只为图财。但这位媒婆竟被申纯的真情打动。

.....

王通判府上，已不知来过多少媒人，却没有哪一位真能成事，个中缘由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但申家派遣的这位刘婆子深知两家的情况，她是志在必得的！

为了不辱使命，她得先见夫人和小姐。因为她已知道，王通判是惧内的，而

夫妻二人对小姐又爱如掌上明珠。只要夫人点头，这桩婚事便成了七分，剩下的三分，已不必自己费多大心力和口舌。

没想到，一向爽朗干脆的王夫人，对这件大事竟装聋作哑，百般推托！

“儿女婚姻大事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怎做得主？此事还得老爷定夺。依我看，姑父姑母也不必过于着急。纯儿尚未满二十，娇娘也只年方及笄，不可为儿女之情，耽误了他的锦绣前程。”

王夫人一本正经，说来头头是道，做惯了媒的刘婆子，如何听不出弦外之音？

刘婆子预感到事情不妙，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，摇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王通判！

王文瑞对刘婆子的态度倒是格外客气。刘婆暗想：“原以为男主外女主内，故而先找夫人议婚。看来是走错了门子。细看来，通判大人如此客套，事情倒大有成功的可能呢！”

她郑重其事地又一次向王通判转达了申家求亲之意。当然，结亲的好处，她已一一道出，如数家珍，诚恳真挚，洗尽市井间三姑六婆的油滑气。

这对刘婆子实在是难乎其技，但她毕竟点水不漏地说完了。

王文瑞在用心地听她说，时而点头微笑，这更使刘婆子觉得如释重负。只听王文瑞开言答道：

“申纯才俊洒脱，历练老成，老夫得此佳婿，岂有不愿之理？”

他把目光转向夫人，似是在征询夫人的意见，接着道：“就是老拙，纯儿在此留住数月，甚能为她分忧，我们爱纯儿之心，并不亚于爱娇娘之心……”

刘婆子开始有些得意了，她觉得自己原来的预感近乎杞人忧天，未免好笑。

她没有笑出来，也无法笑出来了。因为她看见王文瑞沉吟了片断，紧跟着便说出了她最怕听的两个字——“但是”！

做了一辈子媒人，有许多次成功，但是她最怕听对方说“但是”，因为这意味着前面所有的客套话全属虚与委蛇。

常靠“骗术”维持生涯的媒人，听到“但是”便意识到失败；刘婆子因为受申纯的感动，这次一反常态，要“心诚则灵”，但是她终于听到了“但是”——

“但是，朝廷立法，内兄弟不许成婚。申纯和娇娘是兄妹相称，成婚之事，于条律有碍，因此不敢提及此事。还望刘婆回去向娇娘姑父姑母说明我们的苦衷。”

刘婆明白这是“绵里针”似的婉拒，较之正颜厉色的态度更难对付，她不知道本朝是否真有表兄妹不能结亲的法度，但她却知道民间从不避忌，她不得

不举出许多实例，她说得口干舌燥，甚而婉转哀求，但王文瑞夫妇竟毫不为其所动！

先望之余，她忽然发现了娇娘。

刘婆子并不认识娇娘，但她凭直觉断定，站在王夫人身侧的那位红衣少女，必是娇娘无疑——因为这少女长得太美，更因为这少女脸上的愁惨哀戚令人不忍看，又不忍不看！

刘婆进府替申家求亲之事，湘娥最先知道，她跑着去告诉小姐。

娇娘忍不住要去看个究竟，因为这事关乎她和申纯一生的命运！

她听到母亲对刘婆子的说话声，不由得驻足停步，但结果却是那么令她失望。当她明白父母是早已拿定主意不同意她和申纯的婚事时，她已几乎不能自持！满面绝望之情。

刘婆子之所以不忍看又不忍不看的娇娘，恰是处于这种境地。

酒席将散，刘婆子左右顾视无人，便想投递申纯的私信。这是她唯一可以“不辱使命”的使命了。恰好娇娘走到她跟前替她剔亮烛光，刘婆子悄声问道：“你不就是娇红小姐吗？申纯有书信一封，令我私下给你。”

娇娘竦然。她只轻应一声“是”，泪水终于无法遏制。刘婆见状亦感伤心。碍于王通判夫妇还在，只得悄悄从身畔取信授与娇娘。娇娘并不敢展视，匆匆收置袖中。此时，母亲已起身告乏，娇娘也只得随着母亲归室。

次日一早，刘婆子又向王通判再申前请，反复游说，直逼得王文瑞恼羞成怒道：“此事本无不可，但因法制甚严，你想置老夫于犯罪之地吗？此事绝不要再提了！”

刘婆子知道事情已无转圜的余地，只得快快告归。

王文瑞倒是恪遵圣贤“亲亲”古训，虽不允申家议婚，却绝不肯为此失了礼节，伤了和气。上衙之前，交代夫人为媒人置酒送行。

刘婆趁此机会，与娇娘搭上了话：

“小姐，我已为这事冒犯了老爷，真正是无能为力了。老爷夫人对你爱如掌上明珠，你便是撒娇撒痴，也要想法子说服爹娘回心转意才是。申纯那边，若听到这边拒婚的消息，说不定怎么难过呢！哎，也不知你家老爷夫人是怎么想的？好好一头亲事，竟坚执不从，弄得两下担搁。”

娇娘只有自怨自艾——“自古红颜多薄命”！她受的管教使她绝不敢在父母面前道及此事，只得幽幽地轻叹，道：

“离合缘契，乃天之为。我们谁又能斗得上天？刘婆，回去务请转告申纯，若在家无事便到眉州来。告诉他，不要因为婚事不谐便疏远了！”顺手塞给刘婆

一封私信。

她心里却早已打定了主意：我生为申纯生，死为申纯死，大不了是终生不嫁，更大不了便是一死。

人不畏死，便会觉得“生”有了希望。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青春红颜，能永葆其常在？趁着自己尚是待聘之身，真应该与申纯常厮守，多相聚！

想到此，娇娘心里反觉坦然。

她只盼着刘婆带信回去后，申纯能早日成行。

.....

十二、妓饮

申纯却并不是说来就能来的。

申庆夫妇，为王家拒婚苦恼了数日。申庆认为，王文瑞是有意嫌弃申家非官非宦，故而托辞相拒。一气之下，再不许申纯到王家行走。夫人却左右为难，既不好数落自己兄弟，又无力反驳丈夫。申庆夫妇只有指望申纯能热衷科举，金榜题名，娶个名门之女争回这口气！

申纯哪里还会有心学业！

刘婆捎回来的信，像火一样灼着他的心。每每对月伤心，赏花泪下，心中所念，无非娇娘。

申纯未遇娇娘前，与成都府色艺双绝的名妓丁怜怜极相厚善。怜怜风流俊俏，曾得帅府公子顾盼。申纯妙年秀丽，怜怜一见便生倾慕之心。但申纯自与娇娘分手还乡后，怜怜屡次遣人请申纯前往，申纯总是托故推辞。申纯的好友陈仲游，也是一位贵介公子。见申纯每每临风对月，惆怅无限，硬是拉申纯到怜怜家散心解闷。

怜怜一见，喜从天降。温存款曲，置酒招待。申纯只是借酒浇愁，对怜怜的百般询问终不答一言。

借酒浇愁愁更愁，连饮数觥之后，申纯已是酩酊大醉，伏案不醒。怜怜见状，只得请其女友伴姐陪侍仲游另寝别室。自己忙着亲铺枕褥，焚香薰被，要侍候申纯安寝。

“娇妹，娇妹，你让我想得好苦！”

怜怜收拾完毕，刚要从案前扶申纯上床，忽被申纯一把抱定，只听他口中连呼“娇妹”不绝，怜怜既感愕然，又复不悦。她轻轻挣脱申纯，自顾走向一

边，冷笑一声道：

“怪道我连着四次派人请你不来，来了又是这般不瞅不睬的模样，让人心里好不纳罕！原来是你早已另有新欢，早已将我弃置不顾。既然如此，何不爽快直说，让人闷兮兮的心里难过！”话未说完，已潸然泪下。

申纯的酒本已醒了三分，怜怜这一激，又醒了七分。他见怜怜呜咽低回，其情甚是孤凄幽怨，心内细想道：

“此事都是因我而起。以怜怜对我的情份，本不应如此冷落她，但我心中已有娇娘，岂可再有狎妓邪行？但若不向怜怜实说，却也对她不起。我只有向她实说，绝了她的念头才好！”

言念及此，长叹一声，却不觉信口吟出两句诗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

怜怜闻言，心内一惊，接口便问道：

“申相公你并未成婚，怎么吟起元微之的离思诗来了？可见我适才并没有错怪你！”

申纯只得将自己与娇娘相遇订盟之事和盘托出。

怜怜醋意并未消除，追问道：

“娇娘是谁家女儿，竟得你如此倾心？”

申纯答道：

“娇娘乃是我眉州舅家表妹我与她一见钟情私定终身，并有婚姻之约，前日遣媒人去议婚，竟被拒绝。我心中抑郁，却又时刻不能忘怀于她。我本不应再到你门上，又碍不过陈仲游的面子，让你受了这番委屈，真是何苦来哉？天已不早，我也该告退了！”说罢，长揖到地，便转身欲夺门而去。

怜怜此时方恍然大悟，但好奇心驱使她拉住申纯道：

“申相公慢走一步。我且问你：娇娘是名门闺秀，奴是风尘女子，自不可同日而语。但我对你并未有婚姻之想，不过是你欢我爱，及时行乐。为何要如此绝袂而去，令人难堪？难道她真的美到令你如此痴情的地步吗？”

申纯本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不愿再损伤怜怜的自尊心。妓女也有自尊心，尤其像丁怜怜这样色艺冠绝一时，整日被男人包围的名妓。

但丁怜怜逼得他不得不说！

他沉吟了片断，只得尽量委婉地答道：

“娇娘的容貌可与西施、王嫱媲美，但她的丰韵、气质更要超过西施、王嫱。我实在无法向你形容她的神韵，因为在她面前，一切美的语言都要显得笨拙和无能为力。”

怜怜不禁黯然。

沉思良久，她忽然自言自语，冒出一句话：

“既然也叫娇娘，又如此艳绝人寰，是否就是那位小名莹卿的佳丽呢？”

申纯愕然失声道：

“怜怜，你从哪儿知道她的小名？”

这证实了丁怜怜的猜测，但她还怕是偶然巧合，于是又问道：

“去年帅府的公子将要求婚，这位少爷倒也怪僻得很。他说过：本少爷酷好美丽，只求殊色，门弟高下不以为念。帅爷倒也对他百依百顺，竟不惜重金，命画工于成都近地十郡，求间伺隙画美女图来献。只是佳人难得，至今也只是得到几幅。娇娘便是其中之一。画上那位美人，色莹肌白，眼长而媚，爱作合蝉鬓，神态中常有忧怨不足之状。我常去帅府内室，见之令人有出尘之想，原以为不过是画工神乎其技，并不信人间真有此等美人。总因画得太美，令人有‘我见犹怜，何况老奴’之想，便记下姓名。这娇娘果然有画上这么美？”

申纯并没考虑后果，信口答道：

“你如能亲见其人，怕不比画上要美十分。”

怜怜幽幽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有美如斯，也难怪你视我如土木之人了。申相公，你的心上人真是天上的仙女，我只恨没这福气罢了。”稍顷怜怜又道：“以公子和我以前的情份，我尚有事相求，不知公子能否答应？”

她带着乞求的目光凝视着申纯。申纯知道，他与怜怜的缘份至此已尽，惟其如此，这最后的乞便难以推拒。

“只要我能办到，自当尽力！”

“我只求你今后若到彼处，求她的旧鞋一双送我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男人都喜欢别人说自己的心上人美丽，而任何青年女子却从不愿在自己所爱的男人面前称赞别的女人美丽，丁怜怜却由衷地赞美娇娘，甚至崇拜娇娘的美，单凭这一点，申纯便从内心赞许丁怜怜是自己的半个知音。他爽快地答应了丁怜怜这个近乎荒谬可笑的请求。

但要想再见娇娘又谈何容易？

十三、装神

秋去春来，申纯终于因与娇娘再期杳杳，伤感成疾，形销骨立，卧床不起。

父母为此心急如焚。问他生病的缘由，他只说是夜夜要做一个恶梦，梦中只见三个女子，在身畔缠绕厮闹，他又无力反抗，白日只觉头痛欲裂，饮食无味。看来只有请善驱鬼神者，作法让之，庶几可以有救。

刘婆子引荐了成都有名的张师婆。事前却早已得了申纯的银子。

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刘婆与张师婆商量妥当，势必要救申纯一命。

张师婆要申家备办好三牲酒礼，设坛祭神，请申庆拈香毕，作起法来。只听她口中念念有词道：

道香，德香，宝惠香，通三界香。吾奉九天玄女娘娘敕令：三界直符使者，十方从驾威灵，当境土地龙神，诸处城隍社庙，幽冥列圣，远近至真，以此真香普同供养。伏以神威至赫，祛百魅以迎祥；法力无边，扫群妖而育物。今有本府本县本坊申庆，为因孩儿申纯，梦境随邪，病魔为祟，特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敬请神官，奉行摄勘，有鬼捉鬼，有怪捉怪，稽首拈香，万祈鸿鉴。

申庆恭恭敬敬地在祭坛前拈香礼拜。心中默祷道：“祈愿神灵大施法力，驱除魔魅，庇护我儿申纯早日康复！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只见张师婆用桃木剑猛击灵牌，高声喝道：

“一击天清，二击地灵，三击五雷，速变真形。赫赫扬扬，日出东方。金牌一响，神将来临。”

喝罢，忽而仆地不起。过了片断，只见他双目翻白，身子直挺跃起，手持木剑，声若雷吼，剑剑吹向卧于床上的申纯。并语作男声：“何方冤魂，竟敢扰我公子？”

病榻上的申纯，忽而缩作一团，却发出女子之声，道：

“我们三人，与申生是婚姻簿上注定的，你若赶杀我们，岂不犯了天条？”

张师婆仍是黄巾力士之声，大声喝斥道：

“你这三个死鬼听着，若能改邪归正，九天玄女娘娘可让你等重新投胎做人。若继续害人，定让你们魂灵灰飞烟灭，永劫不复！”

申纯口中，一阵嚤嚤叽叽，似有三个女鬼争吵一番，片时，一女声道：

“罢，罢，你如今赶得我们紧，我们且暂时回避，过得五七天，再来找申郎相会，怕你护他一辈子不成？”

须臾，申纯昏睡过去。

张师婆也忽而昏厥倒地。

良久，张师婆悠悠醒转，又变成了女声道：

“鬼魅已去，可以唤醒申公子了。”

刘婆子上前摇醒申纯。他醒来了，恍恍惚惚，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，但精神却已好多了。

申庆夫妇大喜，连忙吩咐下人备办厚礼，答谢张师婆。张师婆却正色说道：“申公子数日内便可见好，但这三个女鬼不会善罢干休，五日之后要重来厮缠，那时老身虽可再施法术，只怕更要大费周折。”说罢，掐指筹算半晌，又说道：

“这几个女鬼，都是申纯前世结下的夙世孽缘，黄巾力士也拿她不住，只有速令公子到西南方数百里外躲避一年半载，才能保得无事，否则，公子难保无虞。此事要越快越好！”

申庆夫妇不禁又急又愁道：“这西南方数百里外，我们无亲无故，纯儿病体恹恹，一人在外，我们如何放心得下？”

刘婆“噗嗤”一声笑了起来，说道：

“员外、安人真是急糊涂了。西南方数百里外，不正是申相公舅舅王通判家吗？新亲不成，旧亲还在，申相公虽作不成女婿，总还是外甥嘛！”

申庆夫妇深以为然。申庆也早将王家拒婚的芥蒂置诸脑后，一面修书一封，派人急送眉州舅家，一面替申纯收拾行装，择日起行。

舅舅家果然很快有了回音，欢迎申纯重返眉州。

.....

十四、重聚

娇娘独坐门外秀溪亭中。溪水流至亭下，聚成小潭。落英缤纷，桃花片片，落入水中，娇娘不禁看得呆了。父母拒婚之后，她盼着申纯的音讯，只恨无鱼雁传书。怕只怕申纯在绝望中另择新人。数日前，成都姑母家来信，才知道申纯卧病在床，病得却又甚为凶险。直到父母当即复信，叫申纯速来眉州养病，她才放下心来。她知道，父母还是喜欢申纯的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又要断然拒绝这桩婚事呢？

她想得头痛，便不去想它，只是强迫自己再去看那在水面上挣扎的瓣瓣桃花……

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她并未在意，以为不过是哪位侍女过来照应。忽然又隐隐觉得不对，因为这脚步声来自与大门相反的方向！

惊鸿照影。水面上映出自己和一个男子的身形。娇娘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形，

她不敢回顾，心头只觉扑扑乱跳，又羞又怒，想道：“什么人如此大胆无礼，到此地乱跑乱闯？”

但秀溪亭虽是通判府一景，却筑于大门之外，自己无人陪伴，偷跑出来，本来便已于礼有碍，斥人又无异于斥己！

她只盼这人是个匆匆过客。快点过去，便快点结束这难堪和窘迫。

水波不平，涟漪微兴。水中仍是映出两个人的身影。娇娘心内更怒更慌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……

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！

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？不，应该是“惯曾相识燕归来”！这叹息声是如此熟悉，以致娇娘心为之颤！

娇娘转过身来，与申纯四目相对，相思苦、别离泪、团聚情，尽在不言之中。

此时无声胜有声！

申纯耳际，仿佛又响起娇娘的话：

“只要你不变心，我便等你三年五载，等你一辈子，也管保你回来重见春风花笑拥！”

春风依旧，佳期难再。申纯担心娇娘身不由主，被父母许配别家。他急着想去见舅父舅母，套个准信。

娇娘却拦住他道：

“爹娘今天一早被邻居王寺丞邀往天宁寺赏牡丹，说好了晚上才回来。我们就在这儿坐着说会儿话，慢慢进去不迟。”

“娇妹，这几个月你还好么？”申纯问娇娘。

娇娘仍那么美得迷人，只是目光中平添了几分幽怨。她端详着申纯，并不正面回答，却带着关切道：

“表哥，你太不知爱惜自己了。半年不见，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？现在又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

申纯的心沉了下去，他怕自己的担心已成为现实：娇娘若是真的名花有主，移情别恋，自己的一片痴心岂不付诸东流？

“日月未久，何故相忘？你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了吧？娇妹，和你分别之后，你知道这半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这几个月，我是食不甘味，坐不安席，寝不着枕。行止坐卧，无非是想着你！回去后请命父母，寄希望于媒人，而老天终不从人愿。我相思成疾，几欲不治，百计重来，百计重来，以践旧约，你却问我又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申纯毕竟病体孱弱，说到这儿，已近乎哽咽，稍息片

刻，起而长叹道：

“唉！我真傻！竟不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如此失于算计，也难怪你诘问我此行的目的了。”

娇娘笑靥如花。她站起身，拉着申纯的手轻轻地摇着说：

“表哥，你果然心如金石！我该怎么谢你才好？”

她柔荑般的小手在用力握着申纯，眼神中却是歉意、欣悦和满足。

“表哥，我带你进去！”

不需要更多的语言。眼意心期早已将两人融在一起。

二人携手进入申纯原来的书房……

……

晚间，舅父舅母回府。申纯拜谒甚恭。这倒使王文瑞夫妻喜出望外：看来，申家并未因拒婚一事心存芥蒂。因此，王文瑞特别交代申纯，务必在此安心养病家中若无事，就不要再闹着回去。

申纯不敢怨恨舅父舅母，因为他们给了他新的机会和希望。

一春一夏，申纯和娇娘重温着去年的温馨，一次次品尝着“禁果”的滋味，每一次欢会后，都觉得对方又平添了新的魅力。他们带着既满足又永不满足的心情和神态在期待着对方。

十五、诟红

这情形使飞红甚感酸涩。

有人说，女人的姿色是她们的资本。仿佛男人的才气，若无人赏识，便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忿，美丽的女人，若无心上人怜爱，便会自叹红颜薄命，这实在是一种变相的自尊。

飞红虽是侍女，却也同样有这种自尊。她颜色虽不及娇娘，却别有一番野趣，喜谑浪、善应对、快谈论，文才诗情，几与娇娘相埒。但二人的禀性绝不相类。娇娘清丽丰韵，持重少言，飞红却是俏丽泼辣，快人快语。

飞红无法使自己成为申纯注目的中心，但她绝不甘心失败，去年申纯来到府上时，飞红常无事找事，接近申纯，每当她与申纯说了几句话，这一天便感到充实和满足。而今，申家求婚被拒，更给了飞红希望，她要千方百计赢得申纯的心！

女人为了占有“爱”，不惜伤害任何人；男人却并非个个能做到“弱水三千，

我只取一瓢饮”——这应该是“痴心女子负心汉”的另一种诠释。

娇娘和飞红都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。

飞红刻意打扮自己，每日里青螺秀黛，衣惹熏风。与申纯中庭相遇，定要调笑一番才罢。有几次，申纯几乎被她撩得起性，只是因为他心中只能有娇娘，才克制住自己。

娇娘撞见几回，申纯一见她便面有窘色，而飞红却毫无忌惮，动手动脚，言笑戏谑。

娇娘并不是卖笑争宠之人，此事又不足对外人道，但心里的疑云却与日俱增。

忽一日，申纯忆及丁怜怜的嘱托，与娇娘谈笑时乞求道：

“娇妹，你这双金莲真是让人爱煞。有旧鞋能给我一双么？”

“你先告诉我，旧鞋要去做甚？不说实话，休想要我给你！”娇娘追问申纯。

申纯曾与妓女相好之事，当然不敢告诉娇娘，他只能诡秘地笑娇娘小器，心内暗道：

“若实说出来，娇妹又要发好大的闷气。也罢，寻个机会，从她闺房中偷一双旧鞋就是了。”

好容易寻着一次机会，趁娇娘不在屋内，他窃到一双尖尖曲曲的红绡鞋，来不及赏玩，就被舅舅派人唤到熙春堂陪客。只得置于寓室，匆匆而去。

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飞红一直尾随申纯，她发现这双旧鞋，以为是娇娘私赠申纯的信物，便不声不响地收了起来。待到申纯返室，索鞋无有，不觉心内快快不乐。

傍晚时分，娇娘问申纯：

“我放在枕边那双红绡鞋呢？既有胆量偷去，就应有胆量拿出来！”

申纯无奈，只得摊牌道：

“这双鞋确是我盗去，但未及收藏便不翼而飞，谅你早已到手，又何苦来戏耍我！”

其实，飞红早已将鞋还给娇娘。但娇娘从此更疑心申纯与飞红有染，否则，申纯为何不敢扯出飞红？

无独有偶。一次申纯与飞红在花园扑蝶玩耍被娇娘撞见，娇娘以过于喧闹为由，申斥了飞红一顿。申纯自觉没趣，早已溜之乎也。而飞红却存了一个心眼！定要找个机会报复娇娘。

十六、生隙

蜀中旧俗，每月逢十五，因为月圆，阖家大小都要向家长拜贺，王文瑞府中当然也不例外。娇娘随待母亲身旁，飞红却故意与申纯靠在一起。突然，她对申纯指着娇娘脚下穿的红绡鞋大声说：

“表少爷，你看，那就是你前日遗失的鞋！”

娇娘大惊，连忙用别的话支吾遮掩父母，幸而此时王文瑞夫妇正与家中其他人说话，并未留心。但娇娘却从飞红的神态进而怀疑申纯是幕后指使者。由疑生怨，由怨生隙，疑怨相加，使她与申纯的感情几乎破裂。

申纯已隐隐约约地感到娇娘的态度日见冷漠，但他绝没有想到娇娘缘何犯了心病。娇娘只是见他就躲，一脸怨望之色，他却再也找不到话头表明心迹。

他又重新陷入寂寞和空虚。

百无聊赖时，他只好每日在花园中独自漫步。有一次，偶于花下见鸾笺一幅，拾而视之，却是一首《青玉案》词，上面写着：

花低莺踏红英乱，春思重顿成愁懒。杨花梦散梦云收，平空惹起情无限。伤心渐觉成萦绊，奈愁绪寸心难管。深诚无计寄天涯，几回欲问梁间燕。

把玩良久，申纯只觉词中愁绪无限，心内细想道：“若以词意揣测，无疑是娇妹所作，下片似有怨情、有悔意，真不知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她！但从笔迹来看，又绝不类娇妹所书，或者是小慧这丫头誊抄后，无意遗失于此？总要想办法问个明白才是！”

回到室内，日色已昏。

娇娘心内又何尝有一日痛快！她绝不愿相信申纯会迷恋飞红，她时刻在注视着申纯和飞红的举动，有几次她都想当面问明申纯的态度，却又难于启齿。日暮无事，她信步走到申纯的西窗下。回廊上，挂着一架鹦鹉。娇娘戏以红豆掷它，鹦鹉忽开言道：

“娇娘子，如何打我也！”

室内正感无聊的申纯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屋外，他终于找到了与娇娘独自攀谈的机会。

“娇妹，这些日子，可把我想坏了。请娇妹暂到书房一叙。”申纯一面作揖，一面恳求。

娇娘刚被那鹦鹉逗笑，一见申纯，脸色立即冷淡下来：

“兄妹之间，岂容无人处频频私会？”

申纯好不容易得了这样一个机会，岂肯轻易放弃，他涎笑着拽着娇娘的衣袖往屋里拽。娇娘心想：

“我偏不跟你进屋，看你还有何能耐？”

脚下却不由自主地跟着申纯进入屋内。

两人多日疏于亲昵，一时反而都说不出话。娇娘正疑思不言，忽见书案上花笺，心内陡然一沉，却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随手拿来翻看，看毕，并不开口，只是审视着申纯，目光显得格外的平静，仿佛面前的人和事，都与她毫无关系。

“娇妹，这首词你何时所作！”申纯已受不了这种冷场。

娇娘并不回答，随手将花笺轻掷书案，一双美目，仍是盯着申纯。

“娇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不答不理？”申纯急得握着娇娘的手，来回摇晃。

娇娘轻轻甩开申纯的手，仍是盯着申纯，冷笑一声道：

“这是飞红所作之词，你是从她那儿拿来的，又何必装模作样来骗我！”

“原来是飞红之词，你何不早说？我适才偶然在花园中拾到，并非与她有甚瓜葛，娇妹，你若以此怀疑我，真是让我有冤无处诉了！”

任凭申纯磨破嘴皮，娇娘却低头无言。她徘徊良久，长吁一声，竟拂衣而去。

十七、盟誓

自此以后一个多月，申纯更难见到娇娘了。娇娘每日只是恹恹卧床，两三天才露一次面。见到申纯，不交一言，转身即走。

申纯实在受不了这种无言的折磨。他要冒险作个了断。

一日午后，他假勇造访娇娘。娇娘仍在床帐之内和衣面壁而卧。听到声响，并未动弹。香炉内烟霭袅袅，书案上摆着一幅薛涛笺，申纯见上面写着五言绝句一章：

灰篆香难炷，风月影易移。

徘徊无限意，空作断肠诗。

申纯沉吟良久，心内暗惊道：“娇妹疑我之深，一至于此！这头两句便说我

靠不住，爱移情别恋，这也罢了；后两句情意悱恻，哀感动人，令人忆起元稹《会真记》中崔莺莺的断肠诗——‘弃置今何道？当时且自亲。还将旧来意，怜取眼前人！’若真如此，我申纯还有何面目再见娇妹！个中委曲，不知如何才能向娇妹剖白清楚？”

言念及此，再也不敢犹豫，伸手便去摇醒娇娘。

娇娘根本未睡。申纯的手恰刚触到，她便一个翻身，转了过来，见是申纯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表哥，这是我的卧室，没事不可以随便进来的。让别人看见，有什么兴头？”申纯道：“你总对我不理不睬，弃置之意，形于颜色，所谓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今昔异志，莫此为甚了……”

申纯话未说完，娇娘旋即起身，她缓缓走向梳妆台，坐下对镜理妆，似听非听，并不接口答言。

申纯见状，心内更急，接着说道：

“我知道，你瞧不上我，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敢来缠你，但分手之前，总想知道你为什么变得如此之快！”

他一口气说完，心想，若娇娘再不吭声，自己也只有愤而出走了。

他忽然听到娇娘的哭泣声！

申纯心内未免着慌，以为是自己的话说得过于忿激。娇娘一面抽泣，一面说道：

“我怎敢抛弃你！相遇至今，我对你一片痴情。父母拒婚，我常恐去日无多，与你相聚，多一日便好一日。没想到你却得陇望蜀，宠新弃旧，你既另有心上人，我哪敢再有什么妄想！”

说罢，又哀哀切切，掩面痛哭。梨花带雨，玉容凄婉。申纯的心被揪得生疼：

“唉！这话是从何说起。娇妹，我曾在心中发过誓，要与你生同衾，死同穴，我心中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没有你，今生今世，我申纯绝不再爱，绝不再娶。我恨不剜出这颗心拿给你看！你怎么怀疑我到这步田地呢？”

娇娘的情绪已稍微平静，盈盈泪眼审视着申纯道：

“你偶然失落我的旧鞋，飞红拾去；飞红偶然遗失词笺，你又拾起，天下哪有那么多的偶然的事？你不爱我倒也罢了，凭什么又叫人当众指说羞辱我？我也不敢怨恨你，只望你好好爱护你的心上人，不必把我放在心上就是了。”

申纯啼笑皆非，只得仰天太息道：

“怪不得你深恨于我，原来却是为了飞红。娇妹，在我心中，飞红如何能与你相比？拿她与你相比，岂不是亵渎了你？也罢，这偶然之事，冤枉之情，我

就是有一百张口来说，你也不信。你如不信我的前誓，我们到神灵之前，赌下一个大誓如何？”

说罢，拉着娇娘的手向外便走。

娇娘虽半推半就，却也乖乖地顺着申纯，她已破涕为笑，边走边问道：

“表哥，你这话可当真？”

“君子无戏言，怎不当真？”

“如若当真，后园东池，正对着明灵大王之祠，此神聪明正直，叩之无不响应。你能同我对神起誓，我才真的信你。”

申纯见娇娘已转嗔为喜，牵着娇娘的手不放道：

“说去就去，不得迟疑。我想明灵大王，定知我心！”

两人悄悄来到后园东池畔，遥望明灵大王祠，并肩跪下，发誓道：

“明灵大王在上：念我两人，形分义合，生不同辰，死愿同夕。在天愿为比翼之鸟，在地愿为连理之枝。暮暮朝朝永不分离，生生世世永不相弃。两情若旧，片语如新。女若负男，坠沉沦于永劫；男若负女，立诛殛于雷霆。皇天后土，实闻此言，赫赫神灵，望垂明鉴。”

誓毕，两人都觉得如释重负。

娇娘满脸喜色，她长吁了一口气，似乎要把这些日子的误会和不痛快统统从这口气中吐弃尽净。她忽然觉得对不起申纯，便不好意思地低头悄语：

“表哥，都怪我心眼忒小，不察真情，让你受了委屈。你不记恨我吧！”

“我爱还爱不够，何敢言恨？”申纯实在忍不住，猛地拉过娇娘，一个长长的拥吻！……

自此之后，娇娘与申纯情深志笃，逾于往昔。申纯见了飞红，只索避开。飞红敏感地觉察到，是娇娘不愿分这“一杯羹”，心内大恨。

申纯整日沉浸在爱欲之中，并没觉得危险已日益迫近。

十八、风波

春风丽日，最易勾起人的情思。白昼无事申纯总爱从步后园，去欣赏那几丛深色牡丹。因为后园中这几丛牡丹，移自申纯故乡洛阳，魏紫姚黄、名贵非常。这牡丹的花信年华又非常短暂，一旬半月，便由盛开而凋谢。苏东坡学士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，便是写自己惜花心切，故而夜以继日的情状。申纯爱这几丛牡丹，还因为见花及人，每每忆起去年惜花轩内，牡丹含

苞未放，娇娘无语怨东风那一幕，而今已是两情欢洽，再无间阻，仿佛这迎风怒放的牡丹。他心内牵萦着无限的情思。

前面牡丹丛畔，一位娇俏的美人正凝睇伫视，听到脚步声，她转过身来。一见申纯，喜上眉梢，她向申纯招呼道：

“表哥，今日丫鬟们都在中庭陪伴母亲，我们可放心在园中漫步一会儿。”

她未等申纯开言，便伸出右手，轻轻握住申纯。申纯魂魄迷荡，只乖乖地跟着娇娘。转过百花轩，花丛渐深，绿草如茵，林静鸟鸣。申纯只觉娇娘遍体生香，撩得他兴起，一把搂过娇娘，便在她香腮上猛吻起来。随即双手用力将娇娘抱起，一面不停地吻着娇娘的嫩脸樱唇，吻她的玉颈，一面将脸埋在娇娘的胸部，又在娇娘全身来回移动摩娑。娇娘已是似嗔似喜，半推半就，申纯却是得陇望蜀，双手已在帮娇娘脱衣解带。

娇娘忽然用力推开了他，一翻身站了起来。

两人都喘吁吁地站在草地上，对面相视，一时无语。申纯心有不甘，又一把搂住娇娘。

娇娘并未迎合，低头拍去身上的草屑，声音轻得似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：

“表哥别吵！请忍一下听我说。丑陋之质，蒙你厚爱，本不应让你扫兴。只怕云雨初交，欢会方蜜，情状昏迷，万一有人猝至，我一个女孩儿家，哪里还有脸见人？……”

一声清脆的鸟叫，打断了娇娘的低语。

“哎呀，是不是有人来了！”娇娘又窘又怕，一面甩开申纯的双手，一面四处张望，仿佛绿荫深处有人在窥探他们的幽会。

申纯的兴头，已打掉七分。他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一只鸟叫，就吓成这样！也罢，今天好事不成，你总要加倍还我，你自己说，是还一倍还是还两倍？”

“贪心鬼！什么一倍两倍？羞人答答的，放尊重些！”娇娘美目流转，伸出纤纤五指，在申纯的手背上打了一下。

“好，你欠债不还，我也不追究。只是有一件，我俩虽名为兄妹，早成夫妻，盟誓已发，天神共鉴。今后无人处，不能再以兄妹相称，违者受罚。今天在此幽静之处，就先呼唤一声！”说罢，顺势拉着娇娘的手，柔声唤道：

“娇娘爱妻。”

娇娘顿时玉颜羞涩，低低应道：

“贱妾在此！”

“娇妻，你也叫我一声！”申纯只觉眼睛有些湿润。

“申郎夫君。”娇娘低声唤罢，以袖掩面，羞极喜极。

“娇妻有何吩咐，尽管说来！”申纯心里只觉微微颤动，又似乎甜得像有一块化不开的蜜。他忽然发现娇娘在掩面抽泣，不禁奇怪，轻声道：

“娇妻，你怎么掉泪了？”一面问，一面用手轻轻抹去娇娘脸上的泪痕。

“唉，”娇娘似乎觉得自己的伤感好没来由，轻叹一声道：

“申郎夫君。我和你既相爱，恨不得早日成双。衷肠情话，可以永远说下去；洞房画眉，夫唱妇随，孝敬父母，永享天伦之乐。我盼着这一天，我们成为堂堂正正的真夫妻，却不知这一天能不能盼到！现在只有携手花前，笑语同行，又免不了怕人瞧见。我总怕眼前的好景刹时又成虚幻，所以乐极生悲，又扫了你的兴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“娇妻不必伤感。我俩既已相爱盟誓，永世便为夫妻，今后只有尽人事以听天命。今日这么好的景致，不可坏了兴头。走，我们到荼蘼架下玩赏去！”申纯说罢，二人携手并肩而行。

没想到，申纯和娇娘在花园中私会的踪迹已落入暗地跟踪的飞红眼中，她知道报复的机会到了，心内顿生一计，快步向中庭跑去……

花园内，娇娘正与申纯携手喁喁细语，忽见园门外似有人影晃动，又分明听到飞红、湘娥的说话声，心内道声“不好”，甩开申纯的手急急说道：“申郎快走，从后门出去！”

来不及了，母亲已经清楚地出现在他们面前。

王夫人心中疑怒交加。疑者，申家遣媒求婚，她便隐隐觉着申纯与女儿恐有暧昧，今日一见，更证实了她的疑惑；怒者，飞红多事，明明是设个圈套让她往里钻。她沉下脸，训斥娇娘道：

“女孩儿家不知珍重！不在绣房中，独自跑到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孩儿在绣房中坐久，身子困倦，来此看花消遣，也是一时半刻，就回去的。”娇娘又窘又慌，嘴上却还在分辩。

申纯最为狼狈，舅母并不问他，只是用白眼看他，他也觉出侍立舅母身旁的飞红，正以得意的目光在欣赏这一幕尴尬，也顾不得多想，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”，溜之乎也。

王夫人语转慈祥，向娇娘道：

“这花园中黼黻满庭，谁知道有没有花妖柳精，你就是要来散心，也得丫鬟陪伴，不然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娘怎么放心？”

“孩儿再也不敢了！”

娇娘刚说一句，飞红却忍不住插言道：

“夫人说得太对了。小姐千金之体，不可如此自轻，若要寻芳，还得我们陪着才是。”

“贱人，谁要你插嘴！就你话多。好好送小姐回房去！”王夫人本已对飞红一肚子气，想要发作，只是不得其便，这下发泄出来，简直声色俱厉。飞红自讨没趣，又不敢再说，只得陪娇娘返室，心中芥蒂却更深一层了。

十九、愧别

果然如申纯所料，舅妈的脸色连着几天都是阴沉沉的，这倒使他和娇娘更形尴尬：两人在夫人处相见，只做不认识。但这样欲盖弥彰，又总觉瞒不过旁人。申纯知道自己已在王家待不下去，只得借口病体痊愈，思念父母，告辞回乡。

舅舅不知真相，倒着实挽留了一番。舅母却正中下怀，那神态，虽非“请神不如送神”，也颇令人有如释重负之感。申纯确实感到灰溜溜的，心中却无论如何忘不了娇娘。

这一日，娇娘悄悄潜入申纯室内。一见面便扑到申纯怀中。

“你我欢好方新，风波忽起，我知你这一走，实是出于无奈，只是这一去，又不知何日再见？老天呵，我王娇娘为什么总是这般薄命啊！”

她无力地伏在申纯怀中，泪水浸湿了申纯的前襟。

几天来饱受冷眼之苦，此时都涌上申纯心头。娇娘这一哭，更让他倍感伤情，他知道：这一去，娇娘难保被父母做主嫁人，今生今世，便永无相见之期了。想到此，喉头哽咽，泪水便也抑制不住地往外涌。他轻轻抚摸娇娘道：

“只恨飞红这个贱人，挑拨离间，害得我们好苦！舅妈对我俩之事，似有觉察，我今后如何才能再到你家来呢？唉，只怪我太大意，才让飞红这贱人得计！”

娇娘抬起头来，自己泪眼模糊，却用纤纤玉指替申纯抹去脸上的泪，仿佛这样便可以抚平申纯心上的伤疤。她强颜一笑道：

“事情已过了，别老去埋怨飞红了。我只望你对我长心相忆，求便再来，不要因为母亲疑心、飞红离间，就知难而退，遂成永弃。那样岂不正使他人得计？你回去后，务必想法找理由再来……”

娇娘尚未说完，院内忽然传来家人王忠的叫唤声：

“申相公行李收拾好了么？”一面叫唤，一面走入申纯室中。

娇娘闻声已避入申纯帏帐之后。

王忠入室后，对申纯一揖，说道：

“申相公，老爷明早有公宴，夫人身子不爽快，吩咐下来，不及送行了。特叫我送来盘费，叫申相公要行即行，不必相别了。”说罢，捧上二十两白银。

申纯道：“请放在书案上。回去禀告老爷夫人，我即刻收拾完就走，你请回罢。”

王忠走后，娇娘从帐后闪身出来，申纯说道：

“你看，这么快送来盘费，分明是催我起身。我如今再难少停了，只得就此拜别。”语未毕，只觉泪水又涌将上来，连忙别转身去，不敢再看娇娘。

“唉！母亲也太狠心了。申郎，我有一首词送你，回家后望时时展视，便好像我常在你身边一样了。”娇娘说罢，从袖中取出花笺，恭恭敬敬地送给申纯。只见上面写着一首《一剪梅》：

豆蔻梢头春意阑，风满前山，雨满前山，杜鹃啼血五更残，花不禁寒，人不禁寒。离合悲欢事几般，离有悲欢，合有悲欢。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怕唱《阳关》，莫唱《阳关》。

“娇妹此词，我当存入胸臆，永志不忘！”申纯只觉“杜鹃啼血”、“人不禁寒”、“别时容易见时难”这些词句好象剑般地刺痛了心。娇娘又道：

“唉！申郎，你这一去，我这一身也真不知如何呢？只有夜夜苦思，形影相吊，这日子怎么熬得过去啊？”娇娘的话，哀婉凄绝，这正是申纯最为忧虑的。他心里又何尝不作此想，但嘴上却不得不安慰娇娘：

“娇妹，你刚才还嘱咐我务必再来。我想，天无绝人之路。你要答应我，善自保养，以期后会，这样我才放心！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？”娇娘似在自问，忽而脸上有了笑靥，她用力摇着申纯的双臂道：

“对，天无绝人之路！你回去转眼就是秋榜之期，我只愿你努力攻书，一举高登。到那时，重遣刘婆来求婚，父亲一喜之下，或者欣然见许，也未可知？”娇娘满脸都是祈望之色。

未经科场之人，总不知科场之苦。其中的酸甜苦辣，登科落第，几乎半点由不得自己。否则，以李太白的天纵英才，就不会不去应进士试，而杜少陵号“诗圣”，终生潦倒。本朝乡先贤苏东坡，两次落第，如没有文坛宗伯欧阳修的赏识，怕是三苏都要被湮没无闻！

申纯不敢对娇娘说这些，他不愿让心上人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。于是只得强打精神说道：

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一定努力功名。但我最不敢忘的，还是娇妹你的

一片深情！”

“感郎厚意，娇娘当忍死以待。到家后，别忘了常寄书信来，也免得我终日翘首企盼，望眼欲穿。”

申纯只有把苦水往肚里咽，他不敢说出这句话：“你在深闺之中，我这书信又如何能寄到你手中？”

申纯终于背着离愁，背着惆怅，掩泪告别了娇娘。

二十、赠佩

回到家中，父母因为申纯久在外地，荒废经史，秋闱在即，命他与兄长申纶同住书斋，日夜攻读。申纯哪有心思读书？白日里虽与申纶对面共学，但形在神飞，脑海中时时浮现娇娘的倩影；夜深就寝，梦中恨不能御风缩地，夜夜与娇娘相会。

春尽夏终，转眼又是初秋天气。申纯与娇娘之间，雁杳鱼沉，绝无消息。到七月中旬，舅舅的家人王忠忽然来到申家，告知老爷任满改调，两日后全家要路过成都，请申家姑父姑母和二位相公于驿道邮亭相见。

……

送行的人，络绎于道。

申家与王家至亲，早已备下酒果在邮亭等候。

王文瑞眉州通判任满，调任利州通判，离任北上，家中人丁，也有几十号人，虽是一路攒行，总嫌迟缓。路过成都，亲朋故旧，少不了又要应酬耽搁几日。但凭限紧急，官身不由己。

将到成都，他先派王忠快马告知几家至亲好友，又嘱娇娘车马先行，这样，不入城而在邮亭与亲友相见，既不开罪亲友，又可借口娇娘已在前行，庶几亦可省却许多应酬时间。

……

一辆毡车，从邮亭旁疾驰而过。送行的人根本没在意，因为他们都知道王家荣升调任的气派。

过了半晌，远方尘头起处，十几辆车依稀可辨，须臾来到眼前。

当先下来的，果然是王文瑞夫妇。

申庆夫妇带领两个儿子，抢先上前见礼。

数年不见，少不了唏嘘寒暄。

申纯正纳闷：娇娘为何不见下车？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埋怨：

“小姐的车儿跑得太快，我和湘娥紧赶慢赶，也撵不上。这会儿已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飞红一面埋怨，一面兀自气喘不止。

这下可急坏了王夫人。虽说是早已计划好娇娘先行，但现在她身边无人陪伴，车夫又是临时雇来的，即便路上没有歹人，也甚为不妥。心下一急，便训斥道：

“你这两个贱人，定是路上贪看光景，躲懒偷闲，误了行程。还不快去追赶！”

申纯见状，自告奋勇道：

“舅妈，我骑马先追上去，让飞红姐二人慢慢跟上就是了。她们走得也够累了。”

“对，纯儿，你骑马快去，在前面等着，也算代我们多送你舅舅、舅妈一程。”申庆立即补上一句。

申纯得了父命，见舅父舅母亦不反对，立即骑马绝尘而去。

.....

娇娘正在车中自怨自艾：

“昨夜便听说申纯一家都在邮亭中迎候，可叹我苦盼数月，今日与申郎对面而过，却无法相见，我的命怎么这样苦？”想到此，真想命车夫掉转马头，再趋邮亭。她口中说道：

“车夫慢行，飞红、湘娥只怕落得太远了！”

一声骏马长嘶，只见一位儒衣少年在车前勒马而停，那马一个前立，迅即转头。连车夫也失声赞道：“啊！这位相公真好身手！”

这位少年并未理睬车夫，策马靠车，伸手便拽开车帘，大声叫道：

“娇娘，我总算追到你了！”

车夫“吁”的一声停住了马车。

娇娘此时，恍若梦中，心内不知是喜是悲，泪水便已抑止不住，掩泪说道：

“申郎，可把你盼来了！我心里的话真不知从何说起。与你分手后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好容易在这儿偷偷见上一面，转瞬又要阻隔三年。千里之外，日日思君，却又求见一面而不可得，我只怕……”娇娘呜咽低回，已泣不成声。

申纯心内既伤感，又复焦灼，后面的车马已启程，若再迟延便要误大事，于是顾不得车夫有耳，急问道：

“娇娘，你怕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只怕这一去，再也见不着你。我……我恐怕是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销，含

怨而死。死本不足畏，怕只怕申郎你将别寻佳配，弃旧怜新。枕边恩爱，都付与他人了！”说罢又哭。

申纯见事机紧急，不暇多说，接口道：

“娇娘，明灵大王祠前之誓，你忘了吗？——你我情深义重，‘生生世世永不相弃’！你要为我好好活下去。你若死了，我岂能独存于世？还说什么寻花卧柳，弃旧怜新？……”

他虽然不怪娇娘，心里毕竟委屈，说着说着，潸然泪下，亦是语不成声。

“申郎，真能如此，我就是死也心安了！”

说罢，娇娘又强颜欢笑道：

“好了，别伤心了。我听你的，为了你要好好活下去！”

后面已能望见车马扬起的尘头，车夫也在催促起行。娇娘从袖中取出香佩一枚，上面缀着金锁团凤，用珍珠百粒，约为同心结，实为罕见的宝物。她递给申纯道：

“申郎，好好收藏起来。睹物思人，得暇可乘便一来，勿以地远为辞！”

语未毕，轩车催动，而后车亦已跟上。申纯在马上扬手与舅父舅母一行告别。须臾，雾隐山前，晓月半沉，目送不及。

申纯快快而返。

二十一、高中

三尺书案，小小书斋，如何容得下他思恋娇娘之情。此情此恨，又不足为外人道，每日里不是冥然兀坐呆想，便是唉声叹气。申纶看出兄弟必有心思，便以父母望子成龙之情殷殷相劝，申庆夫妇亦常督责，申纯虽不能忘情于娇娘，但总算能稍稍用心于学业了。

世上的事，本难逆料。所以人们常说：有意栽花花难活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八月秋试，申纯与兄长申纶竟然双双高中。蟾宫折桂，便有了金殿对策的资格。申家的贺客盈门，自不必说。申庆夫妇忙着为两个儿子准备盘缠，打点行装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申氏昆仲赴府悬谢辞毕，即日回家，告别父母，同赴汴梁，准备来年春试。

次年春，申纶申纯竟然又在大比中进士及第。吏部行下官牒，申纶授锦州锦山县主簿，申纯因兼通弓箭，加授一级为洋州司户。兄弟二人衣锦荣归，名噪成都一府。

喜庆宴席，连着摆了几夭。府县长官，乡绅名宦，俱来登门贺喜，申纶申庆又忙着回拜。忙到第三天，王文瑞的家人王忠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王忠呈上主人的贺礼和一封泥金大红信套。申纯拆看，信中有言道：

昨阅《登科录》，知二哥、三哥皆及弟，吾家宅相得人矣！但恨相去千里，不能亲贺，特遣王忠送上菲仪，略表微忱。不知二甥荣授何官？如瓜期未及，幸一过款，使蓬户生辉也！

“瓜期未及”用的是《左传》的典故：春秋时，齐襄公叫连称和管至父两个人带兵去戍守葵丘地方，那时正当瓜熟的季节，襄公就对二人说，明年吃瓜的时候叫人来葵丘接替你们。后世就把任期已满换人接替叫“瓜代”或“及瓜而代”。

其实，有宋一代，自太祖将石守信等勋臣“杯酒释兵权”而倡“宰相须用读书人”以来，文官待遇优渥，而宦途一道，又有所谓“荫补”、“磨勘”、“祠禄”、“请郡”、“阶官”、“封赠”等各种名目。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子孙，而且可以推到旁支、异性，甚至于门客。所以一遇郊祀之年，就有无数人涌入官序之中，于铨选已经壅滞之外，更增加一种冗官之弊。而“磨勘”实即循资叙迁，三年一升，并不需要有什么政绩。至于“祠禄”，是以道教宫观为名给予一定待遇，以示优礼那些罢退的各级官员。总之，冗官既多，待遇又优厚，中进士科甲的士人，外授府州县佐贰官的，前任往往还有一年半载才能任满，这些新进士也就乐得顶着官衔优游一年半载。

王文瑞深明个中奥秘，故而信中才有此一问。

申纶申纯确是“瓜期未及”，还有一年半载才能走马上任。

申庆沉吟良久，嘱咐申纶道：

“舅舅有命相召，你是兄长，应该去一趟！”

申纶道：“圣人云，父母在，不远游。我是长子，理当守着父母。但舅舅的美意也不可拂逆，我看还是弟弟去吧。”

申庆老夫妇觉得申纶的主意不错，便叮嘱申纯道：

“纯儿，你一向在舅家相扰，如今也应该去拜谢一番。收拾一下，明日与王忠早行吧！”

申纯欣然领命，心内喜道：

“娇娘，我俩相见在即。我恨不能插双翅飞到你身边！”

申纯与王忠，一路晓行夜宿，来到利州王通判府上。

二十二、受掣

利州在川陕交界处，春天比眉州来得迟，也比成都来得迟，但春风毕竟已吹到这里了。

舅舅一见申纯，喜笑颜开：

“纯儿，你兄弟同登高第，老夫真是不胜喜跃。申纶何不同来？”申纯毕恭毕敬地答道：

“这都是舅舅的福庇，量小甥兄弟有何德何能！哥哥因父母在堂，特留看侍。别后舅舅、舅妈和贤妹都还好么？”

“都也平安。王忠，快去请夫人和小姐出来相见。”

舅母带着娇娘出来相见。少不了嘘寒问暖，置酒洗尘。但申纯总觉气氛不对，舅母寸步不离娇娘，两眼时时在观察着申纯和娇娘的表情，直弄得申纯心里发虚，不敢直视娇娘。

席未终，娇娘便偷偷掩泪奔回绣房。

王夫人并不理会，只对申纯说：

“纯儿远来劳倦，厅事东边，已打扫下静室，可以暂息。这儿不比眉州，要你受委屈了。”

说是厅事东边，其实在通判府大门之外。申纯来到室内，只见四处萧然，内心暗想：

“这分明是舅母疑心于我，将我与娇娘隔开。适才与娇娘彼此伫视，竟难出一言。早知如此，便不来也罢！”

申纯便这样苦熬了七天，一直无法与娇娘攀谈。第八天一早，他进内向舅舅舅母请安，在厅堂之侧蓦遇娇娘。时间尚早，舅父母和家人都还未起身。娇娘快步走到申纯面前说：

“申郎，这次分别，时间也太久了。思念之心未尝少息。喜闻你与二哥春风得意，双双高中，只恨我命薄，不能执箕帚而观富贵。申郎能以地远来临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！我和飞红有怨隙，你是知道的。现在母亲年老多病，不暇他顾，而飞红方得宠，举动时受其掣肘，你到此已近十日，我不能与你一叙别情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见你清晨必来谒见二老，已在这儿苦等了七天，但你每天都来得晚，今天若不是你早到，我哪能与你讲上话呢？”

申纯见四外无人，便也放心说道：

“娇娘，我这次一来，便觉气氛不对。果然是飞红在从中作梗。唉，我在此终日死坐，又不能与你见面，孤苦之态，无法细说。本来今早便想向舅舅、舅妈辞行，过一两日便回成都。只是因为没有与你说上一句话，所以不忍心离去。现在事已至此，我们动辄得咎，就是在这住上一年，又有什么用？我看，我还是回去吧！”

娇娘沉吟片刻，目光中露出祈求之色，又说道：

“申郎，能忍耐一下吗？我一向心高气傲，为我俩的事，近来已不得不屈事飞红，但尚未得其欢心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更加屈意逢迎她。万一能让她回心转意，我们不是又可复如昔日？申郎，听我的，再忍一个月，好吗？”

说罢，娇娘从袖中取出黄金二十两，递给申纯道：

“恐怕你到此日久，或有用度。如需添置衣服，请派人买来布帛，我亲手给你做。”

申纯甚为感动，对娇娘说：

“如事有可谋，虽僻处鬼室千日，我也不怕！”

二人说着说着，却听左右都已起床。申纯只得与娇娘告别。

二十三、妖迷

转眼夏尽秋来，秋尽冬至，申纯在舅家住到岁暮，慕恋之心，终无法自遣。每每以明烛倚床，独坐半夜，方才就寝。申纯所居，室外有修竹数竿，竹外有亭，前任州官有一女儿，美丽无双，不幸未嫁暴卒，葬于亭中。州官调任后，棺柩也移回乡里。但这少女的魂灵却留在亭中。每于月夜出游，迷惑少年。王文瑞一家新到利州，并不知有此事。

一日向晚，申纯闭门倚床而坐，想自己这次到利州舅家半年多，夜夜孤枕寒衾，“望美人兮天一方”，好不凄凉萧索。夜已二更，仍毫无睡意。忽然，窗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顷刻又听到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叩窗声。申纯心里暗道：

“这么晚了，会有谁来？”

开门一看，月光中独立窗下的，竟是一位妙龄女郎。这女郎款步走近申纯，柔情似水，娇俏地说道：

“申郎，好容易等父母和飞红都睡熟了，无人知觉，我才冒险溜出来。你让我想得好苦哇！”一面说，一面羞涩地投入申纯怀中。

申纯简直不敢相信自已，怀中抱着的软玉温香，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娇娘！

申纯已躁动得说不出话来。两人拥抱着移步室内。

枕边说尽千般情……

鸣鸡报晓，天色将曙，这娇娘告别而去。临行再三叮嘱申纯道：

“以后我每夜必来。申郎无事不必到中堂，如偶然相遇，也不必相问，以免他人疑心。我若与你说话，千万不要答以亲昵之语。我若对你有所举动，你一定要避开才是，让别人看着，以为你对我无心，所有的疑心便会渐渐烟消云散。”

申纯立即答允道：

“你如果每夜必到我这儿来，我还进去干什么？一切遵命就是！”

自此后月余，这位娇娘果然每夜必至，与申纯备极缱绻。申纯得其所哉，也果然对她信以为真，每隔数日，才一入中堂，遇见娇娘，即远望引避。

却不知此时娇娘已与飞红和好。这一则因王夫人多灾多病，飞红在王文瑞面前日益得宠。为了讨飞红高兴，只要有什么东西是飞红喜欢的娇娘便想方设法弄来送她。就连娇娘的贴身丫头小慧，知道小姐的用心良苦，也处处谄媚飞红。飞红为了报答娇娘，已决心瞒着老爷、夫人，成全申纯和娇娘。

奇怪的是，娇娘几次遣人招呼申纯约会，申纯只是不理不睬。飞红派人打听，府门外娼女艳妇颇多，又见申纯每日总是昏昏欲睡，心内暗想：“怕是申相公久居在外，寂寞无聊，晚间难免拈花惹草，也未可知？总要晚上派人查看清楚，才好慢慢告诉小姐。”

这一晚，飞红特地陪伴娇娘谈诗论文。暗中却派湘娥和小慧悄悄窥探申纯的动静。

二更时分，湘娥和小慧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，推门一看，娇娘和飞红仍端坐室内。两人惊得瞪大了眼睛，半晌，才定下神来。湘娥才怯生生地问了一句：

“小姐，你适才不是在申相公房中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”飞红斥道：

“你这丫头胡说些什么？这一晚我陪伴小姐，须臾不离左右，房门也没迈进一步！叫你去打听申相公的动静，回来却净说鬼话！”

“不信你问小慧好了，没的冤枉人！”湘娥甚感委屈，心里却也真的不信小姐比她和小慧跑得还快。

小慧见娇娘心闲气定的样子，听罢飞红的抱怨，心里更是惊惧不已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莫不是真的遇见鬼了。哪有这般相像的？”

娇娘、飞红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。但又不信真有鬼神之事。计议筹划良久，决定明日一早与申纯当面问个明白。

飞红以老爷夫人相诏为命，硬是将申纯拽入中堂。申纯远远望见娇娘，神

色大变，转身就走。飞红却不由分说，将他交给娇娘，随即离去。

厅堂之内，寂无人声。

娇娘冷冷地说道：

“申纯，你先坐下来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

申纯不得已，只得坐下。

“我昔日对你不薄，没曾想你一旦身贵，便对我不瞅不睬，竟屡请不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

申纯只是低头无言，似乎并没觉得娇娘将“申郎”的称呼已换为“申纯”实在已是一种冷峻。他心里暗暗纳罕：“娇娘今日怎么只是明知故问，说这些鬼话？”

“你怎么只是不答？我再问你，昨夜夜间与你并坐床上的是谁？”娇娘只好单刀直入。

申纯只觉问得可笑，随口答道：

“不是娘子你，难道还有别人？”

“我已派人窥探，你不必抵赖了。”

申纯越听越觉不对，心内暗想：

“娇娘这话怎么越问越离奇了？莫非……”

他有点怀疑娇娘有“夜游症”，否则怎会如此健忘？于是反问道：

“是你再三嘱咐我不可对人说，今天为什么只管追问不止？”

娇娘追问一句道：

“我有什么事嘱咐你不对人说？”

申纯吃了一惊，右左顾盼，问道：

“左右无人么？”

“没人在此，你有话尽管说。”

申纯一五一十，把这月余的奇遇和盘托出。然后笑道：

“这里既无人，你又何必抵讳？你每夜到我房中，嘱我勿言，怕飞红辈知之生衅。刚才你又叫飞红拉我进来，我如何敢说？”

娇娘不禁大惊失色：

“哎呀！这样看来，你真的遇见鬼了。久闻你所居穷僻，有鬼为祟，我不肯信。今日看来，定是这鬼魅化成我的形貌蛊惑你。飞红近日已与我和好，愿成全我二人。早晚传人召你，你不肯来；问你话，你也不答。原以为你别有异心，拈花惹草，昨夜使湘娥、小慧去你处窥伺，她二人亲眼看见一形状像我的女子与你并坐床上，这不是鬼魅又是什么？为此特召你来相询，不信可唤飞红来问。”

飞红不唤自来，娇娘的话，她已听完，随即出主意道：

“两下既已说明，中堂不可久留，申相公，你今晚还到外边去睡，少不得夜间小姐又来相伴。”

申纯心内不觉有气，暗想：

“分明是鬼祟相伴，还要撵我出去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”

其实心里又确实害怕，又不敢得罪飞红，只得连连告饶道：

“真是有鬼，又要我与鬼同宿？饶我只在里面找个地方住吧！”

飞红笑道：

“申相公，这么多日子都过来了，还怕这一夜。我今夜二更同夫人来看你，然后自有安排。夫人若问你，不可说这女鬼像小姐，以免她生疑。”

这一晚，女鬼如期而至。申纯虽然与她并坐，因为心中有鬼，惊怖股栗，如坐针毡，正惶恐间，飞红已陪着王夫人到了窗前。王夫人分明看见申纯与一女子并坐，正想细看，飞红恐怕事发败露，抢先夺门而入，女鬼果然倏尔不见。王夫人跟着进来，四处查看问道：

“适才谁人在此？”

“没，没人。”申纯此时才真的相信见鬼了。

“我们分别看见一个女子，怎么不见了？申相公，你怕是着鬼迷了！”飞红大声道。

申纯此时真的怕到极点，“扑通”一声，跪倒王夫人面前，哀求道：

“适才真是有一女子，夜夜来此厮缠。没想到竟是鬼魅所变。舅妈，快救小甥一命！”

飞红向夫人道：

“夫人，此地幽僻，所以有鬼，必须搬入有人处才好。”

王夫人沉吟片断，对申纯说：

“纯儿，你不必慌。此处不能再住了。今晚便搬入中堂住吧。”

申纯终于如愿以偿。

住在宅院内，又有飞红相助，娇娘也不以向日申纯相弃事介意，两人欢爱，逾于平日。有时，娇娘连着几夜到申纯室中共度良宵，母亲也不知道。申纯追思鬼惑之事，深感娇娘、飞红相救之恩。恩恩爱爱，日子便过得好快。

二十四、路转

没想到，两月之后，舅母终因久病，不幸亡逝。娇娘哀毁殊甚，痛不欲生。

王文瑞女娇子幼，家中乱作一团。申纯见状，自告奋勇，主持家政。办过丧事之后，将王家大小事宜料理得井井有条。他生性厚道，对下人既广施恩惠，又从不轻易呵斥、责罚，上上下下，没有不说他好的。

利州虽为川北重镇，实在并不富饶。王文瑞三年任期将满，按“磨勘”旧例，应可循资历升转。但他知道，官场上的事，循例升转常常只是一句空话，讲究的是“火到猪头烂，钱到公事办”，若想得到美任肥缺，非得事先到上司处请谒不可。临行之时，交代申纯代理家政。

申纯与娇娘再无间隔。

庭宇深沉，帘幙掩映，玉枕相挨，鸾凤并翼，清风明月，朱栏共倚，举盏飞觞，嬉笑讴吟，两人真是曲尽人间之乐。

等到两月后王文瑞回来，家人都得过申纯的重赏，加之事大体重，无人敢说破半个字。其实，他们都巴不得申纯做王家的姑爷，人人都争着在老爷面前为申纯延誉。王文瑞见申纯治家有方，又少年高第，前程未可限量。心中颇悔昔日拒婚之谋。思之再三，决定使飞红从侧面摸摸申纯的态度，以免申纯万一拒绝，两下受窘。

傍晚，申纯正与娇娘闲坐，飞红突然闯进来大声嚷嚷道：“申相公、小姐，天大的喜事！”

娇娘笑问道：“喜从何来？”

飞红道：

“老爷又有结秦晋相好之意，让我来试探一下申郎，怕申郎不肯听从呢！”

娇娘以手加额，长叹一口气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老天果然不违人愿！”

这一晚，申纯和娇娘在室中明烛达旦，从初次见面，说到拥炉细语，要誓神明，两人喁喁笑语，相偎相靠，好不缠绵。

飞红将申纯的意思告知老爷后，这次倒是王文瑞主动遣媒人赴成都申家求亲，申家无有不允的。只待择日遣聘。

二十五、逼婚

成都帅府内。

丁怜怜自与申纯分手后，心中常郁郁。这日帅府公子相召，她坐轿前往。走进西书院，见三年前所画的美人图仍挂在壁上。公子坐在交椅上赏玩不已，怜

怜蓦然忆起申纯的情人王娇娘，不由得站住了脚，抬头仰视，良久不发一言。

“天下真有这几幅画上这么美的妇人么？”公子问丁怜怜。怜怜不暇细思，张口答道：

“当然有！”她指着娇娘的画像道：

“我曾听人说，这位美人画工虽已画得极美，却未能模写其一二，她金莲半折，美貌多姿，赛过天上嫦娥，词章翰墨，无出其右。更有一桩，平日她便似这画上蛾眉浅蹙，若真的嫣然一笑，能让人魂飞魄散，心荡神迷。你如见到真人，怕不早已酥了半边！由娇娘这幅画看来，其余八人，也都是美貌无疑了。”说罢，又细细端详起来。

这公子已被丁怜怜说得浑身火动。原以为不过是画工为多得赏银，神乎其技，而今才知道世间真有这样的绝色。于是发狠道：

“其他八个美人暂且不说，我只向这王娇娘求婚就是了！”

“哼，别想好事了。这女子虽是绝色，已有外遇，恐怕已不是处子了。以你帅府贵公子的身份，会要一枝别人折过的花？”

“看来画中的美人都不如她，娶老婆似此也够了，别的管什么！我明日就央人和老爷说，即刻就去求亲下聘。”

丁怜怜自悔失言，心想：“这下我可害苦了申纯！”但悔之已晚，无法挽回了。

第二日，帅府公子果然派媒人上门了。黄金千镒、白璧十双、彩段百匹、珍珠二斛，亮晶晶摆了一地。这气势，让人想起“富可敌国”四个字。

媒人的说词，开始倒也还委婉。王文瑞百般托辞拒绝后，媒人简直变得气焰熏天：

“哼，你也忒小看我们帅府了。这段姻亲，多少公侯贵女，求而不许，你倒推辞起来了？你是仕途中人，怎不知道势利二字。你道帅爷是武官，奈何不得你？俺帅爷威镇西川，手握势剑金牌，先斩后奏。况且兄弟俱在朝中出将入相。只怕你今日不许，后日悔之晚矣。难道你还想等帅爷亲自上门相求？”

说罢，媒人又忽作笑脸，从怀中取出一轴少年公子的肖像，双手抖开，置于王文瑞面前道：

“通判老爷，你看，俺帅爷家公子风流年少，对你家小姐慕恋已久，意厚情坚。你若答应了，我保你家荣华无限。”

王文瑞心内暗想道：

“说起这帅爷家威福，一省中谁不畏他。况且这公子真个年少俊俏，我女儿许他，也不辱没于我。也罢，申纯这头尚未行聘！而帅府聘礼已然下定，我也

只能顾这一头了。”

.....

二十六、当歌

娇娘当晚便从飞红处得到了这个坏消息。她只觉天旋地转，她连夜匆匆告知申纯。申纯正盼着她来，一见便一把搂住道：

“我的娇妻，一日不见，想煞夫君了！”

娇娘缓缓地推开他，泪如雨下：

“申郎，我昨日还是你的妻，而今却已被父亲聘作他人妇了！我心急如焚，你还有心思取笑，快想个法子吧。我只作你的妻，誓不嫁他人！”说罢，递给申纯帅府的聘单。

这聘单放在申纯手上，只觉重如千钧，又像火焰似的烫手！他只能自叹与娇娘缘慳，自叹命苦！

娇娘告诉申纯，父亲虽然狠心，却也是迫于权势威逼。申纯良久无言，只叹口气道：

“苍天啊，你为何如此无情！古来多少才子佳人，都得成双，偏只让我和娇妹受这么多磨折，到头来还是好事成空。”

“生愿不谐，死愿还在！”娇娘似在鼓励自己，眼神中却满是期望和决然之色。她忽然强颜作笑道：

“申郎，你总怨我不为你对面一歌。今天我要唱给你听了！”

申纯颇感震动。原来娇娘不仅天赐绝色，平生亦善歌。每作哀怨之音，闻者莫不动容，有的竟感动得涕泪纵横。但娇娘从不在申纯面前唱歌，申纯有时潜身窃听，娇娘一旦觉察则顿时停住。

申纯不知道，娇娘想在新婚之夜才为他一亮歌喉。而今，一切希望都已逝去。娇娘不甘心，她要实现自己的心愿：

世间万事转头空，何物似情浓？新情共把愁眉展，怎知道新恨重封！媒妁无凭，佳期又误，何处问流红？欲歌先咽意冲冲，从此各西东。愁人最怕到黄昏，窗儿外，秋雨泣梧桐。仔细思量，不如桃李，犹解嫁东风。歌未终，娇娘已哭成泪人儿。

今夕何夕？娇娘在心中自问，她要把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当作一年来过。

自此以后，凡是申纯平生嗜好而不能得到的，娇娘不惜广用金玉，买来馈

赠申纯。一日晚间，家宴罢，申纯因喝多了闷酒，辗转床榻，无法安眠。娇娘秉烛侍坐，仿佛温柔的妻子侍候丈夫。申纯忍不住问道：

“娇娘，你近来为何对我如此眷顾，真让我心里不安。天色不早，你也该安寝了。”

娇娘苦笑道：

“申郎，你还不知我的心么？我原以为可托终身于你，现在既已做不到了，我多侍候你一天，心里就痛快一天。便是为你累死，我又有何悔？”

申纯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悲恸，搂着娇娘抱头饮泣起来。

娇娘终日以泪洗面，终于病倒了。卧床近两月，不得与申纯见面。一日趁舅舅外出访友，申纯用重金收买飞红等人，定要一见娇娘。娇娘在几个丫鬟扶持下，来到申纯身侧。申纯见她病体恹恹，红颜消褪，与昔日判若两人，若无人搀扶，只怕要倒。申纯心似刀刺，当着众人却又不便扶抱。二人见面，只是呜咽。良久，娇娘喘息才定，挣扎着说：

“乐极生悲，俗语不诬。我这病由心而起，怕是不能见好了。活着已经无法做你的人，死了我也要跟着你，表哥，你答应我……”说到此，忽而推开左右，扑向申纯，倚在他怀中。申纯只觉娇娘浑身绵软无力，赶紧搂住。左右丫鬟大惊失色，连忙将小姐扶回房去。

二十七、情郁

这以后，申纯也是终日闷郁，作事颠倒，言语无实，眼前所为，旋踵即忘。惹得王文瑞心中甚感奇怪。

转眼又是秋八月，帅府派人送来彩礼，催促婚期。王文瑞许以九月十五迎娶。娇娘病已稍好，心情更坏。申纯见娇娘出嫁在即，自己又无计奈何，心中已萌归意。一日与娇娘闲坐，见娇娘只是蛾眉深锁，长吁短叹，愁苦不堪，内心细想：

“若长久以往，娇妹只怕永不得安宁。我既然爱她至深，就应当为她着想，终不能让她这样苦下去。也罢，只有重重地劝她几句才是！”

继而转念一想道：

“娇妹对我一片痴情，若将绝情话来断她的痴情，我岂不成了草木不如的人了？但若说我的真情，岂不是更害她愁上加愁！”

思前想后，踌躇良久，竟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。娇娘见他吞吞吐吐、欲言

又止的样子，以为他有什么心事，便强作欢颜问道：

“申郎，你心里想说什么，尽说不妨。”

“我……娇妹，凡事想开一点。我见你亲期不远，却日坐愁城，心里真不好受。我们今生既然缘分已尽，你要好好保养，出嫁后勉事新人。只别忘了我们西窗明月，花荫深处，恩深义重的情分，我也就心安了！”

娇娘听罢，只浑身颤抖，半晌，才冷笑道：

“表哥堂堂六尺之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竟不能谋一妇人？事已至此，而将我委之他人，你也忍心吗？我的身子不可再辱，既然已经给了你，我就永远是你的人！”说罢，掩面大恸。

多情总被无情恼。申纯本是言不由衷地宽慰娇娘，没想到竟是这种结局。心中一酸，也落下泪来，他轻轻搂着娇娘抖动的双肩道：

“我也是出于无奈，怕你过于伤感。你病才见好，不要哭坏了身子。好了，我答应陪伴你到最后一天！”

娇娘这才止住悲泣，恳求道：

“申郎，你既不忘情于我，还是趁早帮我想个办法，我是死也不嫁那个帅府恶少的！快点想个法子吧！”

“事已如此，只有慢慢再想法子，不要急坏了身子。”申纯只觉四顾茫然，无法可想，却又不得不勉强安慰娇娘。

但申纯终于无法陪伴娇娘了。

二十八、生离

不久，申家派人来到王文瑞府上。催促申纯速回成都，申纯从家人处得知父亲患病，顿时归心似箭。想要找娇娘告别，却又无由进内。不得已只好向坐在中堂之上的舅舅告别。娇娘听到这消息，马上赶到，又只能立于父亲身后。双目伫视，不能说半句话。只听王文瑞对申纯道：

“纯儿回去，府君若无恙，还宜再来才是。我女儿亲礼在即，家事纷纭，望你来帮料理。”

申纯心里最怕见娇娘出嫁，随口便推辞道：

“贤妹亲期已近，小甥回去侍候父亲病好少说也要两月，又瓜期将及若上任动辄数年，此后相逢，难以预期了。”

王文瑞沉思片断，拈须说道：

“你说的也有道理。既然如此，便叫娇娘与你告别吧！”

娇娘一听此言，顿时泪如泉涌，又怕父亲瞧破，掩面奔入后房。再四呼之不出。

申纯快快告别而归。

申纯走后，娇娘唯有日夜悲泣。金闺弱质，如何经得起这种折磨。没有几日，芳容衰改，娇艳暗消，病势愈加沉重，渐不能起。

飞红见状，又急又怕。已遣人暗中到成都送信，告知申纯，务必赶来见上一面。申纯收信后，心急如焚，背着父母，夤夜买舟急奔，来到王家门首。泊舟岸边，派人到王家去找飞红报信，约娇娘到舟中一会。

无奈因舅舅在家，娇娘无法迈出大门一步。申纯在船上似热锅蚂蚁，苦苦等了两天。

第三天，王文瑞一早远出郊外，本要飞红同行，飞红托辞要照看小姐，留在家中。俟老爷一出门，她即刻跑到娇娘房中，匆匆说道：

“小姐，申相公已在门外候了两天了。老爷出门，交代午后回转，我陪你去见申相公。”

娇娘强撑病体，刚站起欲行。只觉头重脚轻，眼前发黑，又要倒下。飞红忙搀扶道：

“唉，看你气息如丝，身子瘦怯，如何走得动？只是机不可失，我扶着你慢慢走吧。”

娇娘边走边喘，两里多路足足走了一个时辰。飞红望见江边崖下一只小船，申纯已在船头停候。飞红扶娇娘下船，将娇娘交与申纯后，说道：

“申相公，我将小姐带来了，时间紧迫，有话快说，我到岸边去张望老爷去。若被他发觉，我的罪名可就担得大了！”说罢上岸。

一月不见，申纯绝没想到，娇娘竟已是气息奄奄。他扶着娇娘在舱中坐定，兀自听见娇娘喘息不止。心中悲痛，嘴上却埋怨道：

“娇娘，分手前叫你善自保养，不要急坏了身子，没想到你竟病成这个样子……”

申纯已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，哽咽着说：

“娇娘，都是我害了你……，早知有今日，当初真不该……”

娇娘冰凉的手捂住了他的嘴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她倚在申纯胸前，流着泪说：

“申郎，别说了。你忘了昔日与你拥炉细语，我曾说过的话了？——事若不济，当以死谢！我们盟过誓的。我并不后悔我的誓言，只恨今生不能再与你相

聚了。”话未说完，已喘做一团。

她抖抖索索，从怀中取出那截断袖，递给申纯。

“申郎，这信物你替我保存吧。蒙你厚爱至深，我也知足了。你来日方长，青云万里，还望再择佳配，不要老记挂我了。只是你气质孱弱，自来多病，还望多多保重。”

那截断袖，在娇娘手中抖做一团，她已哭成了泪人儿，却挣扎着又说了一句：

“复思此景，岂可再得乎？”

一夜夫妻百日恩。若以此推算，申纯、娇娘应有百年恩爱。而眼前两人却都已预感到这是永诀！

申纯忍不住恸哭起来，搂着娇娘道：

“娇娘，娇娘，你自己一身兀自不保，却还在顾念我申纯。我的心，早已诉之于天了。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两人只管相拥相抱，哭作一团。

已回到船上的飞红见状，忙劝解道：

“小姐，申郎，不要哭了。老爷将回，须分手了。”

“飞红姐，我和娇娘的恩爱，从不瞒你。今日一见，怕是永别了。你叫我们如何舍得分手啊！”

娇娘已哭得昏倒在申纯怀中。

好容易将她救醒过来。只听她幽幽叹道：

“申郎，今生已是相见无期了，只不知来生能否再得与你相会？”

这景象，令飞红却忍不住伤心落泪。她扶着娇娘，匆匆劝道：“好小姐，只要你善自保养，姻缘事或者会有变化的。好了，老爷要回来了，我扶你回去。”

娇娘仿佛并未听到娇娘的催促，只是扯着申纯的衣襟道：

“申郎，我昔日与你泣别几次，总能再聚，今日却是永别了。而今才知生别痛过死别！申郎，记着我的话，回去早寻佳配，别为我误了你一生锦绣前程！”

申纯本想含悲忍泪，宽慰娇娘，偏偏眼泪无法止住，冲口而出道：

“娇娘，你要听话，多多保重。你若为我而死，我是断断不忍独生的了！”

两人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不可开交，难分难舍。这下急坏了飞红，她不由分说，搀着娇娘就走，此时恰好风转，船家也来催促顺风起航，娇娘这才身不由己，被强扶上岸。船家扯起风帆，风急浪湍，倏忽已顺流而下。

二十九、芳殒

王文瑞再没想到，女儿对帅府婚事竟如此坚拒。眼见再有几天，帅府迎亲的队伍就要到了。娇娘却托疾佯狂，蓬头垢面，以求退亲。王文瑞以为是对女儿平日娇宠太过，盛怒之下，便痛斥了娇娘一顿，逼着她准备出嫁。没想到娇娘夜里却引刀自裁，幸亏左右有人救阻，方得不死。但娇娘却干脆绝食不起。王文瑞既感气闷。又觉蹊跷，于是找飞红来询问根由。

飞红不敢道出真情，只是旁敲侧击道：

“小姐自小知书识礼，她心中只想要一书生为配。青灯共守，举案齐眉。那侯门富豪之子，她怕多是无知痴昧，声色犬马之徒，所以一心不愿嫁。”

王文瑞听罢，笑道：

“原来如此，她倒也虑的是。她不知帅府富贵非常，帅郎现将承袭世爵。更有一桩，他端方俊拔，并非一般膏粱纨绔平庸之辈可比。你去告诉小姐，叫她免去愁烦，好好将息，等待婚期就是了。”说罢，又从书柜之中拿出一英俊少年的肖像，笑吟吟递给飞红道：

“呶，把这个拿给小姐看，这是咱们未来姑爷的图影，小姐看了定会喜欢的。”

飞红接过，嘴上答道：“飞红晓得，我这就去劝说小姐。”心里却知道要说服小姐，大非易事。非得痛下针砭，兼以计谋，或许还能奏效。

娇娘正在哀叹“别人求生不易，我却求死偏难”时，被进来的飞红听见。飞红道：

“小姐，你也忒死心眼儿了。老爷只望你早日病愈，完成亲事。小姐怎么只是口口声声说要死？”

娇娘见是飞红，叹道：

“飞红，我和申纯之事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如今还说什么成亲不成亲？”

“小姐，不瞒你说，老爷又叫我劝你，婚姻天定，不要固执，枉送残生。帅府目下就要迎亲，请小姐好好将息，等待佳期。”

娇娘不听便罢，一听到飞红又提帅府，只气得柳眉倒竖，顺手拿起一把纸裁刀道：

“不说那帅家罢了，说起帅家，我又恨不得立刻自刎而死。”说罢，持刀便向自己咽喉刺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飞红见她拿刀，便已防备，即时劈手去夺。娇娘连日绝

食，早已脱力。飞红虽得手，心里未免有气，冷笑道：

“小姐何必如此！小姐读书知礼，岂不闻女子未嫁，当从父命。你现在一味固执，置老父于不顾，岂能算是孝顺？”

娇娘辩说道：

“飞红你有所不知。我始遇申纯，虽然未得老爷之命，却自念婚姻事大。古来多少佳人，匹配匪人，到头来郁郁而终。与其悔之于后，岂若我择之于始。至于申纯两次婚议，老爷本已答允。现在却将我改许他人，负义之过错，不在我了。我现在凭什么强从父命，自背神盟呢。”

飞红又道：

“小姐就算你说得有道理。但想想，你开始见到申纯时，也不过是喜他才貌双全。现在这位帅府公子，大富大贵不说，端方俊拔，远过申纯，更有一条，听说他倾慕小姐，甚是饥渴，其他一概不问。你看，这是他的画像，据说他本人比画像还要俊秀三分呢？”说罢，便把画轴在娇娘面前抖开。

娇娘却别转头去，用手推开，冷笑一声：

“就是美煞，又与我有何相干！快点收起来，我不稀罕！”

飞红计穷，不禁发窘。只得拿出她并不愿意的手段。她从怀中取出一枚香佩，上面缀着金锁团凤，那一百粒珍珠绕成的同心结，已然拆散，下面系着破环只钗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申纯已派人送回你赠他的信物，并要我转告，他已另订婚姻，不日也要成亲了。既然如此，小姐改从他氏也不算负心了。”

娇娘见了玉佩，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即领悟，不禁垂泪道：

“相爱数年，申纯的心事，我岂不知？他见我痛不欲生，特地用这个办法来开释我罢了。”随手接过玉佩细认，已辨出真伪，掷之于地道：

“我本来便知道申郎不是如此负心之人！我开始便以不贞遇于申郎，最后若又背弃他嫁，我的淫荡岂非太过，即不克其始，则当有其终。飞红娘子，我知你一心为我好，但我早已不惜一死以谢申郎，请你别再劝我了！”

说罢自顾掩面悲泣，忽而双目阖紧，已哭不出泪来。飞红见状，心知不好。也忍不住流下泪来，说道：

“小姐，你也忒过痴情了。申纯别娶之事，是我杜撰，但你若真不幸，难道他当真会终身不娶？那时你饮恨于荒冢黄泉之下，他却追欢于瑶台华席之中，到那时你便想悔也悔不迭了！”

娇娘并不答话，但飞红从她那满面凝重庄严中，已看出无法劝她回头了。不

禁叹气埋怨到：

“人生大不过一个‘死’字。小姐既然誓志不回，甘愿为情而死。当初老爷改许帅家之时，便不该惧怕，干脆说明真情。何至于落到今日下场！”

娇娘悠悠醒转，语声渐弱，握着飞红的手道：

“红娘子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何用？父亲自背前言，我就是说明了亦必不听，况我与申郎私遇，如何向父亲启齿？”

飞红只觉娇娘渐入弥留时刻，连忙叫人去请老爷。却又听得娇娘说道：

“红娘子，我如今也没什么后悔的。我有诗二首置于枕席之下，倘我死后，你替我寄与申郎，便是你我相交的情分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又闭了眼不言语了。握着飞红的手却渐渐紧了，喘成一处，只是出气大，入气小，已经促疾得很了。

王文瑞赶来了，他见娇娘这般模样，摸了摸娇娘手，已经凉了，连目光也都散了。他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叫道：

“我儿，你心里的苦，我也知道。你要挣扎起来。果真得好，我便拼着身家性命，回绝帅家罢了！”

他一面嚎啕痛哭，一面只管摇着娇娘的身子，飞红在旁只劝止不开。猛听得娇娘直声叫道：“申郎，申郎，你……”说到“你”字，便浑身冷汗，不作声了。飞红、小慧等连忙扶住，那汗愈出，身子便渐渐的冷了。王文瑞已是乱抖做一团，全无主意。飞红忙叫人来帮着拢头、擦洗、穿衣，只见娇娘两眼一翻，顿时撒手而去。正是：

香魂一缕随风散，愁绪三更入梦遥。

三十、追逝

王家大小，一面忙着置办丧事，一面派人快马给成都申家送信。

申纯接到讣告，顿觉眼前一黑，昏厥过去。全家忙做一团，总算救转醒来。父母吩咐申纶，派人好生看护。

入夜，申纯展读娇娘的遗诗，肝肠寸裂。摇曳的烛光下，申纶只见兄弟满面泪水，独坐床头，以手反复书空，咄咄若与人语。申纶未敢出声，仔细看来，申纯手势起落，总是一样，看了几遍不觉赫然心惊！申纯所写，竟是八个字：

生不同辰，死则同夕。

申纶深知其语不祥，起身劝道：

“兄弟，断者不能复续，死者不能复生。何况你与娇娘，义为中表，两次议婚不成。岂得过份伤心，有乖大义。吾弟读书知礼，自应节哀保重，以免爹娘悬心！”申纶见事兆不妙，转身出去报与父母知道。

申纯却只顾自言自语：

“哥哥，你怎知我与娇娘，情深义重，百劫难休。她既为我而死，我岂能独生于世！想古来多少义夫烈士，不惜杀身，以践一诺。我与娇娘有誓，生不同辰，死当同夕。而今她已待我于九泉之下，我便欲悔背前盟，谅老天也断不相容了。”说罢，走到书案旁，和泪写下绝笔诗二首，留赠父母与兄长。取出娇娘昔日所赠香罗帕，自缢于室窗间。

及至申庆夫妇赶到，申纯已是气吸不畅。

申庆夫妇垂泪道：

“纯儿，爹娘在此。你怎么这等短见？”

申纶亦是又急又气，埋怨申纯道：

“兄弟，你怎如此痴见？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岂能死于儿女情长？你年少高科，青云足下，世间美妇人尽多，你今为彼一人，弃年迈父母于不顾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”

申纯已是变色气逆，答不出话。半晌才徐徐对哥哥说道：“佳人难再得。”转身回顾二老，哽哽咽咽道：

“爹娘在上，听儿一言。承继宗祧，光大家门，有哥哥一人也足够了。孩儿不肖，不能终侍膝下，还望大人割不忍之爱，孩儿死也瞑目了。”

又对申纶嘱咐道：

“双亲年高，哥哥若想着兄弟情分，便帮我尽一分孝养之心吧。这事多多拜托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又已昏死过去。

绝食二日后，申纯终于奄奄而死！

三十一、合葬

王文瑞接到姐家的来信，信中痛责他两违婚约，以致申纯、娇娘双双殉情身殒。飞红等听到噩耗，想着申纯、娇娘平日的好处，全家号泣不止。王文瑞悲悔交加，痛责飞红道：

“往日问你，你为何不说实话，今日惨变，都是你一人所为！”

飞红无法对答，有口难言，只得伏地请罪。

王文瑞叹道：

“当初两违亲议，也是老夫之过。申纯丰仪如许，文才如许，怪不得女儿爱他。也罢，他两人生前之愿，老夫既已违之，当与他结个死后之缘吧。”

飞红问道：

“不知这死后之缘如何结法？”

王文瑞沉吟半晌道：

“我今复信于申家，将娇娘灵柩送归成都，使两人合葬。申纯、娇娘有知，定也快然于地下了。”

飞红觉得，这办法既能告慰死者，又能消解两家嫌隙。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。于是立即吩咐下人去办。

一月之后，王家隆重地斋戒沐浴后，将娇娘灵柩送到了成都申家。

王家和申家商定，将两人合葬在成都濯锦江边。

翌年清明。杨柳拂烟，坟草青青。成都府满城空巷，人们都到城外濯锦江边踏青。这一天，街头巷尾，都在传说一条新闻：濯锦江头那一对殉情而死的青年男女坟中，忽然飞出一对鸳鸯，在坟上盘旋飞翔，哀鸣不已。有好事少年上前抓捕，却又捕之不得。游人如堵，都来围观，那对鸳鸯并不飞走。直到有人前来祭奠过后，那对鸳鸯才倏然不见。

后人便把这双人冢命名为“鸳鸯冢”。

剧作者小传

孟称舜字子若，又字子适（一作子塞），明会稽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生卒年不详。明崇祯时诸生，清顺治六年贡生。作品今知有传奇五种，杂剧六种。现存传奇《二胥记》、《贞文记》、《娇红记》和杂剧《英雄成败》、《花前一笑》、《眼儿媚》、《桃花人面》。曾编选元明杂剧《古今名剧合选》，共收杂剧五十六种。

戏剧原文

第一出 正名

【西江月】醉看花前妙舞，闲听座上新猷。繁华冷落尽消除，片晌顿成今古。一段幽魂渺渺，两行红泪疏疏。贞夫烈女世间无，总为情多难负。〔满庭芳〕王女娇娘，厚卿申子，天生才貌无双。心期密订，彼此系衷肠。笑把梨花掷处，拥炉语，生死情长。姻缘好，分袂断袖，风月两相将。为求亲间阻，天愁地恨，无计成双。更飞红暗妒，屡致参商。帅子豪华慕色，挟家势、强结鸾凰。男和女，情同铁石，并冢配鸳鸯。

烈娇娘心择多情种，俏飞红妒阻真欢宠。

豪公子强入燕莺群，义申郎情合鸳鸯冢。

第二出 辞亲

【满江红】〔生上〕天赋多才，逞年少，凌云胜气。怎能够九天奋迹，一身荣贵。腰下青萍长自吼，脚跟红线何年系？可正是潘安宋玉，为伤秋，情无已。〔鹧鸪天〕十二甘罗已相秦，我今二十尚逡巡。龙头未属身犹贱，鸦髻虽黝志早星。真薄命，叹飘零，于今婚宦两无成。有时月内逢仙姊，才显成都双凤名。小生姓申名纯，字厚卿，祖贯汴州人也。随父亲流寓成都。八岁通六经，十岁能属文。鞍马弓箭，亦颇谙习。兄弟两人，俱负时声。去秋与俺哥哥同赴选场，不利而归。胸中郁郁，难以自遣。有母舅王文瑞现为眉州通判，今欲以探亲为名，到彼处散闷。迟则半载，早则月余回来。未知爹娘许否？道犹未了，爹娘、哥哥早上。〔外、老旦、小生上〕

【前腔】〔外、老旦〕暂住林园，传家法诗书执礼。几时得两儿荣贵，光生门

第。〔小生〕百岁良宵如过马，一春好景同流水。趁双亲未老，向高堂，供甘旨。
〔外〕老夫申庆，老妻王氏，生有二子，长唤申纶，次唤申纯。申纶年长二十二岁，早已娶有媳妇。申纯生时老妻梦吞彩云一朵，醒时犹有异光在室，今年方弱冠，择婚未遂。老妻兄弟王文瑞，亲生一女，名唤娇娘。闻他才貌端妍，意欲聘做媳妇，奈文瑞在眉州做官，未及遣媒说合。今欲遣申纯往问安否，乘便就探取这门亲事。申纯！〔生揖介〕孩儿有。〔外〕你舅舅在眉州，我一向要遣你去问候，奈你进场无暇。今场事已过，你可乘暇去走一遭，但不可久滞于彼，致我家中悬念也。〔生〕孩儿晓得。〔外〕孩儿，你紧记者：

【宜春令】垂檐下，花正肥，待花落须当便归。休得要淹迟岁月，教我老爹娘倚门望断人归未。〔老旦〕你去拜上舅妯啊，道是他夫妇福分无边，我父母容颜憔悴。〔合〕须记，征鸿便羽，把尺书频寄。〔生〕孩儿啊，

【前腔】乘休暇，别锦帏，整行鞭，离东向西。眉州隔此虽则不远，只今回首，高堂咫尺情空系。到异邑无意留停，望故里有魂长侍。早看庭花未谢，是孩儿归时消息。〔小生〕兄弟，我和你居则同席，出则连轡，今倏尔言别，可胜分飞之叹也！

【前腔】花才放，草又萋，践征途王孙马蹄。你今别去，半肩行李人迢递。休道是老爹娘朝夕萦牵，则我两兄弟几经离析。须记，鹑裘莫滞，早归来与你花前相对。〔生〕你兄弟少不得一去便回也。

【前腔】又不为名与利，相摘离，生间阻，楚天一涯。自今相别，伯劳东去无俦匹。我只为探舅氏暂尔分飞，哥哥，你奉双亲好生看视。认取庭花未谢，是您兄弟归时消息。

【余文】〔外、老旦〕人生何事关胸臆，〔小生〕黯销魂万里桥西。〔生〕最苦的是亲在高堂子远离。

〔外老〕杨柳枝头色变黄，〔生〕躬承亲命去他乡。

〔小生〕家人早把归期数，〔合〕莫为看花滞洛阳。

第三出 会娇

【凤凰阁】〔末、外旦引贴、净同上〕〔末〕空庭春广，丽色垂垂欲上。昼闲无事坐黄堂，看儿女帘前来往。〔外旦〕衷肠难放，门楣少，几时得画眉相向。〔末〕宦处眉州二载余，官清民善颇安居。〔外旦〕膝前一对娇儿女，〔末〕且与焚香课读书。老夫王文瑞，奶奶赵氏，这侍女名唤飞红。自家世籍成都，今官眉州通判之职。所生一子，名曰善父，年方六岁。女曰娇娘，小字莹卿。生时老妻梦天上仙娥折与仙葩一朵，娇艳异常，因此取名娇字。今年已二八，才貌端妍，为我宦居在此，尚未许聘于人。俺肩上止有一姊，适与同郡申庆为妻，生下二子，俱有文才。俺因孩儿幼小，意欲唤二甥到任所同理诸事，为他方

读书进场，迁延未果。今闻次甥自来候我，只目下可到。院子，你在外厢伺候，看申家官人到来，即便通报。〔净诺，同下〕〔生上〕

【新水令】行行步步看花放，遍郊墟，暖风轻荡。看对对衔泥燕，傍人飞，为春来说与多愁况。小生为访舅氏，行来到此，看眉州好风景也。〔摸鱼儿〕锦城西一区华屋，天开多少佳趣。当门绿水朝千里，何况碧山无数。堪爱处，有潇洒新篁，松桧森前路。深深院，见帘幕低垂，丝簧迭奏，镇日价歌舞。金闺彦，联翩占住。小生平昔依慕，今朝走马行来近，试倚绣鞅凝觑。见处处繁花开遍，幽意谁为主？诗朋酒侣，向此地嬉游，寻花问柳，须自有奇遇。说话间到了门首，有老院子在此候门。老院子，你报老爷奶奶知道，说申官人来也。〔净〕呀，申官人到了。老爷正著我等候，待我去通报咱。〔报介〕〔末、外旦、贴同上〕〔生入见介〕〔末〕久违音问，今日见了贤甥，使我不胜之喜。〔生〕久别尊颜。容小甥一拜。

【步步娇】千里驱驰来相访，忙拜倒台阶上。〔末〕贤甥免礼，且问你爹妈俱好么。〔生〕别来已二霜，幸我双亲，一般无恙。舅妯想俱万福？〔末、外旦〕侥幸也好。〔生〕恰两下尽安康，今日个相逢欣喜应难量。〔末〕三哥路途劳顿，院子将酒来洗尘。〔净下持酒上，生众同坐饮介〕〔生〕含弟百一姐俱好么？〔末、外旦〕

【前腔】我稚女痴男皆娇养。〔生〕含弟尚小，百一姐今庚十几了？〔末、外旦〕我女孩儿是你年居长。〔生〕闻的聪慧异常。〔末〕知书性颇良。〔生〕可曾许聘了么？〔末、外旦〕未遇姻缘，使人惆怅。〔生〕不知要许甚样人家？〔末、外旦〕要配好鸳鸯，则除他人材啊，得似你才郎样。〔生〕小甥礼合请见。〔外旦〕飞红请小姐来见三哥。〔贴下，上，耳暗介〕小姐未曾妆束哩。〔外旦〕三哥家人也，便不妆束，出见何妨。〔贴下，同旦上〕〔旦〕槛外新花又一年，蜂须偏惹绣窗前。金针绣帖无心弄，且拔鸾簪理篆烟。〔贴〕姐姐，你今日朱粉未施，双鬟绾绿，愈觉可人也。

【懒画眉】乱云鬟低绾出汉宫妆，〔掩鬓介〕这金钗敢溜下也。鬓儿边，斜簪著一枝金凤凰。这衣服恁精楚啊，身儿上，穿著套花茸茸织锦藕丝裳。奶奶堂上等著，姐姐，你脚步儿挪了半日啊，刚转过翠生生绣软梅罗帐。这正是娇怯怯云雨巫山窈窕娘。〔旦〕

【前腔】我刚在绣房中绣罢了锦鸳鸯，待收拾起金针看海棠。则见小梅香轻轻的弹响小纱窗。〔贴〕申家哥哥在此，奶奶催著哩。〔旦〕道是老夫人宴客华堂上。待我且偷觑咱，呀，却是个玉面鹄裘楚楚郎。〔出见介〕〔外旦〕哥哥远来，孩儿可把酒劝哥哥一杯。〔旦把酒，生接介〕呀，这妹子长的恁般好也。

【玉交枝】蓦见天仙来降，美花容云霞满裳。天然国色非凡相，看他瘦凌波步至中堂。翠脸生春玉有香，则那美人图画出都非谎。猛教人魂飞魄扬，猛教人心迷意狂。〔旦〕申家哥哥好一表人材也。

【前腔】神清玉朗，转明眸流辉满堂。他虽是当筵醉饮葡萄酿，全不露半点

儿疏狂。淹润温和性格良，尽风流都在他身上。不争他显峥嵘，珠宫画廊，也不枉巧温存，锦帟绣床。〔生〕我见了那妹子，可忘了与舅妯扳话。请问舅妯，平日也饮些酒么？〔末〕我与你舅母居常饮酒不过数爵。〔生〕贤妹也饮些么？〔外旦〕他天性不饮。〔旦低头介，生〕

【前腔】可人模样，天生就，春风艳妆。他妹妹，我哥哥，则是侧身偷眼低低望。想他是年少娇娘，蓦然间翠靥红生两颊旁。怕道不关情，怎便把春情扬？猛教我神飞醉乡，猛教我魂飞翠乡。〔末〕贤甥量好，可开怀饮数杯。〔外旦〕飞红满斟三哥酒。〔生〕长者赐，不敢辞，但小甥矢志功名，一向负病，不能多饮。〔旦低语贴介〕看三哥似不任酒力了。〔贴低笑介〕小姐初见，怎便恁般相知哩。〔旦〕我看他

【前腔】停杯相向，言笑处，风生画堂。他那壁，我这壁，偷睛两下频来往。爱他个年少才郎。虽然阻隔筵前花数行，则乍相逢早已私相傍。敢一样神飞醉乡，敢一样魂飞翠乡。〔末、外旦〕三哥虽则有恙，一路上劳顿，倒多饮数杯也好。

【江儿水】玉碗斟香糯，盛来琥珀光。你客中畅饮精神壮。〔生〕小甥饮不得了，〔侧觑介〕见他佯整搔头，我偷睛望。〔翻酒介〕将这杯酒儿都淹在青衫上，险露出轻狂模样。似这般醉眼荒唐，将座中的人啊，错认做巫阳仙仗。〔贴〕我觑申家哥哥和小姐啊。

【玉抱肚】两下低鬟相向。我心中猛然暗想：多管他佳人才子，都一般儿风流情况。一个待眉传雁字过潇湘，一个待眼送鱼书到洛阳。〔末、外旦〕三哥既然推辞，且暂歇息，明日再饮罢。

【玉山供】蓦见你形劳意攘，待来朝花前举觞。〔生〕小甥委是醉也，〔侧唱〕我见他抵春纤推整云翘，〔旦侧唱〕我见他湿青衫暗倒霞浆。〔外旦〕飞红，可送小姐先归绣房去。〔贴〕酒阑客散，各自的回归庭帐。俺小姐啊，道去也回头望。〔旦〕自情伤，今后啊，甚心儿向窗前重绣好鸳鸯。〔同贴下〕〔生〕小甥领二亲尊命，候过舅妯，即便告回。〔末、外旦〕三哥远来劳苦，况我家事务，正欲借你料理，归去之话，且则休提。

【好姐姐】那厢，收拾下半间草堂，安顿了琴书剑囊；且自安心，莫为思家归去忙。在此有我舅妯啊，相亲傍，也当的一家骨肉团圞相，好认并州作故乡。〔下〕〔生〕小生不图今日有此奇遇也，恰才蒙舅妯留俺，俺便住在此一世也罢。

【川拨棹】心思想，我可也不空来了这一场。蓦遇著这金屋娇娘，蓦遇著这金屋娇娘。猛回头何方故乡，则索破工夫，闲打当；耐心情，守夜长。

【前腔】想著他庞儿浅淡妆，玳筵前情意长。我被逗得个意乱心狂，我被逗得个意乱心狂。他娇模样还不离我眼眶，待相忘，知怎忘；要相从，转渺茫。

【侥侥令】空庭人已往，莺韵罢调簧。酒醒神回，益觉无情况。这没下梢的恶相思知怎当？

【尾声】三春杨柳堪人赏，只怕捱不彻这相思两字长。今日啊，怎把我归去

的心期来便讲？

长为看花涕泪盈， 今朝忽尔遇云英。
蓝田洵是神仙宅， 何用崎岖上玉京。

第四出 晚绣

【一枝花】〔旦上〕杏花春雨谢，满眼飘香雪，昼闲天气冷，流清血。宝镜台前，懒画芙蓉颊。新愁难打叠，弄草拈花，辜负好天良夜。〔画堂春〕弄寒弄暖雨霏霏，雨余几遍相催；催了开时催谢时，满院花飞。独坐空庭，悄悄无言，手拈花枝，枝头杜宇送斜晖，幽怨谁知？奴家每想，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，人生大幸，无过于斯。若乃红颜失配，抱恨难言。所以聪俊女子，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，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。至或两情既惬，虽若吴紫玉赵素馨，身葬荒丘，情种来世，亦所不恨。吾今年已及笄，未获良缘，光阴荏苒，如同过隙。每每对花浩叹，不能自己。昨于堂上瞥遇申生，相其才貌，良可托以终身。为此日来，心上眷眷若有所系。今春寒昼冷，独倚绣床，情怀寂寞，畅好可怜人也。〔闷坐介〕〔贴上〕红杏枝头春意闹，动人情思知多少。姐姐，你小廊独坐，抚针凝睇，非关病酒，敢为伤春也。〔旦〕昼长无事，对花铺绣，不知春色何在，说甚伤春也。

【香罗带】绿窗人语绝，闲铺绣帖。〔贴〕姐姐，你停针不语，却是为何？〔旦〕我停针不语身倦怯，觑著那画眉帘外日儿斜也，刚绣的来一对锦蝴蝶。〔贴〕姐姐既然身子困倦，向花园里散散心儿罢，只管绣些什么？〔旦〕听，听声声巧鸟双弄舌，道则么有甚关情也，走向空庭把花自折。〔贴〕不是飞红多口，姐姐，我觑你近新来啊，

【罗江怨】裙宽了三四褶，腰肢瘦怯，知您意儿因甚些？你生小的在香闺中受用十分别也，有甚闲情得向眉梢惹。我猜姐姐啊，敢则惜春光去渐赊，听春规啼不歇，一般般害的个伤情切。〔旦叹介〕

【五更转】你道我在香闺恁愁怯，我生小儿情性别，没甚关情也害得伤情切。夜夜看花，泪痕流血。衷肠事，待说来如何说？怕的是凄凄杜鹃、杜鹃枝上咽，杨柳楼西，晓风残月。〔贴〕是哩，姐姐身畔，则少个姐夫。待老爷回家，定有人来说亲，只不知姐姐心上，要甚样姐夫才好？〔旦〕我是女孩家啊，

【前腔】这事儿却教怎生说？〔贴〕这里无人，便说也不妨。象那李衙内、张舍人，泼天价富贵的子弟可好么？〔旦〕你道他金珠堆满穴，豪家富室好枝叶；怕则气势村沙，性情恶劣。便做是纸鸾凤，草麒麟，恁差迭。好花输与、输与村郎折。这段姻缘怎教宁贴？〔贴〕这等，只拣个读书的才子好么？〔旦〕便说那才子，也有不同。〔贴〕怎么不同？〔旦〕

【前腔】临邛客轻把文君舍，白头吟长叹嗟，聪明人自古多情劣。〔贴〕这等

怎样好？〔旦〕薄命红颜，好花易折。但得个同心子，死共穴，生同舍。便做连枝共冢、共冢我也心欢悦。打进香魂，向谁飞越？〔贴〕姻缘分定，也拣不得许多。眼前到有个人儿在此，似那申家哥哥啊，

【五更转犯】他俊样儿，天生绝，和你一般情意愜。〔旦羞怒介〕你小妮子家，说来的话儿十分劣。我和他兄妹排连，怎把姻亲相结？〔贴〕这也常事，便说说何妨？〔旦〕怕不道隔墙边有耳，有耳暗中听也，你没遮拦浪轻说。〔贴背云〕小姐被我说着心事，转倒恼我。〔回云〕飞红在此久了，看奶奶去。你五分心事我已三分晓，何须抵口遮蔽了？我且闭门不管月黄昏，一任梅花落尽多多少。〔下〕〔旦〕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我心中之事，怎对飞红说的啊！且收拾绣帖归绣房去罢。

【二犯五更转】昏黄时节，收拾了绣花针线帖。〔倦倚介〕倚牙床坐对余香谢，猛抬身欲起、欲起身又怯。呀，月儿早上也，则见一钩钩杨柳枝头月，傍晚妆台，照人明灭。凝望眼，难打捱这春长夜。〔叹介〕月色挽边，人同此夕，叹花阴人远音尘绝。〔生潜上〕〔旦惊顾介〕翠竹轻摇，绣帘低揭，兀的有谁来也？〔生见低问介〕姐姐，你倚床长叹，将有思乎？将有约乎？〔旦作正视介〕兄何自来？此日晚矣，春寒逼人，兄觉之乎？〔生〕春寒固也。〔旦〕

【尾声】春寒悄悄空庭榭，怕对无情良夜月；一任他帘外花开，我自归去也。〔下〕〔生〕呀，姐姐径去了，怎生发付我也？我到此承舅姪相留，出入堂庑之间，与姐姐时或相遇。见其凝妆正色，不敢轻语相挑。今此倚床长叹，似有动情之意。却才以一言试之，又把他辞拒我，正视逡巡而去。〔叹介〕知他意儿可是怎生？这相思兀的不干害杀也啊！

枝头好鸟乱啼春，独坐花前自惨神。

我亦有愁无处诉，只应回首泪沾巾。

第五出 访丽

〔二净上〕四座诸宾请弗喧，听我两人念脚色。我祖号为戈十贝，我父号是马户册。农工商贾都不做，啊卵捧髀为第一。惯依豪门使声势，常走富家骗衣食，赌博场中尽经过，吹弹队里长相历。嫖经酒经颠倒熟，胜似诗书并周易。正人相视等冤仇，荡子见我如亲戚。踏著门庭家便破，犹如请位丧门客。东家卖尽千顷田，摆尾摇头过西宅。只我名为马小三，只我唤做戈小十。胁肩谄笑不须羞，世上而今都一律。小十哥，我和你昨日在张二爷家〔撞得烂醉，今帅大爷著人来唤，索去走一遭。兄弟，我和你脱空活计般般有，任富贵子弟脱不的我手，则恐妻子饿死在家中，单单博得自家这张口。〕〔下〕〔丑扮帅公子上〕

【一江风】小儿郎，富贵天生相，出壳从娇养。仗爷娘，心头爱惜，掌上奇擎，当做珍珠样。不须纸半张，不须字半行，生小儿脚踏在人头上。自少无分菽与

麦，富贵全凭父祖力，贪赌贪酒又贪花，花花太岁称第一。自家帅公子便是。父亲现为西川节镇，势焰薰天，生来所欲，无不如意。但只一件，俺自少性格风骚，最爱的标致女子，此间有角妓丁怜怜，名为殊色，日日接来陪酒伴宿，终是烟头粉面，未称吾愿。今要于成都十郡内，不论远近，寻个绝色女子，聘做浑家。昨已唤马小三、戈小十两个商议，怎生还未到？〔二净上见介〕入门未问荣枯事，观著容颜便得知。大爷，你唤我两个来，面上却象有些唧唧，怎么说？〔丑〕你两个真是钻心的虫儿，你道我心中为著那件，可猜一猜。〔二净〕我猜来，敢有人欺负大爷哩？

【前腔】论伊行，富贵王侯样，到处人钦让。真个谁敢欺负你啊。再参详，敢思量饭吃？你吃的是美酒羊羔。敢思量衣穿？你穿的是绣锦衣裳，但要的都停当。敢用度上有些不足？你金银堆满箱，绫罗积满床，甚忧愁得到你心上。〔丑〕都不是，都不是。

【前腔】想吾行，生小风流相。〔二净〕是了，想着那话了。〔丑〕些个事，关情况。〔二净〕去接了丁怜怜来便是。〔丑〕这也罢了，任飘扬，翠馆红楼，柳陌花街，到处曾游荡。只少个人儿娶他到我房，搂他上我床，做一个戏水的鸳鸯样。〔二净〕这不难，娶一位大娘便了。〔丑〕我正想娶大娘，那得有绝样标致的？〔二净〕赵员外、钱都督家俱有年长的女儿，随著娶一位何如？〔丑〕你且说容貌如何？〔二净〕

【前腔】那婆娘生的罗刹样，是件儿不停当。细端详，发似蓬松，体似虾蟆，一见人逃往。身儿丈二长，脚儿尺二长。这正是破粪箕，生笊帚，娶将来和你一对儿相厮像。〔丑〕狗才胡说！你闻有标致的女子快讲来。〔二净〕想世间佳人都要配才子，大爷你娶来，到老不和睦，不如只拣富贵家女儿娶一个罢。〔丑〕胡说，如今世上是公子便要充才子了。〔做意介〕难道我这样一位俊俏公子，倒弱似那吃黄菜的酸丁？你只拣绝样标致的说来我听，我娶他，不怕他不肯。〔二净〕大爷真要标致的么？有，有，有一个西施，一个文君，一个杨贵妃，一个崔莺莺。〔丑〕这都是死的。〔二净〕如今世上那有活的人？孟夫子、孔夫子，只好把几个死的说说罢了。〔丑〕休胡说，快讲来。〔二净〕我讲来，大爷不要火动。孙家有个赛玉，李家有个碧仙，周家有个湘芷，伍家有个如莲。这还不打紧，一个姓王名娇娘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姿，闭月羞花之貌。仙姬队里无双，神女群中第一。

【前腔】那娇娘生的菩萨样，是件儿都停当。再端详，体似凝酥，脸似芙蓉，一见神魂荡。头儿梳的光，衣儿薰的香。大爷，你若见了啊，不由你不摊倒在销金帐。〔丑倒介〕噢，我死哩！

【前腔】说娇娘，真是天仙样，一听魂灵丧。我如今怎便得到手啊？自商量，若还娶得他，拜罢高堂，同入流苏帐。那时节宰了一只羊，排了几只觞，把我那欢娱慢慢的和你媒人讲。如今急切不能一见，你可引了画工，把那些女子的真容，乘间偷画来看。还再打听有好的也画将来，待我查了的当，央人去求婚便了。〔二净〕领大爷台命。

〔丑〕闻说名姝色嫣然，〔二净〕神如秋水脸如莲。

〔丑〕他时果得成佳配，〔二净〕打办真诚答谢天。

第六出 题花

【凤凰阁】〔生上〕无情无绪，几个流莺声度。起来闲步小庭除，怕有玉人来去。玉人何处？刚剩得形单影孤。一番笑语未分明，道是无情又有情。我几次低头自惆怅，〔叹介〕小姐啊，你做了“熟梅天气半阴晴。”小生为娇娘，留此月余，时与相会中庭之上。看他似真似假，如迎如拒，去之则迹，即之复远。敢道是俺姐姐啊，

【金梧桐】青春儿刚二八，不解伤情绪。则那傍晚妆台，独倚看花处。红愁绿惨深，都向眉峰聚。说不伤情，直恁伤情苦。这芳心一点应难数。想他倚床夜绣，蹙眉凝睇，悄然长叹，是何衷情也？

【前腔】他停针欲起迟，泪看花无语。所事惺惺，系却人肠肚。我思量欲待休，怎得思量住。昨宵梦中见他，好不情长也！春梦无端，常向香闺去。则醒来啊，依旧半竿的红日纱窗暮。〔望介〕从花园左侧进去，与绣房相通。我拼的撞将去，搂住他，怕怎么？〔行介〕

【前腔】碧桃花径幽，青鸟音尘阻。若个仙姬，冷落朝朝暮。我待做渔郎去问津，硬撞入桃源路。〔止介〕不中，倘他决撒起来，可不误了好事也。又则怕涨满春溪，不许渔郎渡，向武陵溪畔空延伫。细思小姐，不异听琴卓女，我亦何愧当炉司马，但未知两下缘分如何也？

【梧桐树犯】空成烟月招，错配姻缘簿，月老天公，自古多差误。他做了痴心卓女情难诉，我做了薄福相如命合孤。如今怎得与小姐相见，把这衷肠诉他，他或也动念。叹阳台望断人何处，怎得似前宵花间相遇。〔下〕〔旦上〕细雨纷纷润绿苔，春风催却牡丹开，为怜花信匆匆去，斜倚栏杆泪满腮。〔叹介〕觑惜花轩外，牡丹又早开也。春色三分，能几时乎？我想花容易老，人同朝露，使我对之，可胜惆怅！〔生上〕

【不是路】蓦见娇姝，小立在栏边瘦影孤。偷相觑，云鬟低敛似当初，倩人扶，看花脉脉娇无语。〔旦低叹介〕〔生〕对景悠悠暗自吁。〔旦见生，惊介〕〔生揖介〕重相遇，似裴航梦入游仙路。不须惊遽，不须惊遽。请问姐姐在此看什么？〔旦不答，低头介〕〔生〕

【前腔】春小梅株，问花信枝头还在无。无言觑，千愁万恨在眉妩。〔旦转看花介〕〔生〕姐姐，你看槛中牡丹数本，欲开未开，似有惆怅之意。小生不揣，题诗二首在此。〔送旦，旦看，低叹不语介〕〔生〕他看了这诗啊，暗嗟吁，数行清泪花如诉，满纸春心血自枯。〔内叫小姐介〕〔旦袖诗欲行介〕〔生〕则见他忙收取，听何人隔院娇声度，待转身归去，转身归去。〔旦徐步下〕〔生〕呀，姐姐将我诗展视，倾鬟低面，欲言不言，徐步而去。小生今日这相会，又则枉然也。

【浣纱溪】将今日，思前度，直恁般奚幸煞吾。你当日啊，一分春色三分语；今日啊，万种春情一句无。心自数，想你的意思儿不真实，干薄幸，误杀相如。

【前腔】恶相思，无凭据，到今日转展成虚。你热处啊，似花香春树蜂声聚；你冷处啊，似云暝秋江雁影孤。情怎诉，空则是将人儿来撇下。我想来，倒不如早办取归去何如。我今衷肠无可告诉，则索题诗绿窗之上。〔题介〕

【尾声】谩题诗，添凄楚，愁肠千曲语难模。世间谁似我这一种凄凉也，想那潘令河阳可也定不如。

惜春长为爱花愁， 花自开时涕自流。
争奈春花不相顾， 花飞春去两悠悠。

第七出 和诗

〔贴上〕二八花容侍女身，随他无事度芳春。也知一种伤情思，秋波暗里去撩人。俺飞红颇饶姿色，兼通文翰，不幸落身侍女队中，出入老爷房闼之内。奶奶素性严妒，俺与老爷，名虽亲近，实未沾身。今年二八，与小姐同庚同月而生。伏侍老爷奶奶，略有余闲，便走向绣房，陪伴小姐，观其刺绣染翰。俺小姐才色两全，兼以情致幽婉，矜怯自持，一语一笑，亦不妄发。古来名姝淑媛，真乃少有其俦。但我暗地窥他，他自一见申家哥哥之后，于心忽忽若有所系。我每微言问之，小姐只是不答。〔叹介〕小姐小姐，你虽独种深情，我亦颇知佳趣。果然你要做崔莺，难道我做不得红娘啊不成？这也休题，俺看申家哥哥，果然性格聪明，仪容俊雅，休道小姐爱他，便我见了，也自留情。今日老爷不在家，奶奶又睡著，且到中堂瞧他去。〔行叹介〕看此春色如许，便铁石人怎不情动也。

【窳地锦裆】双双蛱蝶舞晴莎，春日春风艳绮罗。怪他虫鸟害情多。争奈人生空老何？呀，那小慧这丫头也来了。〔老旦扮小慧上〕俺小慧专跟在小姐身畔，今小姐去看奶奶，老爷又不在家，且向堂上耍子去。

【前腔】长陪绣阁剪春罗，无虑无忧快活多。春来莫放好时过。瞒却夫人闲踏歌。〔见贴介〕飞红姐，我们趁老爷不在，堂上耍子去。那壁厢湘娥姐也来了。〔丑扮湘娥上〕我看见飞红姐和小慧都走向堂上去了，我也同他们去耍子儿。

【前腔】三春好景最无过，花面丫鬟十八多，常来花下觅情哥；不见情哥奈若何？〔贴〕好哩，你要觅情哥觅那个？〔丑〕那得情哥来，只是望梅止渴。〔老〕那申家哥哥倒好，只怕不要你这癞虾蟆哩。〔丑〕休乱话，我们瞧他在也不在，不在时，去园内或斗草，或打秋千，或寻个乖小使，大家耍子去。〔贴背介〕与他们缠住耍子，有甚好处，不如哄他去罢。〔回云〕呀，奶奶叫哩。〔丑、老〕奶奶几曾叫？〔贴〕你们不听得自在，我去罢。〔下〕〔丑〕呀，飞红姐去了，我们在此也没兴头，唱个曲儿去罢。

【挂枝儿】小梅香离绣房，走到花园儿里，撞著一个爱风流识趣人儿；那人儿将衫儿袖儿扯住了相调戏。蓦地间则见老夫人走将来至，骂一声小贱人你在此做甚的？哎，哎，哎！兀的不荡了人魂灵也，干干儿吓个死。【前腔】〔老〕小梅香告夫人，休的要闲淘虚气，小贱人今日并不曾落了便宜。我在花园儿里，被那小奴才硬梆梆扯住在花阴底。若是汤著了身儿，打啊打也该得的；若是合著了口儿，骂啊骂也应得的。哎，天呵！只可惜白白的担这虚名也，干干的害个死。〔同笑下〕〔旦上〕

【风马儿】独对纱窗人寂寞，打叠起翠钿窝，向中庭闲步看花朵。东风悄悄，无语怨情多。【诉衷情】迷人春色透帘栊，长日雨丝中。又是一年花信，点点落残红。云淡淡，水溶溶，去匆匆。昨宵今夜，万怨千愁，都付东风。我昨遇申生翠栏之侧，题诗相赠，意欲答他几句；听得丫鬟声唤，蓦然惊散，思之一夜难眠。今早起来，对此伤心天气，可怎生消遣也。

【集贤宾】香销翠鼎闲绣阁，问春事如何？杏雨抛残花数朵，怅匆匆好景无多。流光渐过，恁情绪靓妆浓抹；眉暗锁，这腌臢病甚时轻可。我看丫鬟们，只有飞红颇知我意。奈他口儿欠稳，有甚心情，难与轻言。小慧这妮子，年纪幼小，不谙世事，他却朝夕在我身畔啊，

【前腔】影儿般不离了人两个。问道，俺姐姐，您俏样子这憔悴因何？俺则是欲语无言心暗度，近新来病染沉疴。知缘什么，羞答答怕人参破。情怎奈，长则是倚栏空坐。想申生昨日啊，

【前腔】一幅新诗索俺人唱和，一星星话向情多。俺这两眼相看心自可，几番儿佯整衣罗，羞生翠朵。还则怕俏相如，未必果心儿如我。待酹诺，教我怎生的酹诺。〔贴上〕可怜春色三分去，且自偷闲学少年。姐姐，你闷坐在此怎么？今日老爷出去了，奶奶又睡著，我和你中庭闲步消遣些儿。〔旦〕中庭外申家哥哥在么？〔贴〕申家哥哥也出去了。〔旦〕这等俺和你闲步来。〔行介〕

【啭林莺】潜身转入花台左。呀，甚声儿响，敢有人来也。〔贴〕不是人，是那鸟啊，弄风筝啄响庭柯。〔旦〕行过雕栏也，绿阶寂寂苔痕锁。飞红你觑著，敢那生已来了？隔纱窗怕有个人啊。〔贴瞧介〕他还未回哩。姐姐，你觑他书舍中好清幽潇洒也。似这等锦衾绣窝，更残红数点，落在案上啊，花零落香钿翠朵。〔旦〕四壁上题咏恁多也。细吟哦，四壁上新诗泄漏情多。〔贴〕窗上有诗一绝在此。〔旦读介〕日影萦阶睡正醒，篆烟如缕午风平。玉箫吹彻霓裳调，谁识鸾声与凤声。好诗也！

【簇袍莺】胸如锦，情似魔，剪春光绣绮罗。才华高占风流座，敢赛得相如过。云亭水榭，伤心事多。花辰月夕，伤情意多，笔尖写出愁千个。〔合〕傻哥哥，沈容潘鬓，取次暗消磨。〔贴〕这生卖弄才学，姐姐也和他一首儿。

【摊破簇御林】酬诗句，两意和，也当做好处相逢语话多。〔旦〕想他对锁窗

顾影伶仃。花月下，泪渍层罗。〔背介〕相思病染都因我，我被他害得愁天大。两如何，春衫湿尽，一样泪痕多。〔和诗介〕春愁压梦苦难醒，日迴风高漏正平。魂断不堪初起处，落花枝上晓莺声。〔贴〕和得好诗。姐姐，你和申家哥哥正是一对儿。

【簇御林】题红怨，血泪多，把衷肠诉与他，新诗字字同声和。恰一样愁无那，两情合。那生归来见了啊，也则道今宵织女，空自渡银河。〔旦〕飞红，你说甚话！

【琥珀猫儿坠】听伊言语，直恁谎倖。俺则是篆冷烟销日影殒，贪看诗句谩酬和。休波，说什么织女银河，两下情多。〔鸟啼介〕〔贴〕日色晌午，奶奶昼睡可醒哩，我们回去罢。

【尾声】听枝头花弄莺声过，敢则怕堂上夫人睡醒么。〔合〕我和你且归去深闺将他诗细哦。

〔贴〕风帘摇竹动春阴，〔旦〕闲向书窗和短吟。

〔贴〕莫道香闺绝流赏，〔旦〕幽兰原自有知音。

第八出 番衅

〔净扮番王上〕黥皮毡眼赤支沙，威镇逻娑黑水涯。一夜鸣笳没城角，撑犁西畔属番家。咱家西番国主是也。咱国昆仑岭下，与宋朝陇蜀地界相连。叵耐宋朝北臣契丹，西和西夏，蔑视咱国，不来进奉。咱今点起大小部落，抢入川蜀，占住成都，不怕他不来请和于咱。大小部落，就此起程。咱看咱国兵马可也不弱也啊。

【北端正好】小番儿骑著这马儿生，大番们骑著这马儿长。天生来一个个好胜争强。似这等拳毛凸鼻身躯壮，却便是铁打天蓬样。

【滚绣球】风刮的旗影红，尘迷的日色黄，赤刺刺遍长空平沙一望，咱这里密匝匝拥弓刀万骑成行。则待要踢翻了唐社稷，踏碎了宋边疆。那时节，敲金镫将凯歌齐唱，猛可的赫刺刺威镇番邦。葡萄酒醉胭脂血，貂帽花添锦绣妆。这气概非常。土鲁们，这是什么地方了？〔众〕川西地方了。〔净〕快抢掠一番。

【倘秀才】这马啊，不弱似腾天的热蟒。咱这人啊，好强似藏山的毒狼。不争咱一拳儿骨都打得昆仑蹋，敢一气儿啊，啊得千层黑海扬。说什么天心帮孽子，旺气属番邦，都则是马壮人强。你看宋国人马，望风逃窜的好疾也。

【叨叨令】大土鲁、小土鲁，哈哈闹闹，闹闹哈哈，猛可也撼得天关壮。乌花马、白花马，泼泼邓邓，邓邓泼泼，猛可也踹得昏尘荡。牛皮鼓、鼉皮鼓，扑扑通通，通通扑扑，猛可也擂得轰雷放。莲叶箭、菇叶箭，挤挤擦擦，擦擦挤挤，猛可也射得飘风扬。兀的不是唬杀人也么哥，兀的不是唬杀人也么哥。把

那些铁甲军、赤甲军，乱乱纷纷，纷纷乱乱，猛可也走得魂灵丧。

【尾声】咱这小西番，莽军声敢出在大西番上。觑著那汉军兵，一个个战笃速手脚慌张。咱休道抢了成都啊，便白占了小小的中原，可也易如掌。

树国昆仑下， 休言兵骑寡。

汉室无良将， 公然去牧马。

第九出 分烬

【挂真儿】〔旦上〕晓起香闺静悄悄，纱窗畔花色谁娇？慵理新妆，腰肢瘦减，宽掩湘裙多少。【浣溪沙】梦上秦楼烟树迷，醒来蹙损远山眉，一腔幽怨诉谁知。夜遇春寒愁欲起，晓窗暝色映花枝，罗衾滴尽泪胭脂。今日春寒恁陡，风物萧条，早起对镜，好无聊人也。

【香遍满】残檠空照，斗帐寒生眠不牢。听好鸟呼春枝头叫，惜花忙起早。可怜珠泪抛，都将玉粉消，这怨恨何时了。我把灯烬描著眉儿。〔描介〕

【懒针线】眼前人比楚天遥，愁入双眉懒自描。可怜枉度可怜宵。透珠帘绣户轻寒悄，独自把妆台斜靠。我想起他诗，暗里好伤情也。他长笺破尽吟芳草，我甚情儿腻粉轻匀点翠桃。愁多少，朝来朝去，铲不去暗种情苗。〔生上〕昨日小生偶出，姐姐到我房内，依韵和诗一首。休道字字幽香，言言清韵，直在苏蕙花蕊夫人之上。则他万种芳情，已见于此。申生申生，你相思可盼得著也。今以谢诗为名，直到他绣房去，看他怎么。姐姐啊，

【懒画眉】你一首新诗将泪雨飘，可敢也漏泄春光在柳条。俺将一分情当九分瞧。知他年小伤情早。〔见旦介〕姐姐，恰起理妆哩？早则是鸾镜蛾眉对寂寥。

【刘泼帽】你无言独傍妆台晓，学春山淡写眉梢。〔揖介〕谢姐姐新辞和出风流调。〔旦羞，答拜介〕〔生〕看他绝样娇娆，这花容更比前宵好。

【浣纱溪】〔旦〕哥哥你运彩毫，多才调，一字字见出风标。妹子啊，则是枝头小语啼春鸟，幼女花前学弄箫。〔生〕姐姐好诗，谅小生怎到得。休道别的啊，则你那一万种芳情，尽在此中了。〔旦羞介〕莫相嘲，说甚的女家和新诗，把春情泄漏柔条。〔生见灯烬介〕敢问这是灯煤耶，烛花也？〔旦〕灯花耳。妾用意积之，近方得之。〔生〕好灯花也，小生到不如他啊。

【红纳袄】他曾傍妆台画出螺黛巧，他曾入鸳帏照见双凤小，他也会陪笑靥特地把繁花爆，他也会照朱颜闲将绣枕描。你亲手儿常自调，用意儿收的好。是佳人积久方成也，可不道蜡炬成灰泪未消。小生敢丐一半去书家信，不知许否？〔旦首肯介〕这灯花啊，

【前腔】正宜伴端溪蘸将玉兔毫，正宜傅鸾笺写出丹凤稿，正宜赋求凰配上那瑶琴操，正宜谱新词吹入在碧玉箫。〔生〕既蒙见许，乞分以遗我。〔旦〕既许君矣，宁惜此。〔分介〕我素手儿亲自剖，休教油煤儿污绣袄。〔牵生衣拭介〕缘兄得此，可作无事人耶？将郎衣拭处轻轻也，可正是翠袖分灯点绿绡。〔生笑介〕敢不留以为贄。〔旦怒介〕

【秋夜月】我与你兄妹交，有甚乔做作。你出的话儿直恁将人相奚落，看人一似闲花草。〔走介〕我向爹娘行去诉告，休教你没人处恁般来戏谑。〔生牵衣介〕

【东瓯令】望妹妹休焦躁，且担饶，将不犯触庞儿早变了。〔跪介〕我则向阶前跪倒，跪倒忙陪笑。是不合胡言道，做的个文王下马拜荆条。好姐姐饶我罢。〔旦〕不啊，怎么？〔生〕我则直跪到明朝。〔旦扶生，生搂，旦退立介〕

【前腔】哥哥伊请起，谩收么，今后休将人觑的乔。〔生起唱〕看他玉容半颦芙蓉貌，越恁多波俏。谢伊家担饶了这一遭，我可感刻在心苗。〔背介〕今日小姐有几分恼著了，便有心也难对他说。在此许久，怕人瞧见，不如且出去罢。〔回云〕小生唐突姐姐，多有得罪，则索告退。正是：欲向花前数离恨，转添春恨苦难醒。〔下〕〔旦〕申生，申生，你的衷肠我已尽知，我的衷肠你可果知道么？

【尾声】郎意坚，奴心晓，巫山相隔路非遥。他被我抢白了几句，则愁你今夜里，敢则把枕上相思珠泪抛。

几许兰烬积久成， 殷勤一半付多情。
花前不敢分明道， 恐漏春光出绣楹。

第十出 拥炉

【绕地游】〔生上〕桃花落后，是我归时候。到今朝，为谁拖逗？旧愁正陡，新愁还又，甚时节，博得个佳人意投？误却春光底事忙，相思一夜九回肠。沉吟认取佳人意，为雨为云未可量。小生辞家月余，为慕小姐，致妨归约。昨蒙他分烬相与，似有顾盼之情。及至话到中间，又复变色拒我。似此半吞半吐，甚时得了？今后遇他，定须与他讨一决绝。正是：欲识琴中意，全凭指上弹。〔下〕〔旦同老旦小慧上〕

【前腔】晚春时候，绣阁轻寒透。瘦花枝，伴人清昼。伤春病陡，人更比花枝消瘦。冷眉峰，分不出今春去秋。〔菩萨蛮〕小庭花落无人扫，疏香满地东风老。〔老〕燕语自双双，锦屏春昼长。〔旦〕愁匀红粉泪，眉染春山翠。独坐对花枝，忆郎郎不知。小慧，今日春寒，比昨宵更甚，深闺独坐，好难消遣人也。〔老〕姐姐，春风寒峭，不如到暖阁中拥火去。〔同行介〕〔旦坐叹介〕〔老〕姐姐，你日常寝食悠悠，有嗔无笑，不知为著何事？〔旦〕小慧，你知道么，

【金络索】深闺不解愁，因甚愁偏陡。不为伤春，却似伤春瘦。朝朝夜夜期，思悠悠，化做春波不断流。便做道春波有断情难断，一刻还添万斛愁。〔叹介〕相逢处，欲将诉与又夷犹。硬心情，打叠忧愁；愁未去，来还又。〔老〕小慧伏侍小姐，一日三餐，不知愁是怎的。如何小姐整日说个愁字？〔旦〕小丫头，你晓什么，你且去瞧瞧奶奶，若寻我，来说我知道。〔老〕小慧晓得。自来不识愁何物，闲向街头看卖花。〔下〕〔旦〕象小慧这等年小妮子，无忧无虑，到也快活。我怎学得他？我想世间女子，似我这样愁的啊，可也尽多。

【前腔】婚姻儿怎自由，好事常差谬。多少佳人，错配了鸳鸯偶。夫妻命里排，强难求，有几个美满恩情永到头，有几个鸾凰搭上鸾凰配，有几个紫燕黄鹂误唤俦？相邂逅，人生福慧总双修。问天公，一霎风流，怕无分也难消受。婚姻事本由天，女子一身，岂容自失？我当初听人说起姻亲，全然不放在怀。自从瞥见申生之后，不知何故，心上要丢再也丢他不下。

【前腔】往常时见人兀自羞，见了他啊，蓦地心拖逗。白日黄昏，梦魂儿不离了人前后。知他意怎生，两情投。想则是老天公注定了今生鸾凤俦。还则怕春风未老桃花面，等不的双镜台前人白头。伤情处，拥炉无语自悠悠。〔叹介〕我看申生，料不是寡情薄幸的人，果得和他半晌绸缪，我也拼著三生守。〔生手执花枝上〕美人独坐颦蛾眉，未识心中却为谁。小生折得梨花一枝，欲将到胆瓶去。那壁拥炉而坐的，正是小姐。待我撞将过去，看他怎么。〔见旦〕〔旦坐不起〕〔生掷花〕〔旦惊视，徐起拾花介，云〕兄为甚弃掷此花？〔生〕花泪盈晕，知其意何在？故弃之。

【喜梧桐】将好花，折在手，未识花心可也得似人心否？撇下花枝，和你两休休。你果若无情啊，免为你添傴僂。从今后再不、再不向花间走。〔旦〕东皇故自有主，夜屏一枝，以供玩好足矣，兄何索之深也。

【前腔】花泪盈，花枝瘦。知他也为关情，害得这伶仃瘦。人面花容，一样两悠悠。还怕道人心不似花容久，风吹的零落、零落在黄昏后。〔生〕幸蒙见诺，无得翻悔。〔旦笑云〕诺什么？〔生〕姐姐自想。〔旦〕春风甚劲，兄可坐此共火。〔生坐介〕〔旦〕兄衣厚否？恐寒威相进啊。

【金梧桐】春寒翡翠衣，独坐销清昼。怕你客中人，容易伤春瘦。〔生〕我客衣常苦单，您相念情何厚。则我这寸断柔肠，你可还也相怜否？〔旦笑介〕何事断肠？妾当为兄谋之。你断肠为甚，索与从头剖。〔生〕姐姐无戏言。我自遇姐姐后，魂飞魄扬，不能著体。夜更苦长，终夕不寐，求一诉衷情而不可得。我每细察姐姐，言语态度，亦似非无情者。及言深情味，则变色以拒我。岂真不谙世事而故为此？谅孱弱之质，不足当雅意，深藏自秘，将有售也。今日一言之后，小生只索西骑了。〔泪介〕

【簇袍莺】我为你担愁病，宽翠裘，眄佳期掩泪眸。冰弦赋尽求凰奏，你狠文君还知否？妆台千里，琴心怎投。玉容咫尺，诗谜怎酬。料凡夫做不得那神

仙偶。诉情由，今生薄福，早自办归舟。〔旦长叹介〕君固疑妾，妾敢无言？妾知兄心已久，但恐不能终始，其如后患何？妾亦比月来，诸事不复措意，寢梦不安，饮食俱废，君那知道啊。〔生〕姐姐既有此情，何复固尔拒我？〔旦〕岂不知男女婚姻，当图久长。兄既有情，当归告尊亲，遣媒说合，安得聊为目前苟且之计？〔生〕相思病染，朝不谋夕，往返求婚，动须累月，此时当索我枯鱼之肆了。况或议亲不允，则当赧然远遁，后更何以为计？〔旦〕只要两下心坚，事终有济。若事不济，妾当以死相谢。〔生〕小姐此言，小生当谨铭之肺腑。〔旦〕妾心所虑，还则有一件。〔生〕姐姐所虑何事？〔旦〕

【前腔】我和你，两意投，欲言时还自羞。痴心女子从来有，您俏相如敢知否？怕则怕茂陵秋草，抛人白头，汉宫红叶，飘残御沟，等闲容易将人逗。甚情由，落花飞絮，干自问东流。〔生起揖天介〕姐姐不必过虑，小生若有负心，皇天共鉴。〔生、旦合唱〕

【猫儿坠桐花】拥炉相对，诉尽两心愁。一个懒整新妆上翠楼，一个青衫湿尽楚江头；一个门掩梨花倦对酒，一个塞添锦袖慵挑绣。

【前腔】两人心事，一样害春愁。夜夜朝朝无尽头，生生死死几时休。今日啊，妾意郎心两泄漏，愿天公有意、有意把姻缘就。〔老上〕奶奶寻小姐哩。〔旦〕奶奶寻我，我见奶奶去。〔同下〕〔生〕今日与小姐细诉衷肠，蒙小姐许我婚姻之约，这段相思，可不枉然了。我还待同小姐密订佳期，被小慧蓦地来唤去。正是世间万事，怎便得如意也。

【尾声】一天好事准拟今宵就，又则被不做美东君断送愁。今夜啊，空教我魂断西风燕子楼。

炉头细语订心期，胜似云英一唤时。

此后相思应有准，定知足底系红丝。

第十一出 防番

【番卜算】〔外引众上〕鷁隼驻专城，万里声威盛。成都大将有花卿，草木知名姓。嵯峨蜀阙倚云霄，世掌貔貅志气豪。仗剑杀人如刈草，儿童望影亦魂销。自家帅节镇，世镇成都。剑川四路，悉归统辖。真所谓“花根木艳公卿子，虎体鸳班将相孙”是也。近闻西番国酋，将欲窃伺边疆。已遣哨子探听去了，这早晚还未见回。

〔贴扮哨子上〕

【不是路】万骑番兵，疾卷江涛势似倾。〔外〕他要抢犯何处？〔贴〕边笳兢，他待要长驱直捣锦江城。〔外〕边上将士作何堵截？〔贴〕望前旌，纷纷士女争逃命，鹤唳风声尽可惊。〔外〕如今约到那里了？〔贴〕烽烟近，此时已入川西境。老爷啊，须疾忙策应，疾忙策应。

【前腔】〔外〕突入番兵，四壁边墙半已倾。边城上无一人抵敌，朝廷养兵何用？那膺风盛，文官武将尽逃生。〔众〕老爷须作速救应。〔外〕可令成都远近，一应官民人等，三丁抽一，上城守御。现在营兵，悉起从征便了。起军丁，岩城处处须防汛，铁骑星飞去远征。〔众〕老爷兵到何方接应？〔外〕须前进，休教蹢入成都境。忙传军令，忙传军令。〔众传令介〕老爷将令：目下番兵犯界，一应官民人等，三丁抽一，上城防守。有抗违不从令者，斩首号令施行。〔内应介〕〔外〕大小三军，即今日拔营前去。

【急扳令】响堂堂，金鼓乱鸣，闪摇摇，旌旗蔽明。早提戈御虏，早提戈御虏。自古道，水来土掩，贼至兵迎。万里长驱，净扫膺腥。〔合〕方显得大将军八面威灵，麟阁上早标名。

【前腔】敲金鼓，声如震霆，列刀枪，光同耀星。快催兵向西，快催兵向西。真个是人随令转，马听锣声，直指前驱，势不留行。〔合〕方显得大将军八面威灵，麟阁上早标名。

〔外〕整点生兵不可当，〔众〕金戈铁骑俨成行。

〔外〕边疆截断分中外，〔众〕莫把成都作战场。

第十二出 期阻

〔生上〕门掩春风粉画垣，佳人似住五云端。昔年刘阮天台路，面阻重山翠隐峦。小生与小姐自那日拥炉细语之后，至今无缘再得相会，这相思又索害也。我想当日啊，

【步步娇】悄悄梨花空庭院，蓦遇多娇面。则见他幽香减翠钿。瘦敛愁眉，秋波暗转，同倚碧栏边。和我双双诉出心头怨。

【忒忒令】受不尽千愁万怨，刚博得意回心转。幽期密订，见他欲语情还颯。又谁知惊拆散，两无言。蓦地间雕栏畔，那玉人儿不见。

【嘉庆子】想玉人儿不见，天样远，更斗帐凉生夜怎眠。一寸柔肠万转，空目断武陵源，觅音信早茫然。我今且到那厢候著，

【尹令】待重来寻方觅便，又早到夜香深院。隔纱窗怕人瞧见，潜踪蹑迹，〔潜行介〕待叩花房未敢前。〔旦上〕忆昔相逢画栏处，蓦然惊散情难诉。一夜老乌啼到明，独宿空房泪如雨。我自与申生拥炉细语，回来展转自想，整夜无眠。今天色又早明也，且起向窗前对镜理著妆儿。呀，窗外影儿摇动，是花是人？〔觑介〕〔生〕窗内响动，未知是谁，待我吟诗试他。〔吟介〕为报邻鸡莫惊觉，好留残梦到江南。〔旦〕此乃东坡思归之句。〔隔窗问介〕兄有归家之思乎？〔生窥窗介〕姐姐起的恁早。

【品令】冷清清绿窗春晓，镜台前，惜花人起，斜倚鬓云偏。〔旦〕兄为甚思归之切？〔生〕中肠断尽，在此无益，只得归去啊！听声声杜宇，特地把归人劝。佳期

未偶，枉自空留恋。道的个不如归去，空结来生未了缘。〔旦〕兄果无意于妾，前日之言，却是为何？〔生笑介〕我岂无意？但姐姐空言见调，在此也则枉然，所以欲图归计。若姐姐果有真情，小生便住此一百年也使得。〔旦〕今日间人众，无可容计。兄室外有小窗，可抵妾室。到晚兄逾窗度茶蘼架，至熙春堂下，此地人稀花密，当与兄相会。正是：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〔下〕〔生喜介〕小生早则喜也，且回书房中等去。

【豆叶黄】喜佳人亲许，共结良缘。〔拜介〕谢天公著意周全，谢天公著意周全。春风娇面，香温玉软，月下花前，偿尽了即世里相思情债，偿尽了即世里相思情债。这敢是梦哩，怕还道白日相逢，天台梦边。我受了无限相思，才得小姐见怜。今日这天，怎生如此难得晚哩。

【园林好】呀，恁迢迢长日似年，眊不落红轮半天，枉自把闲庭踏遍。兀的不焦杀也病文园，焦杀也病文园！我再看天啊，还未晚哩。天，我央及你，我与你唱喏，怎生不动？我与你下跪，又不动。我与你下拜，也不动。呸，泼毛团，鳔胶粘住你哩。红红泼泼更肿胀，夕向西沉早在东。为甚今朝偏恋著，生根结蒂在当中。说什么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”我如今唱喏，你也不动；跪你，你也不动；拜你，你也不动。敢待骂哩，

【江儿水】骂你个妒色毛团面，鳔胶儿粘在天。要你下去呵，可便似颠风倒走黄河岸，瘦马逆行连云栈，死囚押赴森罗殿。你直恁般儿留恋，懊恨苍天，怎不肯与人行些方便？呀，便道人怕硬的，天也怕硬的。方才未闹他，天还是未时；如今闹了啊，日头儿早落也。

【三月海棠】我这里凝望眼，将东栏西角都凭遍。甫能得红轮敛彩，呀，兀的不是云上也，又早见泼墨生烟。堪怨，雨脚云头蓦地转，把重帏障住嫦娥面。兀的不是雨来哩，痛煞风波，倏起平川，将渔郎阻隔桃花岸。看这雨啊，珠连玉散飘千伙，漉瓮翻盆下一宵。急的是翠岩前一派寒泉喷，猛的是绣旗下数面征鼙操。一阵阵打梨花叶落，一声声滴愁人心碎。偏生昨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恰好今宵下的恁疾也。正是“时来风送滕王阁，运去雷轰荐福碑”。申纯，你命儿直恁蹇哩。

【江儿水】可便似银河水，翻来下九天。中庭漂麦春潮溅，古庙轰碑苍龙战，北溟奋翮鲸鱼变。忽地风涛大显，咫尺婵娟，似阻隔春鸿秋燕。今夜要睡啊，甚睡儿得到我眼里也。

【玉肚交】昏昏庭院，洒花枝声声惨然。冷清清独对残檠，闷腾腾展转无眠。潺潺小窗滴漏穿，潇潇变做心窝怨。恨悠悠灯前影前，泪班班腮边枕边。〔叹介〕老天这等不做美，休道是小生，便俺那姐姐啊，

【川拨棹】残妆面，泪班班凝望眼，也知他怨著苍天也，知他怨著苍天。洞房虚，香销锦钿，一般般情怅然，一般般愁怎言。

【前腔】拨尽残灯午夜天，控双钩绣帐悬。要做一好梦无缘，要做一好梦无缘。到不如从前自眠，一般般情怅然，一般般愁怎言。

【尾声】从来好事多磨舛，也再不似我今番悲怨。便做似铁石人啊，怎捱的这夜雨更长不曙天。

自来好事定多磨， 争似今宵磨更多。
可恨无情通夜雨， 花阴涨满作银河。

第十三出 遣召

【海棠春】〔外、老旦上〕〔外〕他乡游子离昏旦，空著我倚门长盼。〔老旦〕花落已多时，人去归何晚。〔外〕孩儿到舅家已经两月，未见归来，使我好生悬望。〔老〕员外可寄书去叫他回来。〔外〕待孩儿来商议寄书去。〔小生忙上〕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无常祸福。今日报马连到五次，说番兵犯境，已入川西地面，将次到成都来了。帅府传下号令，点兵抵敌。一面催取远近官民人等，俱要上城防守，如何是好？

【锁南枝】兵戈起，顷刻间，羌笛数声吹满山。烽火接郊原，四下人星散。点民丁相守捍，要正身怎迭办？〔外〕如此怎好？你兄弟还熟谙弓马，得他上城防守为便。如今可急寄书去叫他。

【前腔】他弓马曾习惯，经今去未还。急急把音书寄，教他疾早归来，莫待更迟晏。〔合〕还只怕干戈阻，进退难，他要归来呵，途路间急难趲。

〔外〕羽檄征书昼夜催， 〔老〕兵戈忽地起西陲。
〔小生〕还愁道路多难阻， 〔合〕未必归时得早归。

第十四出 私怅

〔生醉上〕醉中谩自语惺惺，一夜相思白发生。斫取秋光书不尽，且从花下学刘伶。昨夜一天好事，忽地为暴雨所阻。小生晨起，遇小姐于中堂之上，许以乘间当别图之。咳，未知别图在几时也，我心上好生怀闷。今日陪舅氏到邻家饮酒，吃个烂醉，且往书房中睡去。〔下〕〔旦上〕

【七娘子】残英落尽胭脂冷，阻幽闺长门昼扃。前约无凭，后期难订，叹红颜何事多薄命。无情滴滴通宵雨，隔人远在花深处。斜倚熏笼坐到明，肠回千折和谁诉。我前夕约申生相会熙春堂畔，不料暴雨顿作。〔叹介〕思量老天好不做美也。

【刷子带芙蓉】云雨隔双星，都来世间，好事难成。眼底姻缘，似银筝线断无凭。凄清，黄昏后数枝花影。人憔悴，一般孤另。重帏寂静对银灯，低回无语泪纵横。〔老上〕忙向幽闺添绣线，闲来花下看秋千。小姐，老爷醉酒回来，奶奶分付

家中人等，俱要早早收拾哩。〔旦〕晓得了，你瞧奶奶收拾去。〔老诺下〕〔旦〕家中人已收拾了，我且潜出绣房看申生去。〔行介〕

【普天带芙蓉】我趁著这碧桃花将身映，早转过了芳红径。呀，他门儿掩著啊，则见他静砵砵门掩梨花，〔弹窗介〕我可轻轻的弹响窗棂，他敢也低低应。为甚人儿不见些儿影？知他害相思一枕春醒，待想像高唐梦成。他直恁睡著了。自徘徊向窗前低唤了两三声。申生、申生！

【朱奴插芙蓉】我这里低唤了数声，他那里全然不应，空教我印透苍苔罗袜冷。他怎恁般好睡也？看将来，多干是书生薄幸。思还省，无言闷增。这姻缘敢则似落花流水两无情。〔内风响，旦听介〕

【玉芙蓉】猛听的风敲翠竹声，我则道梦里人初醒。枉徘徊怅望，欲去还停。只这一层纸隔红窗静，似阻断巫山十二屏。他敢无情对我，故此推托睡著了？自恨咱痴迷性，错看了那生。把从前一分情，认做九分情。申生，你直恁情薄啊！

【山桃犯】他梦绕巫山顶，我枉向花前等。书生自古多薄行，三分说话全无准。把人儿忒煞相奚幸，更说甚惨磕磕花下深盟。

【摧拍】他做不的会蓝桥水淹的尾生，我做了赴元宵留鞋的月英。想痴心女儿，想痴心女儿，错认文君，许奔长卿。薄幸无端，辜负初盟，挣脱了锦片前程。我当初怎便把真情诉他？猛提起，自心疼。在此怎的？且回去罢。〔行介〕

【一撮棹】行花径，不由人不正的自心惊。回去好无聊也。纱窗畔，独立影伶仃。想当日，空与语惺惺。他情薄何处问真诚。今后这衷肠，则索丢开了。思相撇，心中又难定。今夜里梦魂儿啊，空则飞向楚瑶亭。

【尾声】瑶亭人杳东风静，枉教我几度无言空涕零。待回去啊，〔回望介〕还则是目断斜阳花下影。

风摇竹影扫青苔， 独自低迷步几回。

惆怅楚王情已杳， 空劳神女下阳台。

第十五出 盟别

〔生上〕杨花落尽子规啼，游子他乡泪满衣。相思处处牵人臆，几度思归未可归。我为小姐淹留在此，前日小姐悄出相会，自恨醉酒沉卧，致乖良晤。小姐疑我有意欺他，数次要以誓约，至于剪发书盟，才得小姐意转。今日忽接家书，为番兵入犯，催进回去，只得告辞舅姪，星夜起程。但我心上怎放得小姐去也！〔末、外旦上〕闻说干戈起陇头，急催人去意难留。匆匆唱罢思归引，回首他乡是并州。贤甥，闻的番兵信急，家中催你回去，那声息可是如何？〔生〕番兵将逼成都，家下甚是惊惶。

【黄莺儿】烽火接天红，遍郊原，扫地空，千山草木都惊动。家山几重，家书数封，子规唤起离乡梦。思忡忡，神魂万里，飞向锦城东。〔末〕贤甥在此，诸事多借料理。今家书催逼，只得暂放你回去，一路上切须保重。

【前腔】胡马势纵横，阻兵戈，道路穷，归途千里多惊恐。行人偶逢，把音书早通，莫教人望断风波重。〔外旦〕三哥是必再来！〔合〕去匆匆，烽烟息后，重到这锦堂中。〔生〕小甥自当便来。〔末、外旦〕如此可且暂别。一川水酿离人泪，九曲肠回游子情。〔下〕〔旦上，见介〕今日忽闻东归之信，使妾心惘然，何以为情！

【山坡里羊】听檐外鹊声飞送，惊起绣帟幽梦。忆当日，锦堂前共奏求凰咏。两意中，灵犀一点通。又谁知今宵影里，〔掩泪介〕影里成欢宠。枉教我，泪滴寒塘万点红。朦胧，昨相逢也是空。匆匆，恁思量也是空。〔生〕小生自那日初到，便蒙小姐见爱啊。

【前腔】感谢佳人情重，一见把春山双纵，和我绣窗私语盟香永。恨转蓬，花飞水自东，风流回首惊残梦。隔断深闺路几重。匆匆，别离顷刻中。朦胧，今宵那处逢？〔旦〕拥炉之约，彼此铭之肺肝。今虽未获同欢，岂得不与同怨也！

【皂罗袍】说起离愁千种，恨天公阻隔，万里巫峰。听枝头杜宇夜啼红，倩不得蜀山鹦鹉飞传梦。惜花轩外，凭栏意慵。绣花窗下，相思泪浓。离情此际应相共。〔生〕两月以来，虽未获身侍妆台，然梦魂耿耿，无刻离于左右。今匆匆别去，未知相见何夕，好是伤情也。

【前腔】蓦地角声吹弄，把离情唤起，鱼水难同。想当日啊，殷勤剪发表深衷，生生的愿得谐鸾凤。桃源香径，何时再通？瑶台月下，何年再逢？泪痕湿透青衫重。〔旦〕别后离情，妾亦同之。妾有诗一首，赠兄为别：绿叶阴浓花正稀，声声杜宇劝春归。相如千里悠悠去，不道文君泪湿衣。〔生〕感谢厚意，小生谨和诗一首：密叶重帟舞蝶稀，相如只恐燕先归。文君为我坚心守，且莫轻抛金缕衣。小生还有一言，敢道么？〔旦〕有话何妨。〔生〕小生与姐姐正及婚时，喜的两下未曾聘定，切谓老天不为无意。适闻绿叶阴浓之句，使人未免生疑也。

【解三醒】我和伊，虽然是妹兄情永，却更比夫妻般恩重。为干戈打散鸳鸯梦，怕重来时节啊，花飘谢，叶阴浓。我做了庾兰成愁来空赋香奁咏，你做了楚巫娥梦赴高唐若个峰。心堪痛，可一似青青杨柳，别嫁东风。〔旦叹介〕妾此心君还不知道啊！

【前腔】休道是折柔条春光飘送，我甘守着翠屏双凤。想着拥炉对话私相共，也当做了片刻里，并乘龙。待来时啊，还你个依旧春风花笑拥，则愿你长向高唐来梦中。思还痛，休教人倚楼望断，万里归鸿。〔生〕深谢姐姐怜念。但小生此去，来期尚未可准，两地相思，若不病死，定应害死了。〔旦〕古云：“有情那怕隔年期。”只要办取坚心，好事岂在匆忙。

【掉角望乡】说归期，心劳意忡。订来期，恩浓情重。愿两下相全始终，休认做蜂狂蝶哄。〔合〕梦相从，情相共，两和同，今生即世谐欢宠。鸳帏里，绣帐中，愿心儿早把连枝种。〔生〕小生顷已辞过舅姪，即此相别了。

【尾声】别意懒，归愁重，何时花下更相逢？今夜啊，则是梦断萧萧古驿中。〔下〕〔旦〕申生去了。我和他两情空切，后会难期。人前啼笑，俱有不敢。暗地思量，益增惋叹。今日乃稔知这相思别离滋味也。

匆匆南浦别离时， 雨过樱桃血满枝。
泪眼逢人频自掩， 几番偷写断肠诗。

第十六出 城守

【六么令】〔杂扮守城军上〕禁城围绕，密密扎扎排列枪刀。女墙边，几点阵旗飘。轮班去，走周遭，遍城头巡视无昏晓，遍城头巡视无昏晓。俺们是把守成都的军丁，因为番兵入犯，奉帅府军令，着俺等排家编户，上城把守，只得昼夜在此巡警着。〔生众扮队长上〕

【前腔】槐枪星扫，泼泼腾腾杀气兵妖。怯书生，权著短征袍。军和士，要和调，把城头休折倒中军号，把城头休折倒中军号。俺们是成都府生员监生人等，为因番兵入犯，百姓丁男，排家编户，上城防守。俺们派为什队长，昼夜在城上提帅丁壮人等。各位诸兄，俱要小心著意！〔生〕小生自眉州新到，守城事宜，未曾谙习，全望诸兄提带。〔众〕我们做秀才的，只好著宽衣，扯大袖，讲些太平话儿，怎教我们在此守城？〔生〕如今各边上监军置使等官，都要秀才做哩。〔众〕做是做了，只把些地方兵马不着。〔生〕你道秀才不惯，那些拿长枪舞大剑的又谁惯哩？〔众〕说的有理，今日既派定在此，只得大家勉强支持。〔下〕〔净番众上〕

【前腔】顺风扬噪，遍抢郊墟，万姓奔号。咱这里，筛锣擂鼓战声骄。马到处，影萧条，觑华人哭倒咱胡人笑。觑华人哭倒咱胡人笑。咱兵一路抢杀，直到成都界上了。中国军将，无人敢当。咱们抢得妇女金银满载，且搬回本国去罢。〔下〕〔外众上〕

【前腔】胡雏长啸，扑刺刺势似风涛，漫山漫野喊声高。沙场上，两兵交，死生胜败应难保，死生胜败应难保。尘头起处，有番兵来了。我们无可躲避，只得拼死一战。〔番兵上战〕〔外众败下〕〔番唱前介下〕〔外众上〕走也，走也！〔回望介〕呀，前面番兵大吹大擂去了，俺们不免赶送一程，打得胜鼓回去罢。

【前腔】尘迷日小，遥望番军，唱凯声骄。咱这里，潜兵相送过河桥。等他去，尽归巢，响冬冬大敲胜鼓军前报。响冬冬大敲胜鼓军前报。

虏骑纵横势甚凶，边城似箝卷秋风。
果然送却番人去，也算将军第一功。

第十七出 求医

【金蕉叶】〔生病上〕千思万思，镇昏朝，因他泪滋。伶仃瘦，腰肢柳枝，衡一般儿愁人样子。【踏沙行】密约沉沉，离情杳杳，屏山半掩馀香袅。倚楼无语欲魂销，天涯黯淡连芳草。小生归来两月，喜番兵已去，地方安妥，欲往见小姐，未得爹娘之命，不敢遽行。为此郁郁成病，甚时得痊可也啊。

【征胡兵】向花笺倒写鸳鸯字，常则是无言痛咨。新来悴损些些，春风玉一围，羞掩罗衫袂。都则为那人儿，隔在楚天涯，天涯怎至。

【前腔】想当日，花亭月馆谈情事，佳期在兹。恨匆匆隔断他方，相离尔许时，好信无由寄。梦魂里遥忆著那人儿，人儿不至。我的姐姐，我今念你，你知道吗？

【香遍满】几案上千来张纸，一张张都写遍了他名姓儿。魑魅地心期长如醉，拼安排憔悴死。人前强语支，著迷只自知，谁诉与我心头事？小姐，小姐！我叫你不应，我睡了梦你罢。〔睡，惊醒介〕

【前腔】梦中魔魅，恰便是凭栏对花私语时。泪眼滴滴啼红渍，我和你，两下里翠衾人独自。我添的潘郎鬓内丝，您减却萧娘镜里姿，敢一样情无二。〔外、老旦、小生上〕床头弱子病沉沉，医药无功愁转深。一刻肠回三四折，须知十指痛连心。孩儿，你病体如何了？〔生〕孩儿病体，日加沉滞。〔外、老旦〕儿，你病为何而起？想来必是往来途路，饥饱劳役所致。

【罗帐里坐】你饥寒路途，驱驰乍归；从军旦夕，忧劳迭继。〔小生〕兄弟，你敢还则为功名矢志，和著那两般儿凑著啊，七情伤损，妙药难医。要这病儿痊可，算除非遣闷与停思，这病儿方才可已。〔生〕这病连我自家也不知从何而起，可恨成都偌大地方，没个医人晓得的。倒不如眉州那边，有几个良医，惯治无名之症，请来诊视才好。〔小生〕眉州偌远，医人怎肯到来？除非就医方可。〔老旦〕这些医人医死的人多，医活的人少。依我见，不消去就医，只请个师婆赛一赛愿就好了。〔外〕古云：信巫不信医，一不治也。还是就医的好。但病体如此，路上怎生去得？〔生〕孩儿因病求医，须勉强而行。但爹娘在此，孩儿怎忍相离。〔小生〕爹娘吾自奉养，但愿尔前途保重。

【前腔】你经山履危，切须护持。老爹娘在堂，吾当看待。〔外〕愿你此去啊，安然病已，免的我日夕萦思。〔老旦〕略好便寄个信来，休教我倚门望断信音稀。〔合〕这话儿须在你胸头紧记。〔生〕孩儿谨记得。

〔外〕 少年何事病多般， 〔老〕 剩得秋风瘦骨寒。
〔小生〕 但愿此行勿药喜， 〔合〕 急须传语报平安。

第十八出 密约

【鹊桥仙】〔旦上〕香肌玉体，恹恹愁损，怕见红飘成阵。缕金衣上渍啼痕，盼不得天涯人近。临别殷勤诗语长，云云去后早回乡。小楼记取梅花约，目断江山几夕阳。自那日申生匆匆别去，经今月余，杳无音耗，好牵系人也。

【桂枝香】多愁多闷，翠裙宽褪。碧桃边未遂良缘，海棠下重添新恨。枉劳人意儿，枉劳人意儿。暗中思忖，谁做谁问？可怜春，三分好景飘零尽，数朵飞花断送人。我想申生啊，

【前腔】千般丰韵，百般情分。今做了流水飞花，谁肯向天涯传讯？枉相思几时，枉相思几时。刚捱春尽，又嗟秋近。暗伤神，可怜眼底天台路，化做巫山万里云。〔贴上〕闻命来香阁，传言向琐窗。申家哥哥到了，奶奶请姐姐相见哩。〔旦〕果然来了，你休说谎。〔贴〕不谎，姐姐去见就是。〔背介〕小姐听说一声申家哥哥到了，喜逐颜开。正是：欲识心中意，全看脸上容。〔同下〕〔生上〕

【女冠子】白云溪口重相问，向水上觅红尘。病残人，更值凄凉运，怎消的春前恨。一春愁病苦难禁，只为愁多病愈深。夙约空余今日恨，新欢不遂去时心。小生托言求医到此，虽蒙舅妯十分怜念，奈与小姐自到时一见之后，无缘更得相会。孤眠斗帐，好可怜人也。

【大圣乐】看一床弦索生尘，翠衾寒，压绣茵。六朝金粉销磨尽，谁与我，共温存。刘郎重到花前讯，眇断当年花下人。叹天涯眼底，枉将人悴损，眠睡不稳。

【前腔】冷清清四壁苔痕，静惨惨，镇掩门。庭花落尽愁无尽，空目断，楚天云。想隔墙人远天涯近，斗帐香销杜宇魂。枉奔驰病损，更行眠立盹，受尽了五行愁运。房中寂寂，愈觉无聊。且捱向外庑，伫望一回，或小姐出来也未可知。〔旦上〕听的申生病体未痊，连日无便，不得往看他。如今瞒过丫鬟们，悄地瞧他去。〔生见，惊介〕我到此几日，姐姐不一来看我，敢你心上也不记的我了。〔旦〕连日无便，不及来看你。你道我忘了啊，则头上的可知道哩。

【驻马听】薄幸刘晨，间别天台隔世尘。我为你慵临宝镜，羞整花钿，倦理香云。小窗人静几黄昏，挑灯坐看残灯晕。憔悴因君，玉容减却梨花粉。〔生〕我自那日去后啊，

【前腔】感梦劳魂，一日相思十二辰。似黄姑织女，两地分开，阻隔音尘。

啼痕点处翠销新，不疼不痛多愁闷。为尔伤辛，银河路杳无由问。〔旦〕你庞儿果自恁般消减了，须解开愁怀方好。

【前腔】休为伤春，瘦样伶仃憔悴人。〔生〕我愁怀怎生解得？叹阳台路阻，旧恨新愁，欲去无门。〔旦〕兄何不觅一太医诊视？〔生〕太医怎生治得！只除姐姐可以救我。〔旦〕我不会下药，何以救你？〔生〕姐姐岂忘临别之言乎？当初许我结婚亲，曾将剪发表真情。今日等闲便忘却，花稀叶绿改深盟。〔旦泣介〕临别之言，妾何忍忘？千缕青丝一缕心，与君啼别泪沾襟。暮暮朝朝思未了，海棠花发到如今。〔生〕既如此，何坐视我死而不救乎？〔旦〕日间人众，无可为计。今夜兄可逾窗到妾寝室，妾与君谋之。等的那晚妆楼外月儿昏，和你双双细数春前恨。〔生〕前蒙见约，忽为暴雨所阻。今日待到更阑，又恐他变啊。〔牵旦衣介〕不如趁此良辰，且向小窗探取梅花信。〔旦推介〕此广庭也，十目所视，休得如此。〔贴、丑冲上〕〔生、旦惊下〕〔贴〕湘娥姐你见么，俺姐姐和申生在此私语，见我们来时，蓦地惊散了。〔丑〕正是，小姐一向害的是木边之目，心上之田，如今做的提灯就火了。〔贴〕怎么说？〔丑笑介〕着手了。

【剔银灯】一个是风魔俊儒，一个是怀春倩女，蓦见他香鬟并偎在花前语，出落得双眉偷聚。他两个做夫妻，倒好是一对儿。踟蹰，看青鸾并舞，畅好是春风画图。〔贴〕俺姐姐常时则是口硬。

【前腔】他向人前刚则有三分冷语，无人处早露出十分情绪。分明是迎风待月蒲东户，两下间偷吟诗句。支吾，藏根露蕊，做不的个好人家的女模。〔丑〕我和你悄悄打听，看后来怎么，促他个鹅儿。

〔贴〕密语向栏杆，〔丑〕包藏九里山。

〔贴〕欲知花下信，〔丑〕好向冷中看。

第十九出 归图

【挂真儿】〔丑上〕夙世常拖花酒债，天生就风流满怀。锦帐牙床，黄昏晓旦，少个人儿陪待。小子生年二十，素性只贪酒色。不羨富贵豪奢，得个美人愿毕。小子要娶一个绝色的女子做浑家，前已着马小三、戈小十两个遍去寻访，图画真容来看，这几时怎生还未见回话？急的我似热地上蜒蚰，好耐烦不得哩。〔二净持画上〕

【光光乍】生小学成乖，说骗作生涯。钻懒帮闲人无赛，高占莺花风月寨。俺两个奉着大爷的命，寻访美人，图画真容。如今共得九人，疾忙回大爷话去。〔见介〕〔丑〕你两个去了许久，方才回来，急得我夜夜心头火出。如今共访得几个美人？快将图来我看。〔二净〕我两个费了万般心力，共觅得九个。大爷瞧着，一个个教你麻倒哩。

【驻马飞】承命宣差，遍访多娇女俊才。大爷你觑：他倾国倾城态，绝世应无

赛。嗲，菩萨坐莲台。挂在书斋，日夕烧香，顶礼千千拜；拜得多娇活现来。
〔丑看画麻介〕噢，真好标致哩。

【前腔】一见疑猜，恰似神女纷纷下楚台。春月生光彩，春柳凝娇态。嗲，杏脸与桃腮，笑影哈哈，似语如生，斜倚栏杆，侧瞧着教人麻上来。〔二净〕大爷，帧将起来你看。〔挂介〕

【前腔】四壁安排，仿佛筵前列锦钗。大爷觑波，则见他一个个妙色堪人爱，俊眼将人睐。嗲，云雨若和谐，同赴阳台，携手扶肩，完却相思债，做一个蛱蝶纷纷恁往来。〔丑看介〕噢，我的美人，我的心肝！怎生得到手，和你罗哩咍咍哩罗哩。

【前腔】甚日和谐，绣枕横欹锦帐开。扯破湘裙钗，解散香罗带。嗲，两手贴弓鞋，抱在胸怀，做一个粉蝶穿花，采得花心败，一段风流天降来。〔二净〕大爷不须急性，世上嫁女的，只要有财有势。凭着你这般财势，求他那一个不肯？多用些金帛，娶他到家，随你受用哩。那时只不要忘了咱两个。

【三学士】你是个翠带轻裘年少才，占春光舞榭歌台。少不得门迎绣履三千客，户列朱颜十二钗。殢酒簪花多气色，管取你光光帽，好事谐。〔丑〕如此，小子当筑坛拜将。

【前腔】酒泛金杯浮琥珀，早些儿拜将登台。佳人宛转敲金拍，醉客佯狂饮绣鞋。谢你冰人成眷爱，光光帽，喜满腮。

〔二净〕画里容颜绝代无，若教对面更何如。

〔丑〕拟将顶礼焚香拜，梦里须教一会吾。

第二十出 断袖

〔贴上〕日上小姐和申生在庭前密语，今晚间把房里陪伴的都打发到奶奶房内去了，意是怎么？待湘娥姐来，商议了，瞧破他。〔丑笑上〕飞红姐，你道世间罕不罕？一桩怪事几曾见，小小姐儿惯成精，今夜房中学偷汉。〔贴笑介〕你道这奇了，这还不希罕。你道那个钓鱼不用钩？那个引针不用线？只有我家小姐奇又奇，偏背了我们自偷汉。今日老爷不在家，奶奶身子不快，小姐叫房内人，都来相伴奶奶，这分明日里两个约下了。我们且不要说破他，夜间看他怎么。正是：绣窗娇女学风流，〔丑〕漏泄春情双凤头。〔贴〕隔墙有眼偷瞧见，〔丑〕羞么羞也羞么羞。〔同下〕〔生上〕栏杆倚遍盼斜阳，玉露沉沉漏更长。为赴海棠花下约，趁他明月照东墙。早间蒙小姐约在绣房相会，盼不的天儿早黑也。今更阑夜静，逾窗到此，只索悄悄的趲过茶蘼架去。

【水红花】听枝头啼煞后栖鸦，省喧哗。晚妆楼下，澄澄玉宇净无瑕。脚儿跚，露浓苔滑。转过了低矮矮茶蘼架侧，是甚的抓住我也？则被棘针儿抓住了咱衣

衩，索忙闪过那海棠花也罗。〔下〕〔旦上〕妆帘深深灯影迷，倚窗听罢老乌啼。何事期郎郎未到，则怕是郎处楼高月上迟。日间约申生晚夕相会，今更漏已沉，怎生还未到也？

【前腔】颦眉无语对灯花，是谁家凤箫吹罢？银河耿耿月生华，影交加，花枝低亚。忽听惊飞何处，扑刺刺树头鸦。〔听介〕敢是那儿人叩响小窗纱也罗！〔生上〕来此是熙春堂下，庭广无人，四围寂静，好怕人也。

【梧桐花】漏沉沉，更残罢。身立在淹淹冷露下，心头丕丕惊还怕。呀，小姐窗儿开著哩。〔觥介〕看他红绡半鞦，蝉鬓轻罗。眉横秀色，似云影春山。脸映蟾光，如玉沉秋水。举首对天，一若重有忧者。玉人儿隐敛着双鬟向窗纱，盈盈的眼尾侵波盼望杀。他可对嫦娥诉不尽衷肠话。〔扶窗介〕〔旦惊喜介〕呀，申生你来了！

【绣带儿】柳梢头垂垂月下，渐时转过邻家。我这里剪秋波望断花阴，你蓦地偷展窗纱。喧哗，您个俊相如色胆天样大，险把小胆的文君惊杀。听冬冬长更未煞，且和你并坐窗前，消停闲话。〔生〕

【前腔】无瑕，娇脸儿教人爱煞，可便是月殿里嫦娥，向人间并倚菱花。念小生浊世凡胎，怎配的上阆苑仙葩？星槎，似莽张骞夜犯银汉下，待和你鹊桥偷驾。觑今夜清晖可佳，兀的是一刻良宵，千金高价。〔旦〕

【前腔】嗟呀，小儿女婚姻事大，可怎生轻轻的窥宋邻家？都只为贪恋多才，全不顾礼法相差。〔生〕夜漏过半，幸会难逢，可就枕也。〔旦〕年华，如今弱小刚二八，晓什么风流调法。消停坐，同看月华，喜的是挂影嫦娥，伴人幽暇。〔生牵旦，旦推介〕〔生〕

【前腔】堪夸，灯儿下娇娇恰恰，似相逢梦里巫峡。妆点煞锦绣鸳帏，镇风流花月窗纱。娇娃，夜深更永花睡罢，且和你效绸缪凤鸾同跨。定婚店红丝暗加，早则是殢玉留香，恣情欢洽。〔牵旦衣行介〕〔旦〕

【隔尾】小文君初把香车驾。〔低介〕奴年幼不谙世事，您俏相如呵，休将人认做了夜奔临邛素有瑕。〔生〕不待多言，俺则与你细探著这一朵叶底风藏藕子花。〔下〕〔贴、丑上〕事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你听小姐房内，唧唧啾啾半夜了。小姐你做的好事，尚兀自口强哩。

【醉罗歌】蹑足蹑足将纱窗亚，听他听他两情喲。那申生呵，夤夜逾墙入人家，似待月西厢下。梅香告道，把偷花汉拿；夫人知觉，把偷香贼拿。隔窗有耳全不怕。这也怪不得申生，世间只有女人偷的男子汉，那有男子汉偷的女子？细详察，都是他，庭前细语那根芽。〔贴〕我们声张起来，一来小姐见怪，二来坏了申生行止。且躲着，待申生出房来捉住他，看怎么说。〔丑〕是。〔同下〕〔生、旦携手上，生〕

【太师引】锦绣榻，春无价。〔看袖介〕软香罗，红生翠加。〔旦〕羞答答看怎的？〔生〕想今宵被窝里情爱，可一似两鹣鹣共戏晴沙。娇羞弱体惊扎撒，香汗惹细雨濛花。娇声颤莺啼暮衙，当不的这嫩腔腔犹云殢雨鸣嗷。〔旦〕更漏将尽，怕人

知觉，你且去罢。〔生〕怎忍去也。

【前腔】灯影下，多娇婉。〔接介〕痛相怜，情倾意洽。〔旦指袖介〕认取这点胭脂，春生衣袖。〔剪袖介〕留此为他日之验。愿你后日呵，休忘却今夕韶华。妾女子也，情牵意惑，殊乖礼法，幸稍秘之。嘱檀郎莫向人絮刮，轻轻的葬送儿家，空留做风流话巴。〔生〕小生怎敢，鸡声催晓，虬漏已残，如今只得告去。〔旦〕来宵呵，则和你早相会在那花阴月影帘下。〔旦下〕〔生将下〕〔贴、丑冲上〕话巴话巴，夫人知觉。〔生慌介〕知知觉些什么？好姐姐遮盖咱。〔贴、丑笑介〕申生，你是读书君子，怎做这勾当哩？

【袞遍】灯前偷折花，灯前偷折花，一弄多奸诈。夤夜来家，色胆如天大。夫人知觉，怎肯干休轻罢？〔生〕既泄漏，求恕饶，二位姐姐呵，休干把人相惊唬。〔贴〕你秀才家偷香窃玉，当做贼论，不道轻轻的饶了你。〔生〕我到此也无别事。

【前腔】空庭看月华，空庭看月华，闲向窗前话。没甚他情，怎不干休罢？〔贴〕你看月看到小姐房里去？你早则招了，如今又倒抵赖。俺小姐呵，可似海棠零落，春风一把。〔丑〕好好一个小姐，如今不知弄做怎么了。〔合〕你还则是硬口儿说出这平安话。〔生笑揖介〕如今都不消说，二位贤姐，肯休便休了。不休，……〔贴〕不休怎么？〔生〕不休呵，少不得他做莺莺，你做红娘，勾引的名儿，大家去不得。〔贴〕看这惯偷老婆的贼汉子，我们如今权饶你这一次，你如何谢我们？〔生〕我客中别无一物，就把这身子谢你罢了。〔贴啐介〕要你身子怎么！〔丑笑介〕你先谢那个？〔生〕三人同睡罢。〔贴〕呸！亏你不识羞的脸儿。〔生〕二位贤姐，

【尾声】你来朝莫向人前话，谢娘行遮藏了那些。〔贴、丑〕别的休闲讲，你则索花下烧香拜诵咱。

〔贴〕蟾宫偷折桂花枝，〔丑〕恰似西厢待月时。

〔生〕好把风声细藏隐，莫教鹦鹉语人知。

第二十一出 遣媒

〔末院子持包袱上〕受命华堂上，投身驿路中。自家院子，受老员外的命，因为三官人到眉州舅爷家，将次半载，着我持书接他回来。一路奔驰，天色又早晚了。

【一封罗】天涯子未旋，寄音书，忙向前。涉水登山日渐晚，摇曳旗亭酒望悬。群群飞鸟，栖迟树边，行行征旅，消停店间，待来宵早把征涂践。〔下〕

【临江梅】〔生上〕回首深闺人已远，前宵好梦茫然。余香犹在锦襦边，白日情牵，黑地魂连。离合悲欢一樽酒，南北东西十里程。好梦自来留不住，匆匆鸡唱五更声。小生与小姐相叙，正在欢浓之际，被院子促我回家。只得辞了舅姪，趱行而归，一路上

好无聊也。正是：一般翠柳短长亭，归路不如去路好。到此已是家中了，我自进去。〔外、老旦上〕天涯游子归期晚，堂上衰亲望眼抬。忽听檐前喜鹊噪，愁颜化作喜颜开。〔见生介〕孩儿你回了。你到舅家，怎生一向留滞在那里？〔生拜介〕

【奈子宜春】去时节，花发庭前，恰归来，叶满平川。经今半载，晨昏不见。〔老〕当初嘱咐你早早回来，你怎生忘了？〔生〕孩儿何敢有忘？只为舅姪苦意相留，因此上未得把归鞭即展。拜启，望双亲悯念，恕儿之谴。〔外〕

【前腔】你去他家，半载周年。我叫你回来呵，第一来怕你为飘零，抛弃韦编。〔生〕孩儿怎敢。〔外〕二来你年已长了，鸾帋凤锦，未得遂乘龙佳选。闻舅家百一姐呵，他貌端妍，尚兀自未牵红线。今日待遣媒人特往，为求姻眷。〔生背介〕如此早则喜也！〔外〕我已着院子唤媒婆，怎么还未到？〔丑上〕

【宜春令】能撮合，惯厮连，一凭咱花词巧言。把仙娥引动，吹箫搭上神仙眷。〔见介〕老员外，老安人，唤媒婆做什么？〔外〕俺家官人要求亲，特来唤你。〔丑〕媒婆就去，只要你拖地红罗，管成就钗头金燕。我替人间，专一为行方便。只不知要到那一家？〔外〕是我安人家舅爷，今在眉州为官，有女芳年，名唤娇娘。

【前腔】男和女，结好缘，仗冰人把红丝暗牵。〔丑〕亲上亲，锦上花，媒婆去时，包他一说一肯。〔老〕你拜上俺舅爷呵，我和他旧家门户，似朱陈世世谐姻眷。专望你千里佳音，早完成百年欢宴。〔外合〕谢你媒婆，有的是数贯青蚨，几匹红绢。〔丑〕今日良辰，即当前去。〔外〕为传芳信仗良媒，〔老〕管取姻缘百世谐。〔生〕天上青鸾应有托，〔丑〕人间红叶不须猜。〔外、老、生同下〕〔生急上〕媒婆慢行，慢行。〔丑〕呀，官人赶来什么？〔生〕我有密情告你。〔揖介〕

【三学士】拜告您冰人听我言，这事仗托周全。〔丑〕不消官人说，我自当竭力。〔生〕不瞒你说，我和那小姐呵，星前曾结三生誓，今日的月下重寻即世缘。〔丑笑介〕元来新人倒是旧人了。〔生〕为此专望你一力总成，果得百年成爱眷，我把心香爇，答谢天。〔出书介〕我有书一封，央你密地送上小姐。〔丑〕这使得。你两个

【前腔】才子佳人情不浅，早些儿结盟月下花前。你将这锦笺一幅传心事，我把红线千条系好缘。管取两人成爱眷，夫妻美，昼锦圆。〔生〕果得如此，我私下还有重谢。

【尾声】这段姻亲不偶然，〔丑〕想老天定与谐姻眷。〔生〕还望你早去早回，我则伫待青鸾把好信传。

〔生〕密语说真心， 凭媒寄好音。

〔丑〕伫看河水侧， 绿柳插成阴。

第二十二出 婚拒

【普贤歌】〔丑上〕媒婆惯会使花唇，我做媒婆更有名。东家去说亲，西家去说亲，十处说亲十处成。媒婆媒婆，道路奔波，未知今日，命运如何。我奉申老员外命，来此求亲。问说此间已是王老爷的衙了，不好径进去，且叫一声：管门大叔那里？〔净上〕堂上昼闲人不到，阶前吏卒走如牛。这婆子那里来的？〔丑〕我是成都特差来求亲的，望大叔通报。〔净〕少待，老爷已上。〔末上〕

【捣练子】年已暮，鬓将星，膝前一女正娉婷，甚日红鸾双照影。〔净报，丑见介〕〔末〕你是谁家所差？〔丑〕听禀：

【玉山供】奔驰方定，为申家郎，特来问亲。〔末〕那个申郎？〔丑〕就是老爷姑爹家。那三官人呵，恰天生，才子佳人。美夫妻，翠鸾堪并。门阑喜庆，是夙世红丝牵定。姑爹和姑奶奶拜上老爷呵，道是两下姻缘好，念前情结取今日此姻盟。〔末〕

【前腔】承他来命，我心中非不愿听。只一件，我小姐和申郎，本是个兄妹排连，怎做得夫妻匹聘？〔丑〕这又何妨，申官人才俊聪明，是老爷素晓得的，招这女婿也不枉了。〔末〕虽然他才华独胜，有日向龙门高聘。争奈我家小姐，无分与仙郎配这姻盟，空劳红叶为传情。〔丑〕还望老爷允诺。〔末〕你既到此，且见了奶奶，再作商议。〔外旦上〕远听冰人语，来传月老书。〔见介〕〔末〕媒婆远来，可留他茶饭。〔下〕〔丑〕申官人求亲，专望奶奶主张哩。

【前腔】女儿家婚聘，是和非凭娘主成。申官人是天上仙桃，伊小姐是日边红否。双鸾并影，占尽了人间佳胜。奶奶与他成就了，这段婚姻事，美恩情似天边乌鹊渡双星。〔旦潜上，听介〕〔外旦〕

【前腔】家门厮称，论婚姻端然可成。但儿女事须听着他家尊，我做娘的如何折正。天缘若定，终有日乘鸾相庆。〔丑〕姑奶奶再三拜上奶奶。〔外旦〕你去拜覆姑奶奶呵，休得忙相倩，做姻亲，还要端详仔细问神明。〔丑〕这头亲事，不消疑得，问神明怎么？小姐在那里？待媒婆也请见一见。〔外旦〕丫鬟请小姐出来。〔旦徐步出，低唱〕

【玉抱肚】银屏低映，听的俺娘亲，话儿全无准诚。我和申生呵，是双双比翼鸳鸯，怎忍教分飞孤另。〔叹介〕相思风月锦前程，今后方知没四星。〔丑见，低云〕小姐非申家郎君之情人耶？〔旦竦然，低应介〕是也。〔掩泪介〕〔丑低叹介〕我看小姐呵，

【前腔】低声相应，则见白泠泠潜然涕零。怨黄姑隔断银河，湿鲛绡，泪花

偷进。凄凄肠断不堪听，楚峡猿啼第几声。郎君有手书，着我送上小姐。〔出书付旦〕〔旦袖介，下〕〔丑〕小姐玉貌花容，和申官人锦心绣腹，正是一对儿。况小姐芳年及笄，奶奶休蹉过了这门好姻缘呵。〔外旦〕

【前腔】青鸾须并，美姻缘知他怎生。因老爷在任，把小姐淹滞在此。虽今日正及韶年，还则是未行花运。待他明月照双星，笑看春风开雀屏。〔丑〕待媒婆再见老爷恳求，奶奶还撺掇一声。〔末上〕媒婆，姻事不成，不好留你，你拜上姑爹说：

【伍供养犯】婚姻不成，非我妆乔。申家官人呵，他是才俊书生。有朝身贵显，别选结良盟。我小姐区区陋质，怕配不上旧香荀令。〔丑〕老爷休谦。这头亲，那个不说相当的？〔末〕你且自消停去，不必再丁宁，自古姻缘皆由前定。〔丑〕姻缘姻缘，只要老爷肯就是了。

【前腔】姻缘正等，一个是人世裴航，一个是仙府云英。蓝田堪种玉，何必上瑶京。亲上亲，锦上花，可正似温郎昔日，重配上玉台双镜。〔末〕我意已定，不必重提。〔丑〕亲事不成，媒婆怎生去回覆？千里空归去，羞杀俺做媒人，要把良缘，赤绳牵定。〔末怒介〕

【前腔】你话儿不省，要结良缘，须按人伦。如今朝廷立法，内兄弟不许成婚。他弟兄相厮唤，怎可作姻亲？你向他行拜上，少什么贵豪门，彩楼招聘。媒婆，疾早归家去，莫消停，这缕红丝，向别家牵定。〔下〕〔丑〕罢，罢，说亲不成，则索告回去，还请小姐别一别。〔外旦〕丫鬟请小姐出来。〔旦上〕〔丑〕老爷坚执不从，小姐自家说一声也好。〔旦〕媒婆，我是女孩家呵，

【江儿水】提起那婚姻事，欲言待怎生。我和他花前曾把深盟订，指望百年谐欢庆，谁知一朝打散鸳鸯颈！这都是咱红颜薄命，要结婚姻，则除向碧纱厨等。〔丑〕好好一头亲事，则老爷不肯，担阁了两下。〔旦叹介〕

【前腔】锦片前程事，怨天公不作成。休，休，我拚做个鸳鸯尽老成孤另；绕树南飞鸟鹊冷，怎肯把琵琶别抱秋江暝。离合缘契，此乃天之为也。三兄无事宜来，无以姻事不谐为念。〔出书介〕你把我书中意呵，说与我那多情人听。今世来生，休忘却了夜香人静。〔下〕〔丑〕别过小姐，告谢奶奶，媒婆去也。〔外旦〕你多多拜上姑奶奶和官人，休以婚事不成为怪。〔丑〕媒婆晓得。

【尾声】疾忙衔却夫人命。〔外旦〕枉劳你奔波千里路途行。〔合〕也只为不是姻缘难强成。

〔外旦〕自古姻缘非偶然，〔丑〕定有红丝暗里牵。

〔外旦〕说亲不遂休埋怨，〔丑〕谋事在人成在天。

第二十三出 妓饮

【海棠春】〔净上〕五陵豪贵知名早，遍柳陌，行轳俱到。呼酒挟佳宾，共向花前倒。少年心事欲拿云，气概风流众所尊。指点银瓶频索酒，倒翻金版共论文。自家陈仲游是也。生在豪门，长于贵族，结交才彦，素擅英声；识纳名姬，颇邀俊誉。男则与申厚卿为友，女则和丁怜怜为伴。诗酒唱酬，往来不倦。如今屡次拉申厚卿到丁怜怜家饮酒，他只推故不去，未知为何？丁怜怜也屡催俺拉他同去，昨俺自往相约，方才许诺，这早晚敢来也。〔下〕〔生上〕

【前腔】相携红袖花间饮，行步懒，不知因甚。为念玉楼人，泪滴胭脂渗。昨遣媒婆到舅家求婚，未知成否如何，好生牵挂。今日陈仲游约我同访丁怜怜，本待不去，吃他再三相央，只得勉强走一遭也。〔下〕〔贴、丑同上〕

【念奴娇引】〔贴〕妓家门径，常则把财相贵重，钱为亲戚。一任你风流才俊子，钱尽也都须回避。俗客相随，可人不至，淘尽虚脾气。〔丑〕姐姐，你虽是千伶千俐，怎跳出这腌臢的生计？〔贴〕烟花为姊妹，〔丑〕露水作夫妻。〔贴〕老大无人至，〔丑〕门前车马稀。〔贴〕奴乃角妓丁怜怜，这是妹子伴姐。奴家夙具姿容，兼通音律。一切豪家贵胄，虽皆有心恋我，我却无情对他。只有申厚卿是此间才子，长到俺门行踏，我亦尽情延纳。半载以来，不知为甚，足迹杳然。昨央陈仲游再四拉他，约于今日到来。我已备下酒肴相待，怎这时还未见到也？〔生、净同上〕〔见介〕〔生〕间别相将半载余，〔净〕桃花人面忆当初。〔贴〕可怜老大容颜改，〔丑〕屡次招郎空寄书。〔生〕呀，怜娘怎出此语？〔贴〕且请坐了讲。〔众坐介〕〔贴〕申相公见弃奴家，今日甚风儿吹到也？请先饮三大杯。〔净〕这该得。〔生〕领怜娘尊命。〔饮介〕

【念奴娇序】佳人意美，见殷勤翠袖，几番高捧金杯。〔丑〕申相公请干了再斟。〔生〕小生醉也。〔净〕你刚则坐下，怎便说醉了？〔生背介〕回首兰房凝望处，想灯下蹙损蛾眉。我在此饮酒，不知我小姐在那里做甚？堪惜身在红楼，魂飞香阁，停樽未饮已先醉。〔合〕空辜负，今番好景，花月相辉。〔净〕怜娘吹弹一曲，侑申相公酒。〔贴〕使得。〔吹弹介〕〔净〕

【前腔】相对，红偎翠倚，畅高歌狂咏，开怀拚饮千石。〔生睡介〕〔净〕拨尽檀槽，为什么司马青衫偏湿。任你银烛高烧，金杯低劝，恹恹昏倒玉山颓。〔合〕空辜负，今宵好景，花月相辉。〔贴〕我想申相公呵，

【前腔】当日，旖旎千般，风流万种，常来花下快衔杯。今日因甚的，因甚的，醉倒筵前如泥。〔净推生介〕厚卿兄，醒来饮酒。〔生睡中呻吟介〕〔贴〕堪惑，看他冷语三分，热心一寸，吞花眠柳少滋味。〔合〕空辜负，今宵好景，花月相辉。

〔丑〕申相公睡著了，陈相公畅饮数杯。〔净〕使得，杯子不当事，取大碗来。〔连饮介〕
〔丑〕陈相公好量。

【前腔】欢会，一个锦绣胸怀，一个江淮襟量，筵前双劝缕金杯。〔贴〕夜沉了。〔丑〕猛听得，猛听得斗转银虬声催。〔净〕我也醉了，伴姐同我睡罢。〔丑〕恁的，一个醉眼眯斜，一个神魂飞悄。〔净翻酒介〕〔丑〕翻了酒也，袖翻宫锦湿淋漓。〔合〕空辜负，今宵好景，花月相辉。〔贴〕既陈相公醉了，伴姐你扶他去睡，我在此等申相公醒来。〔丑扶净介〕青玉案前双劝酒，销锦帐里醉扶归。〔同下〕〔贴唤生介〕申相公，〔生惊接贴介〕我的姐姐。〔贴〕什么姐姐？〔生〕呀，我猛然惊觉，元来却在这里。怜娘，夜几时了？〔贴〕夜漏过半了。〔生〕陈相公呢？〔贴〕陈相公睡了。〔生〕我别怜娘去罢。〔贴〕夜恁深了，那里去？〔生〕归去不妨。〔贴〕申相公，我几次招你不来，如今只说要去。奴身虽为贱妓，夙昔蒙你相爱，为甚今日佯做不睬，将人恁般奚落也？

【柳摇金】情怀如醉，知伊为谁？忆昔与君期，永远同欢契，岂料你今朝顷刻时。甜桃酸李，对面两参差。是了，你才子身奇，怎搭上风尘贱妓。要去就去，如今以后，再休向柳陌花蹊，柳陌花蹊，闲停车骑。〔生〕怜娘休怒，是小生得罪了。但我情绪万千，实难相告。〔贴〕有甚难说处，只是丢了我又寻别个。〔生〕成都内外，再有谁似怜娘的，我去寻那个？〔贴〕要知心，但听口中。适才你梦中唤谁？〔生〕怜娘既知道了，我亦不敢相瞒。但我今所遇非复风尘中人也。

【前腔】牡丹花下，相逢异姿。〔贴〕毕竟是谁？〔生〕姓王名娇娘，乃眉州王通判的小姐。我与他心眼两相期，暗里成佳会。〔贴〕生的如何？〔生〕我看世上没这样人，便梨花带雪，海棠著雨，也比不的他。他较名花风韵奇，休道身儿上诸余堪喜。只那新月映修眉，西子杨妃，应难并美。〔贴想介〕既名娇娘，又美丽如此，岂非小字莹卿者乎？〔生〕怜娘怎晓得？〔贴〕向帅府公子，求婚慕色，遍地访画真容，共得九人，此其一也。色莹肌白，眼长而媚，爱作合蝉鬓，时有忧怨不足之状。我至帅府内室见之，因记其姓氏，可果是此人么？〔生〕怜娘如亲见其人，我所遇的正是他。〔贴〕怪你视我犹如土壤，那人真天上人也。论娇娘，人间罕有。要觅芳姿，要觅芳姿，则除在蕊珠宫里。〔生〕俺那娇娘，辞能咏絮，貌足欺花，真乃世外之佳人，不愧女中之才子。怜娘称为天上人，也不枉了。教我怎不爱他，怎不念他？

【侥侥令】春花娇旖旎，春月影熏微，路入桃源相逢处，脉脉两情迷。怎忍离？〔贴〕休道你男子们，我看了图儿也注目不能去，但恨不一见其面。闻他脚儿极小，你去时幸将他旧鞋丐我。〔生〕他那双小脚儿，果然值千镒之金。我去时，便持他鞋儿来送你。〔贴叹介〕

【尾声】怪的将人看做闲花比，你果然是逢神女巫山那壁。〔合〕可知道雨云深处梦相随。

〔生〕西施娇艳欲倾吴，千种风流绝代无。

〔贴〕画里犹能动世人，几番对影自踌蹰。

第二十四出 媒复

【风入松慢】〔外、老旦上〕门阑喜气看何如，如何音信还无？计程遥把归期数，算今宵，定返门闾。〔生上〕梦里佳音来到，醒来依旧萧疏。〔外〕凡事由来系夙因，〔老〕况复婚姻百世亲。〔生〕青鸟未传云外信，红鸾难照月中人。〔外〕安人，媒婆到你兄弟家说亲，不知那亲事谐也不谐，使我好生牵挂。〔老〕昨夜灯花爆，今朝喜鹊噪，这亲事一定谐哩。〔丑上〕

【锁南枝】巴巴走，长短途，说亲不成恼杀吾。财物没分毫，满鬓堆泥土。我想这亲不谐呵，女和男两下里都痛哭，我做媒婆枉劳碌。〔入见介〕〔外、老〕媒婆你回了，亲事如何？〔丑〕我说来，员外休得生嗔，安人切莫烦恼。我去说亲，几次三番，磨了半截舌头，舅爷只是不允。说朝廷立法，中表兄弟不许为亲。后来媒婆催进得紧，舅爷因而发怒，速速赶离他门，走得我两脚慌忙无措。〔老〕怎么舅爷不从？〔外〕我算这亲事，十分该有九分成的。如今不成，乃天之数也。

【前腔】婚姻事，难强图，干只是天公未谐鸾凤书。〔老〕他说话强推辞，媒婆呵，你来往空奔逐。他说内兄弟不许为亲。〔合〕想他只要拣豪家成眷属，把俺旧亲戚弃如土。〔生〕奶奶怎么说？〔丑〕奶奶说儿女婚姻，凭老爷做主。〔生〕

【前腔】听他语，直恁般奚幸吾。他道我书生命穷难坦腹。我想古来呵，玉镜旧台前，都与成鸳侣。偏我今生不得与他家谐凤卜，难道俺秀才们尽世儿做孤独？〔丑〕虽然怪不的官人埋怨，媒婆到有一言相劝：

【前腔】你不须的，长叹吁，想著那长安绣成花锦图。招赘状元郎，都是些公侯女。那时节向东床来坦腹，方信道你书中有的是颜如玉。〔私语生介〕只可怜那小姐，

【前腔】花含悴，柳怯舒，班班翠绡香泪枯。我一提起官人呵，他未语涕先零，猛可的说不尽伤情句。如今有回柬送与官人。〔出书〕〔生密收介〕教官人休以姻事不成为念，不分他狠爹娘乔撇古，干则掇赚了咏桃花翠鸾女。〔生长吁介〕〔外〕孩儿，

【前腔】你休的，多埋怨，也是你姻缘运未疏。〔老〕媒婆，论俺家官人呵，也配的上那通经识书班大家。孩儿，我只恐你不能穀画阁上显峥嵘，怕什么绣帏里无亲侣。〔合〕你且趁着槐黄候，忙应举，待登科有的是好媳妇。〔丑〕媒婆且别去，另寻一头好的来替官人说。〔外〕生受你奔驰，些须白金相谢。〔出砌末介〕〔丑〕多谢员外安人。将线引针针不通，〔外〕〔老〕归来空自怨天公。〔合〕真乃是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〔同下〕〔生吊场云〕世间好事果难成，恨在眉头痛在心。〔叹介〕说亲不成，何足挂念。但我这段姻亲，怎比得别的。老天，老天，你怎这等不做美也呵！我且看小姐回柬怎么

说。〔拆看介〕呀，却是满庭芳一调。〔读介〕帘影筛金，簾纹浮水，绿阴庭院清幽。夜长人静，消得许多愁。长记当时月色，小窗外情话绸缪。因缘浅，行云去后，杳不见踪由。殷勤红一叶，传来密意，佳好新求。奈百端间阻，恩爱成休。应是奴家薄命，难陪伴，俊雅风流。须相念，重寻旧约，休弃杜家秋。咳，俺想此婚不成，再到舅家也无颜了。巫山云雨，恐当永捐；洛浦风烟，徒然在望。对此情词，不觉泪下。

【孝南枝】读了诗中句，肠断无。我和他三生结来缘分疏，数月短恩情，相隔楚天隅。新求间阻，无计成婚，恩情虚负。可正是树拆连枝，水浸蓝桥路。今后这怨恨怎休也。比如今点翠斑泪滴初，怎挨彻久长天冷朝暮。想当日灯前密约，月下深盟，不分真个休了也。

【前腔】从今日，忆往初，俺把梨花笑掷同拥炉。他道事若不济，当以死谢。细语诉衷情，相期做夫妇，到如今鸾飞凤孤。小玉窗前，一般悲楚。提起前宵，总是伤心处。他教我勿以婚事不成为念，我怎生得不相念也。虽是他毒意爹扯碎了鸳锦书，拚今世呵，定要和你生同衾，死同墓。

果然云重花难见，信是风狂雨不成。
尔把尺书空寄意，我今倾泪若为情。

第二十五出 病襖

〔丑上〕受人之托，必当忠人之事。我替申家官人说亲不遂，官人因而成病。悄地唤我商议，意待再去见小姐。怕老员外不允，托我对员外说，唤个师婆襖解。那时只云中鬼，到外方躲避才好。为此特和张师婆母子商量去。〔外旦上〕

【水底鱼儿】步斗襖星，覷巫素擅名。书符咒水，无灵似有灵。〔见介〕呀，李师婆久不见了，今日甚风儿吹的你来？〔丑〕今有一事总成你。前日我替申家官人求亲，那人家抵死不肯。〔外旦〕不肯罢了，如今怎么？〔丑〕这官人和那小姐，元是旧有帐的。如今要到他家去，怕爹娘不允，特请你去襖病，只说中鬼，须到西南方数百里外躲避方好。先有白金二两送你，你可同我走一遭。〔外旦〕这使得，我唤了儿子同去。〔同下〕〔生病，老旦、小生扶上〕〔生〕我这病怎生休也！

【山坡羊】瘦亭亭的病骨儿实难保，软哈哈的弱躯儿甚时好？〔老〕儿，你病中觉怎样？〔生〕刚合着眼呵，则见娇滴滴如花似玉那个、那个人儿到。〔泣介〕扑簌簌珠泪抛，恨则恨银河风浪恶，将俺业身躯阻隔在巫山庙。一度思量愁魂暗消。〔合〕虚焦，焰腾腾如火烧；难熬，冷浸浸似水浇。〔生睡介〕〔外上〕孩儿的病怎么了？〔老〕他如今刚睡着。〔小生〕兄弟病症，甚是奇怪。

【前腔】则见他忽地神魂缥缈，忽地言词颠倒。梦中如有什么、什么人来到。

不几宵，庞儿憔悴了。〔生笑介〕〔外〕这怎么说？〔老〕敢是亲事不成，失了志儿。听他魔魔媚媚胡云道，念念风风情味恶。〔合〕蹊跷他胸中意怎描；虚器，枉摧残命一条。〔外〕这分明害了什么鬼病。昨已叫李媒婆去请张师婆来禳解，看他来怎么说。〔丑、外旦、净同上〕〔丑〕此间已是，我们径进去。〔进见介〕张师婆，你怎生作法禳解，得我官人病体安康？〔外旦〕我乃异人传授九天玄女娘娘正法，须要备办三牲酒礼，祭请神将。烧符一道，上达天庭。烧符二道，神将来临，附在俺孩儿身上。有鬼捉鬼，有怪捉怪，无不灵验。〔外〕牲礼已备，便可烧符请将。〔外旦〕员外请拈香，待我烧符请将。〔作法介〕道香，德香，宝惠香，通三界香。吾奉九天玄女娘娘敕令：三界直符使者，十方从驾威灵，当境土地龙神，诸处城隍社庙，幽冥列圣，远近至真，以此真香普同供养。伏以神威至赫，祛百魅以迎祥；法力无边，扫群妖而育物。今有本府本县本坊申庆，为因孩儿申纯，梦境随邪，病魔为祟，特于今年今月今日今时，敬请神官，奉行摄勘，有鬼捉鬼，有怪捉怪。稽首拈香，万祈鸿鉴。〔外拜，拈香介〕

【驻云飞】拜祷神前，无奈我孩儿病未痊。语话多虚诞，啼笑俱乖舛。嗟，一病恁迁延，特备牲牲，仰冀灵威，早与除凶患，灾难消除顷刻间。〔外旦击牌介〕一击天清，二击地灵，三击五雷，速变真形。赫赫扬扬，日出东方。金牌一响，神将来降。〔净扮神将，仗剑立坛前〕〔外旦书符喂水介〕吾持此水非凡水，九龙喷出净天地。太乙池中千万年，吾今将来净妖气。谨请年值月值日值时值神将，速降坛前，摄勘邪魔，弗使有违。吾奉九天玄女娘娘急急如令敕。〔净倒介〕〔外旦再喂水介〕〔净起，跳舞介〕

【北寄生草】咒符的、咒的威光显，拈香的、拈的情意虔。俺则见青袅袅法坛前几缕香烟转，烈腾腾半空中几道灵符旋，勿律律醮堂边几阵阴风展。猛听的那金牌响处鬼神降，则我这剑光影里邪魔颤。〔外旦〕荷蒙神将来临，请问缠住申生的，是何方鬼怪，甚处妖精？〔净〕待吾神看来。〔看笑介〕我则道是甚般鬼怪，那样妖精，原来是：

【前腔】几个油头鬼，将他病体缠。〔外旦〕这些女鬼，怎么模样？〔净〕有一个青衣的女子呵，剪双灯搭不上鸳鸯眷。有一个白衣的女子呵，恨荒丘长不出棠梨片。有一个红衣的女子呵，葬轻烟诉不出香囊怨。这都是些依花附草小精妖，敢赚杀那吟风弄月才郎面。〔生作占语介〕来的是何方神将，你敢奈何的我们？〔净〕兀那小鬼头你听者：

【前腔】我是凌霄府天蓬将，奉仙符下九天。把俺那移星换斗神通显，驱雷掣电灵光现，排山立海威风展。〔生〕你便有许多本事，也奈何不的我们。我们与申生冥数当然，你休管闲事。〔净怒介〕这些小鬼头，你还则要兴妖作怪画堂中，〔赶杀介〕俺待赶、赶的你潜形遁迹阴山堞。〔生〕你休赶逼我，我们与申生是婚簿上注定的，你赶时可不犯了天条？〔净〕小鬼头噤声！

【前腔】你道婚簿上呵，注定姻缘好。则那活人儿怎许你死鬼缠？〔生〕古来人鬼

交媾，也是有的。〔净〕你便是阆苑上的神仙，也怎把书生恋？你便是水殿里的龙神，也怎做阳人眷？你便是八洞内精妖，也怎与才郎缱。你待将他游魂摄向吓魂台，俺则把你群邪押赴驱邪院。〔生〕罢，罢！你如今赶的我紧，我且暂时回避。少不得二五三七四六之辰，重来相会，怕你也跟不住他哩。〔生昏睡介〕〔净〕小鬼头去了。申庆，你一千人听我分付：冤魂夙世苦相缠，今生重结好姻缘。直须时地逢鸡犬，方保平安病体痊。申纯醒者，吾神去也。〔倒介〕〔外旦〕天神分付了，官人病体即好，员外可拈香谢将。〔外拈香介〕

【驻云飞】感应无边，凛凛威光信俨然。邪魅俱驱遣，疾病应无患。噤，香绕玉炉烟，谨备牲醴，俯向法坛，叩首三千遍，恭送灵神上九天。〔净醒起介〕一觉好睡也。〔生〕〔醒介〕好睡也。天色几时了？我如今顿觉精神爽快，可是为何？〔外〕孩儿你才方睡中觉怎么？〔生〕只见一金甲神将，进房中驱赶几个女鬼出门去了。〔老〕张师婆符好灵验也。〔外〕恰才天神分付的怎么说？〔外旦〕天神道冤魂夙世苦相缠，言此鬼是官人生前结下的。今生重结好姻缘，因是冥数使然，故此不好拿他。方才官人说，那鬼躲过二五三七四六之日重来，天神特教官人远避。他道是：直须时地逢鸡犬，方保平安病体痊。巽为鸡，巽西南也。戌为犬，后日是壬戌日。教官人后日起身，到西南方数百里外躲避，方保平安。若待恶鬼重来，再驱遣他便难了。〔外〕神人之言虽是，但西南方何处可以躲避？〔小生〕只有舅家在西南方数百里外。〔外〕前日求婚不遂，怎好又去？〔老〕这也不妨，只要孩儿病好。〔丑〕正是：新亲不成，旧亲还在，便去也无妨。〔老〕当初孩儿有病，一到舅家便好了，如今毕竟去的是。〔外〕如此可先着人去说，随后起身罢了。且将白金二两，谢了张师婆。〔外旦〕多谢员外。

神语分明说与伊， 急须远避莫迟疑。

此行保得身无恙， 心病还将心药医。

第二十六出 三谒

【虞美人】〔旦上〕春花秋叶何时了？断送情多少。不胜清怨满东风，为忆多情，闲步小帘栊。〔青门引〕乍暖还轻冷，风雨晚来方定。庭轩寂寞近清明，残花落尽，添却去年病。追思旧事重难醒，人去重门静。那堪婚姻间阻，银河望断双星影。奴与申生别后，媒婆来问亲。奈我爹爹不从，有辜夙愿。昨有人来说申生患病，要到我家将息。今日我爹娘俱到隔邻王寺丞家看花，则索向庭外盼望申生去也。

【罗江怨】绿窗香雾浓，花飞乱红，刘郎昔年花下逢。只今日呵，桃花依旧笑春风也。思量前事，猛然泪横，离鸾别凤何日同？恨也天公，不与成欢宠。凄凉卷未终，凄凉卷未终，风流运怎通，枉结下山海样恩情重。想当初花前与他相会呵，

【前腔】合欢意正浓，他同我同。叹今时去来如转蓬，几番无语怨天公也。匆匆，岁月，花西水东，寻思往事疑梦中。冷冷凄凄，他那里恨压眉尖重。我这里愁添泪点红，愁添泪点红，姻缘甚日逢，都付与春前梦。身子困倦，且在秀溪亭上少坐片时。〔坐介〕〔生上〕此地睽违已隔年，重来门户尚依然。春风与我如相识，时遣流莺奏管弦。小生为想小姐成病，托言中祟，来此躲避。觑这门前风物如故，煞可感人也。

【琐窗寒】想当年此日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到如今，还则见桃花笑对春风。当初指望同谐连理，今所望不谐。可怜人情已改，旧欢如梦，我和他敢一般儿意愁心冗。〔见旦介〕呀，前面亭上独坐的，正是小姐哩。〔旦起介〕这来的是申生哩。〔生〕此间蓦地忽相逢，怎禁四目相看悲痛。姐姐间别无恙？〔旦〕哥哥万福。〔生〕姐姐何故独坐于此，舅妯安在？〔旦〕今日王寺丞家邀我爹娘去看花，至暮方归，兄可同此暂坐。〔同坐介〕闻的你有恙，庞儿果恁消减了。

【前腔】对花枝寂寞东风，可正是一样清光照病容。自昔亲议不谐呵，叹巫山雨迹无踪。今生夙世化作一场春梦，再跨不上翠台双凤。兄今来此何干？往来风雨路途中，空害得愁病冲冲。〔生〕日月未久，何尔想忘？我自别后，行止坐卧，何啻夜月屋梁之思。中间请命严君，冀谐媒妁，天不从人，竟辜夙望。今百计重来，以寻旧约，乃有再来何干之词，我之失计，不以甚乎？

【绣太平】我为你挨不彻更长漏永，我为你花前泪滴残红。想婚姻不遂于飞，拚的个谐连理死也相从。匆匆春宵敲断五更钟，早惊散合欢双梦。猛提起，越教人断肠悲痛，更说甚伊心我心，誓盟山重。〔旦〕兄心果如金石，妾何敢忘也。

【针线箱】您意儿天长地永，我脉脉地芳心自懂。倘果我今生不得谐鸾凤，争似当日翠衾休共。感谢你雨云不改三年梦，难道我花月空抛一夜风？〔拜介〕越教人知重。我今后呵，把两衷情，都一样的诉与苍穹。〔生旦携手行介〕〔合〕

【东瓯令】鱼和水，两和同，才子佳人情意浓，到头有日成欢宠。〔见旧诗介〕〔生〕旧馆窗几依然，所题诗名濡翰如新，岁月已迁，可伤人也。〔合〕堪叹惜，多悲痛，年前景物眼儿中，忽地似飘蓬。〔内〕老爷奶奶回了。〔旦〕家人传呼爹娘已回，你可到中堂迎候，我暂回避也。〔下〕〔末、外旦、贴、净、丑从上〕

【不是路】赏遍芳丛，春色年年好处逢。花香送，酒阑人散夕阳中。〔生迎拜介〕入帘栊，堂前顿首忙趋奉。〔末、外旦〕呀，三哥到了。闻你有恙未痊，这双鬓依稀带病容。心还恐，路涂奔逐多劳冗。切须珍重，切须珍重！〔生〕蒙舅妯垂念。〔末〕你病为何而起？〔生〕

【前腔】命犯灾凶，病入膏肓药怎攻。〔末〕病中怎么光景？〔生〕多惊恐，梦中恍惚鬼神逢。〔外旦〕此皆三哥心神不定所致。〔末〕你意匆匆，功名失志精神懵。这也不消用药，则要遣兴消愁你病自松。〔生〕惟舅妯怜其微恙，再造之赐，没齿不忘。相惊动，一枝暂借鹧鸪共。感承恩宠，感承恩宠。〔末、外旦〕旧时馆舍如故，住此何

害。想你病大率功名失志所致，与那饥饱劳役的不同，还须善自保摄。

【短拍】妙药难攻，妙药难攻，心头病冗。则要你早消除两鬓秋风。那潇洒小墙东，喜的是人无喧哄，好把伊行装暂顿，慢些儿医可你病冲冲。〔生〕谢舅妯相念。

【尾声】宠爱深，恩情重，尊前语笑喜相同，则我这病体而今半已松。

〔生〕为因多病远求医，〔末〕旧馆依然尚可栖。

〔外旦〕自是故园花树好，〔生〕飞来宿鸟尽依依。

第二十七出 絮鞋

【懒画眉】〔生上〕偷身潜步入兰堂，则见寂寂春风花自香。来到绣房呵，〔觑介〕怎不见姐姐在此？他敢为云为雨梦高唐。我轻轻的掀起梅罗帐，呀，又不见俺风流可喜娘。〔翻床介〕休道别的呵，则这牙床绣帐，锦衾角枕，潇洒非常，幽辉可佳。尘不拂而自净，香不熏而自悠，甚人儿消受得也。〔见鞋介〕你看枕边露出金莲两瓣，夺目生光。便有千镒之金，怎买这双小脚儿？前丁怜怜要丐他旧鞋，我累次求之未获，如今不免窃了去。〔取鞋行介〕觑此鞋呵，

【前腔】红绡紧蹙凤头妆，半扎慳慳三寸长。见了不由人春心不动也。为传心事恼襄王。行来印出青苔上，撒却金莲瓣瓣香。来到书房也，且将这鞋儿藏着，到舅舅那厢攀话去。〔下〕〔贴上〕青螺秀黛巧妆梳，衣惹熏风透体酥。闲倚雕栏自惆怅，庭院深深啼鹧鸪。俺自昔申生去后，心下好生念他。他今因养病，重到我家。我每与他中庭相遇，语言调笑，两下更是关情。今趁此昼闲，到东轩上偷觑他去。〔行介〕呀，这苔痕锁绿，书扉静掩，他又早不在了呵。

【前腔】书台寂寂冷纱窗，静掩梨花春昼长。待我进房去瞧著。似此床帐凄清，帘窗潇洒，果是可人也。〔翻床见鞋介〕呀，这是小姐鞋儿，怎生在此？小姐往时做下了，为没有实证，常则抵赖。我今把这鞋拿去还他，看他怎么说？我把双尖拾在绣衾傍。小姐呵，你虽然硬抵著牙儿强，如今可也泄漏春光在这厢。〔下〕〔旦手拈花枝上〕

【前腔】折花枝徐步转小回廊，〔看衣介〕则被露珠儿呵，掠湿了湘罗翡翠裳。〔放花枝介〕且把衣儿鞋儿都换了，重来香阁理新妆。〔揭帐看介〕呀，是谁人揭动俺芙蓉帐，倒乱了鸳鸯绣枕傍。〔寻介〕我鞋儿怎么不见了？〔贴上〕小姐日常在窗外刺绣，今日怎生还在房内呵？

【前腔】低睛偷觑小纱窗，他敢还卧向高唐梦楚王。呀，小姐寻甚哩？〔入见介〕小姐，你为甚沉吟无语自思量？〔旦〕适才谁到我房里？〔贴冷笑介〕小姐，你闺房中有谁人得向伊妆台傍。〔旦〕这等我房里东西怎不见了？〔红〕你不见了那件挖挣的恼

乱春情着甚忙。〔旦〕断是谁曾到我房里。〔贴〕我实不曾见谁进来。小姐，你这等忙着怎么？

【红衲袄】莫不是惹梅梢吊下了玉搔头小凤凰？〔旦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走苍苔将你翠裙衩被棘针儿来抓上？〔旦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谁呵浣污了你绣帖里簇锦的双鸳样？〔旦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谁呵跌损了你巧攒花七宝妆？〔旦〕不是。〔贴〕莫不是甚人儿盗了你碧云翘明月珰？〔旦〕也不是。〔贴〕这番我猜着了：敢则是甚人儿将你小菱尖拆了双。〔旦〕果然是了，正是我放在床内的，为甚不见了？〔贴〕若提起这绣鞋呵，可有个拾的人儿也。〔袖中出鞋介〕小姐何不早报，却恁的明月芦花空自忙。〔旦〕好怪。这鞋呵，

【前腔】昨深夜深深的藏在我鸳枕傍，今日晓清清呵还不离了这香席上。〔贴〕这等怎出绣房外去了？〔旦〕又不曾跨青鸾撒向秦楼颺，怎的化双凫却在云影翔。〔贴〕我想这鞋儿敢是小姐与人的。〔旦〕噤声，我鞋儿怎的与人。若论我绣鞋呵，似美珊瑚海底藏，有甚人儿来盗的往。莫不是你谎倖故意栽诬也，枉教我渡口津头到处忙。〔贴〕小姐倒栽诬起我来。若问这鞋呵，我自还你拿的人儿。〔旦〕你说的是谁拿去？〔贴〕飞红早时呵，

【泣颜回】闲过小书窗，蓦见金莲开放，双钩红玉，曲弯弯夺目生光。幸是飞红看见，特地持来付与。若是别人行见了如何讲？小姐，不是你与那生，定是那生拿去的。若不呵，则问这绣鞋儿放在深闺怎到的那生床上？〔旦〕什么那生？〔贴〕小姐，你想我家里有那个？〔旦〕

【前腔】思量这事怎推详？道是那生偷去呵，我绣房与他书房隔绝，又不是近西厢，两下门儿相傍。他总待偷香窃玉，不道白日里敢轻轻把绣房偷向。〔贴〕不是小姐与他，又不是他拿去，定是飞红栽诬小姐的了。我把这鞋儿送到奶奶查个详细。〔走介〕〔旦扯介〕你忙怎的，我也不说定你拿去。则如今幸在你手中。若别人见了，成甚模样？只要你口儿放稳，向人前蓦地休胡讲。〔贴〕恁的我就不告知奶奶罢了。〔旦〕你便告知奶奶呵，我则问这鞋儿既落在书生，怎又使你小梅香再拾得在那生床上？〔贴〕小姐，你到底会放刁。我如今不与小姐讲，只去问申生，看他怎么说？正是：几番欲问东风意，反被东风来滞人。〔下〕〔旦〕我想申生累次向我索鞋，这鞋定是他偷去的。只不知何故，又落飞红手上？敢是他两人别有甚勾当。古云：痴心女子负心汉，申生，你直恁般情薄也。

【意不尽】杂情自古应难量，郎意争如流水长。今日个蜂狂蝶攘，则怕漏尽春光使我心自想。

无情无绪自疑猜， 花正开时蝶又来。

欲把芳心诉明月， 还愁月影转西阶。

第二十八出 诟红

【捣练子】〔贴上〕春昼永，燕双飞，欲遣愁肠愁着眉。早是含愁身不觉，春情泄漏与人知。俺自见申生，心下十分留意。申生一心对着小姐，视我不甚关情。昨去看申生，值他不在，于床上拾取绣鞋，拿去还小姐，小姐倒猜疑起我来。我今去问申生，看他怎么说？〔行介〕觑这娇花宿雨愁难放，翠柳含烟湿欲舒，是好一段春光也。

【风入松】看年年花柳冷烟迷，恁韶光把人轻掷。千愁万恨在眉尖逼，待抛下甚时抛得。〔生上潜听介〕〔贴〕长伴着春风翠帟，肠断也燕双栖。〔生〕飞红姐，休要肠断，小生双栖何如？〔贴〕呀，你怎生这等惯做贼。〔生〕我偷了那件是贼？〔贴〕你窃听人言，岂不是贼？〔生笑云〕可不道捉贼见赃，窃听人言，赃在那里？〔贴〕要赃也有，则问你床头绣鞋那里来的？〔生〕怪道我床里不见了绣鞋，元来是你偷去了。〔贴〕呸，你做了贼，倒说我。我告你到官，看怎么说。〔生〕随你告官，我不怕。〔贴〕告官不怕，告奶奶！〔生〕这倒怕哩，我央求你咱。〔揖介，贴〕不勾。〔生〕跪，〔贴〕也不勾。〔生〕这等怎么？〔贴〕跪了叫。〔生〕叫什么？叫你亲亲的姐姐！〔贴〕啐，谁是你姐姐？我要你叫娘。〔生〕你原叫飞红，叫你红娘罢。〔贴〕什么红娘！乖儿子，你是惯家的张君瑞，也不消的我红娘了。〔见蝶介〕你看一双蝴蝶儿，飞来飞去，倒好似你。

【啄木儿】游芳草，接翅飞，浪扑金鞍随马蹄。叩香闺，暗里相随，还则怕阻绣帘欲投无计。轻狂似逐杨花起，闲寻翠钿投荒砌，望断花房魂梦迷。〔生〕这蝴蝶好似飞红姐。

【前腔】余香逐，过水西，飘扬随风高又低。送春光飞向邻家，贪春色又来花底。寻芳浪逐游蜂队，我则怕粉香早共蜂黄退，尚兀自颠倒窗前知为谁。〔贴〕休胡说，你若扑得那一对蝶儿着，我就把鞋来还你。〔同扑介〕

【三段子】看他双飘并倚，剪春光翩跹舞衣。依约乱飞，爱风流妆台暗窥。似游丝细把芳英缀。双双采却花心碎，〔做扑着介〕则这小扇轻轻扑得归。〔旦上〕翠帘清响斗金钩，院静无人春色幽。妆罢无言下阶去，看他粉蝶过墙头。我见一对蝶儿，在窗前飞来，怎么不见了？〔见贴介〕呀，你两个在此做什么？〔生见，急下〕〔贴〕飞红在此捉蝶儿耍子。〔旦怒介〕你不去做女工，在此耍子。〔贴〕如此春光，教人怎不闲耍那。〔旦〕那游春是男子汉的事，你女人家怎学他。

【三段催】有几个王孙们金鞍马蹄，恁盘桓踏青翠堤。有几个才士们提壶挈榼，逞风骚流觞水湄。〔贴〕难道女人家不是人那？〔旦〕你丫鬟们呵，止不过房中刺绣添针黹。〔贴〕再呢？〔旦〕妆台拂镜除香腻。谁许你游月下，笑星前，看花底，春情一片闲挑起，将渔郎赚入在桃源里。则怕奶奶知道呵，把粗棍儿，敲杀你丫环辈。

〔贴〕飞红呵，

【前腔】并不曾轻描翠眉，夜烧香芙蓉院底。又不曾拂绰绣衣，结同心荼蘼架西。止不过趁着这春风艳李花开日，向空庭偶踏的红英碎。便做道闲斗草，喜寻芳，忙拾翠。也则是小梅香呵，偷闲学少寻常事，须不曾行云送雨巫山会。

〔旦〕还亏你说，我去告知奶奶打你下半截来。〔贴拜介〕告姐姐权饶过丫鬟辈。〔旦背云〕这丫头说话，倒暗指着我来。〔转介〕我今权且记著，下次如此，定不干休。〔下〕〔贴怒指介〕小姐，你做的事瞒谁？倒几次寻嗔我，我拚的乘便告知奶奶，看怎生解说？小姐呵，

【归朝欢】你没人处，没人处，狂行乱为。蓦地里，将人笑耻。果然是，果然是言清行亏。则怕你假清清，怎生般遮瞒得到底。投至那西厢月下闻消息，御沟叶上传名字。那时节呵，敢则漏泄春光你悔自迟。

怪他心事忒多端， 欲寄音书把雁瞒。

青鸟衔来云外语， 管教平地起波澜。

第二十九出 诨词

【剔银灯】〔生上〕销不尽情多怨多，镇日里闲行闲坐。俺把春花秋月都经过，投至得两心相可。因何旧愁未妥，又惹起新愁怎么。〔叹介〕世间欢少愁偏重，空教无语天公。小生前到小姐房内，窃取绣鞋，藏在绣枕之旁，不期被飞红拿去还了小姐。飞红因与小姐有隙，昨日舅妯前指著小姐所履之鞋，扬言谓小生曰：“此即子前日所遗之鞋也。”小姐色变，慌把他语瞒过，幸而不致漏泄。小姐自此与我形迹顿疏，不知他还是怕人知觉，还是疑怨于我？我寻思问个明白，又恨未得其便。今且到后园瞧著，或小姐出来也未可知。〔行介〕呀，花下有鸾笺一幅在此。〔拾看介〕花底莺踏红英乱，春心重，顿成愁懒。杨花梦散楚云平，空惹起情无限。伤心渐觉成牵绊，奈愁绪寸心难管，深诚无计寄天涯，几欲问梁间燕。词寄青玉案。乃一首春怨词也，玩此定是小姐所作。

【渔家傲】看取这一幅香笺情思多，踏乱红英，春愁怎那。杨花落尽眉还锁，则两下里衷肠抛趖。咫尺兰堂，翻做了山高水阔，好教我几度沉吟晒杀他。〔再看介〕这词意虽是小姐的，只字画却不相同，待见小姐时间他。〔置案上，暂下〕〔旦上〕

【醉扶归】春情一点，早被人瞧破，蓝桥咫尺起风波。新愁旧恨教我怎销磨，是风流惹下风流祸。则几番呵，对花流泪点层罗，将我这心儿，待诉与谁行可？世间万事，皆非偶然。前日申生盗了我绣鞋，他若不与飞红有私，怎生又转落飞红手内？那日两个在花前调戏，被我说了几句。飞红怀恨于心，在我爹娘跟前，说起鞋儿，幸我一时将言影过，这魂灵都飞绰半天去了。我想他两人相好，若不是申生教他说，他怎肯恶了申生？正是：山川可料人难料，薄幸如君有几人。我当初错信申生，如今悔也悔不迭了。

【前腔】思量尽是奴之错，想书生原是劣情多。他对面抛人奈如何，则恨我当初枉把新词和。〔做行见鹦哥介〕我与申生相会此堂之上，他人不见，这鹦哥倒都见的。〔做抛豆介〕戏抛红豆打鹦哥，待说与我愁千个。〔内作鹦哥语介〕娇娘子何打我也。〔生急上〕花定早知无客至，鸟啼始觉有人来。〔见旦揖介〕姐姐日来相见何少？〔旦〕男女有间，岂容频会。〔生〕姐姐休说远了。古云：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”日来想杀小生也。请姐姐暂到我书房中一语。〔旦〕兄妹之间，岂容无人私会。〔生〕姐姐敢是怪小生呵。乞到房中，待小生赔话。〔牵旦入介〕姐姐请坐。〔旦坐不语〕〔见词取看，不语介〕〔生〕姐姐何故不语？

【桂枝香】恹恹闷坐，无言低躲。则见您淡扫眉峰，尚兀把翠烟轻锁。想伊心就里，想伊心就里，愁城千垛，难猜难破。没头鹅，万种伤情事，知伊为什么。且问姐姐，此词何时所作。〔旦不答介〕〔生揖问介〕小姐何不见答？〔旦背坐介〕〔生〕这却怎的？

【前腔】几番摧挫，鬓云低亸。随著我万语千求，他只把秋波低阁。想伊行意里，想伊行意里，愁如天大，都皆因我。自心模，莫不眼底跟前事，甚般儿恼著他？〔生再揖介〕姐姐暂且息怒，乞赐明言。〔旦〕此飞红辞也。兄自彼得之，何必诈妾。〔生〕原来是飞红之词，小生适从花下拾得，姐姐何必生疑。

【大迓鼓】花前闲打睷，偶然拾取，一叶蕉罗。并不曾倚风偷把情词和，说甚的春心一点暗蹉跎。您皱掩双眉，却是为何？〔旦不语长吁，拂衣起介〕〔生牵衣问云〕姐姐再少坐，说明了去。

【前腔】我心中自猜摩，有甚般过犯，害却愁多。敢则您把旧情一旦成抛躲，恰无端特地起风波，枉教我万想千思，可是奈何。〔旦拂衣起介〕胸中万恨千愁事，说与旁人怎得知。〔下〕〔生〕呀，小姐竟拂衣去了。小生这场冤恨，对谁诉来。〔叹介〕小姐，小姐，

【前腔】你情多怨恨多。几回不语，蹙损钿窝。将我这不明白的衷肠诉与谁人可？难道你果然把旧时花月总销磨，乾则奚落我书生直恁么。

沉吟无语思匆匆，几度看花恨转浓。

未识窃娘心上事，倚栏还自向东风。

第三十出 玩图

【夜行船】〔丑上〕笑问花时还问柳，谁似我遍体风流。只恨的未遇佳人，姻缘不偶，心下好生僝僽。生长朱门绣户，却恨姻缘迟暮。壁间遍挂美人图，日夕焚香羡慕。虽然不得亲身受用，也权当春风一度。自家为要选取浑家，遍地购得美人图九幅。中间

未知虚实，不敢即往求婚。日常无事，将这几个美人，玩他叫他，拜他赞他，定要他活现起来。今日休暇，且看玩他一番，有何不可。〔看画介〕这美人真美的极哩。

【销金帐】丹青妙手，图画非虚谬。美仙娥则除非天上有。看他那般风韵，那般娇秀。咦，将人忽地、忽地魂灵暗逗。彻夜相思，病染无人救。和他怎生、怎生得共在销金帐里宿。待小子叫他一声，看他应也不应。〔叫美人，自应笑介〕

【前腔】俺这里叫声应口，他眼儿还瞧着我哩。则见他两眼秋波溜。他身儿堆的都是俏哩。俏身躯怯又柔，果然是玉儿琢成，粉儿团就。宫腰纤媚、纤媚一似风前嫩柳。美人，你也回叫我一声儿。〔做叫公子，自应笑介〕看他欲语如生，不住的将人逗。和他怎生、怎生得共在销金帐里宿。我看这些女子，个个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不信世间真有此美人呵，

【前腔】恰便是飞琼伴偶，共倚在阳台岫。想人间何处求？休说娶他做俺浑家，只要汤他的一汤，〔搂介〕搂他的一搂，怕今生没福、没福也难消难受。空教我夜夜烧香，一声声叫彻心肝肉。和他怎生、怎生得共在销金帐里宿。俺日里想念他，他夜里敢来伴俺同睡。一个道：公子，奴家奉陪。一个道：公子，今夜该妾身为伴。

【前腔】鸾交凤友，有分把姻缘凑。夜夜里梦魂中成配偶。则见他那般欢爱，那般情厚。小子搂了他呵，听他不住、不住的娇声厮耨。咳，可惜醒来时，依旧孤眠，被冷黄昏后。和他怎生、怎生得共在销金帐里宿。虽是如此说，如今便睡了，做个梦儿也还好。〔睡介〕〔贴上〕为人莫作妇人身，况作烟花水上尘。常把真情瞒自己，安排假面对他人。奴家丁怜怜。昨蒙帅公子呼唤，为陪官身不得闲，今日望他去。〔入介〕来到他书房，怎这等静悄悄地？〔见介〕呀，他还睡著哩，待叫醒他。大爷，大爷！〔丑惊搂贴介〕美人心肝，你来了。〔贴笑介〕大爷著鬼了，什么美人心肝。〔丑〕呀，元来是怜娘。我昨叫你，你怎么不来？〔贴〕昨日为陪官身，故此今日才来看大爷。大爷，你心下怎这等惶惶的？〔丑〕小子心下只想个老婆。怜娘，我问你，你出入豪家，曾见真有像这画中的美人么？〔贴看介〕怎么没有。只如这娇娘呵，奴家闻的他金莲半折，美貌多姿。兼以词章翰墨，无出其右，所入画中的，未能写其一二。以此女实之，想其他皆然也。

【玉抱肚】佳人娇幼，粉香生，梨花韵幽。似高唐暮雨朝云，巧丹青难描难就。画图中几般儿画不出他美风流，果然是高占人间第一筹。〔丑〕依怜娘说，世间果有此女，我就求婚于他。

【前腔】难描难就，这娇娘，今时罕有。果然是赛得过天上嫦娥，更说甚做人间仕女班头。小子今世呵，果若得吹箫同上凤凰楼，把今后从前一笔勾。〔贴〕只一件，此女容貌虽美，闻他已有外遇，恐非全身。不若就这美人中另拣一个。

【江儿水】解语如花貌，论人间兀自有。这娇娘呵，他一枝已折他人手，青青不似当时旧，春光尽向章台漏。说与您知心韩寿，要结鸳鸯，怕少甚好人家的闺秀。〔丑〕看来画中的美人也都不如他，娶老婆似此也勾了，别的管什么！

【川拨棹】他国色天生就，我姻缘成好逑。但得他肯配风流，但得他肯配风流，更说甚条枝嫩柔。便道似落残花趁水流，俺做渔郎待怎休。〔贴背云〕果如此，却是我误了申生呵。〔转介〕大爷，你是豪门贵客，

【前腔】须是要折取花枝第一筹，怎去拾残香左壁头。〔丑〕这也何妨。只要标致呵，就如你妓馆红楼，就如你妓馆红楼，也都搭上鸾交凤俦。便道似落残花趁水流，俺做渔郎待怎休。〔贴〕这等公子甘心做龟子了。〔丑〕如今这等的尽多。我明日央人和老爷说，就去求亲便了。

【尾声】我魂灵已飞向妆台右，则愿得今日呵，等时成就。和他倒凤颠鸾把凤债酬。

〔贴〕生绡四壁美人图，〔丑〕小小风流偏属苏。

〔贴〕若得与他成配偶，〔丑〕胜如折桂上云衢。

第三十一出 要盟

【十二时】〔旦上〕前恨何时遣，忽地的重添幽怨。薄幸相如，轻离热闪，枉教人心里自淹煎，瘦却柳腰一线。〔清平乐〕深深院宇，睡起思千缕。暗想当时情已去，一霎飞云过雨。看他双燕归来，几番敲断金钗。冷落前花开尽，新花别照亭苔。奴自以身许申生，不料申生心变，有负前盟，夙昔衷肠，几欲付之流水，思量好恨人也。

【集贤宾】风花影里啼杜鹃，唤春闺怨恨无边。翠压春山双黛浅，几番儿记起从前。雕栏倚遍，不禁的柔肠千转。残妆面，空界破两条红线。我想古来如张琪别聘韦娘，李益重婚卢氏，男子负心，似此尽多。然亦皆两载三年，留滞他乡，才有此事。未有转眼负心如申生的呵。

【梧桐树犯】花容未改前，不道郎情变。一夜霜风，忽地成秋苑。则那野花偏得东君恋，长向妆楼斗锦钿。俺自把床头绣衾余香卷，宝镜香奁，都变做了凄凉纨扇。

【金梧系山羊】冰弦和泪传，写不出俺胸中怨。闷倚牙床，没的寻思遍。杂情谁似他，转眼心肠变。悔却当初，错把盟香展。淹煎，泪花儿浇向天；堪怜，则索展余衾空自眠。我今无可消遣，只向床里睡著些儿罢。〔睡介〕〔生上〕

【梧叶儿】青衫湿，泪痕斑。衷肠事，向谁言？闲庭踏尽，空廊绕遍，拜告天天，怎得个佳人意转。千恨万恨，只恨我不自小心，遗下绣鞋，致令小姐见怪。今日觅便到小姐房中，说明衷曲去。〔行介〕往时到此，小姐喜笑相迎。今空帏冷落，想他还只睡着也。呀，窗上有诗在此。〔读介〕灰篆香难炷，风花影易移。徘徊无限意，空作断肠诗。〔叹介〕小姐呵，

【黄莺儿】你诗赋断肠篇，泪斑斑，成翠藓。欢娱刚好生悲怨，香销篆烟，花飘锦钿。俺衷肠万折应难辨。问苍天何缘间阻，风浪起平川。〔抚旦背介〕姐姐，何昼寝于此？〔旦起怒介〕此乃妹子卧室，兄无事何以到此！〔生揖云〕是小生得罪了。小生一言请问：再会以来，多蒙厚爱。迩日形迹间，不能不为所弃，何今昔异志乎？〔旦不答介〕〔生〕小生既为所弃，自分薄劣，不敢再造妆台。但见弃之因，亦乞明示。〔旦泪介〕妾昔与兄恩情不薄，不道一旦遂成捐弃。今者君弃妾耳，妾何敢弃君。

【猫儿坠玉枝】想当日花天月地，两两结盟言。道则个地老天荒情意坚，谁料周年半载，和你不得永团圆。这还是郎心变也还是奴心变，则索呵请先生自言，则索呵请先生自言。〔生〕小生怎敢有变，还是你女孩家情意不久，反怨于我也。〔旦叹介〕这也随你说罢了。

【金络索】你慢道女孩家情意偏，蓦地多更变。自古道痴心女，负心汉，这对轴头儿两下相厮见，怎得个成双到老年。〔生〕小生有誓，生则同衾，死则同穴。〔旦〕我永也不敢望了，再休言。你自向花前斗锦笺，你自今生即世别去成姻契，你自移却红丝向好处牵。我则冷清清守着个绣枕儿，闲消遣。休道是春宵白日梦魂边，便一灵儿死向黄泉，〔泪介〕也再世与你、与你的不愿重相见。〔生〕小生若有二心，有如此日。且问姐姐，何事如此疑我？乞望明言，小生死亦瞑目。〔旦叹介〕兄岂不自知，何待妾言。兄偶遗鞋，飞红得之；飞红偶遗词，兄且得之。天下偶然之事，何多之甚耶？

【摊破簇御林】做来事，忒偶然，不料偶然重偶然。你绣鞋他拾在书斋，他诗柬你拾向花前。您两个呵，真乃是天缘遇合应非浅，我便把恩情断却、断却终无怨。幸爱新人，无以妾为念也。嘱付你自情专，休怜故宠，阻隔好姻缘。〔生仰天大叹介〕怪道你日来深恨于我，原来却为飞红之故。

【黄莺儿】提起最堪怜，我衷肠，除问天，你芳心一点应须转。空亭月前，祇林树边，我怎肯等闲忘却东君面。如今随我怎么，说，你总也不信。当于灵神前，赌下一个大誓如何？〔牵旦衣介〕和你并香肩，将千愁万恨，诉与旧啼蹄鹃。〔旦回笑介〕君果然么？〔生〕怎不果然。〔旦〕若然，后园中池，正望明灵大王之祠。此神聪明正直，叩之无不响应。今当企祠大誓，我才信着你。〔生〕如此便去。想明灵大王，定知我心也。〔同行拜介〕〔生〕小生申纯，〔旦〕奴家王娇。〔同云〕念我两人，形分义合，生不同辰，死愿同夕。在天为比翼之鸟，在地作连理之枝。暮暮朝朝不暂离，生生世世无相弃。祝英台畔千年石，但随暑往寒来。山伯坟头百尺碑，一任风吹雨洒。魄入土而成碧，衿弘之血犹腥；魂对月以长号，望帝之灵不老。两情若旧，片语如新。女若负男，坠沉沦于永劫；男若负女，立诛殒于震霆。皇天后地，实闻此言，赫赫神灵，望垂明鉴。〔同拜起唱〕

【前腔】低首拜神前，办真诚，铁石坚，闲花媚柳无情恋。今生枕边，来生石边，做的个鸳鸯同冢心欢忭。负盟言，灵神鉴取，早死葬黄泉。〔旦拜生介〕感郎情重，贱妾一时不察，错怪于郎也。俺两人呵。

【四犯黄莺儿】并口说盟言。美恩情，胜似前，想老天公定也从人愿。来年轻年，衾边枕边，拚三生记取这神前愿。夜夜朝朝，两情不变，化作双飞紫燕。
〔生〕小生只为遗鞋拾笺两事，开罪于姐姐，若非姐姐说明衷肠，可甚时得个明白也。

【前腔】想起这恶姻缘，泪潸潸，滴向穿。似这般离鸾别凤生悲怨，我则道今生影边，来生梦边，永无缘再睹我多情面。幸喜今日恩情重见，恨不把玉体儿团成一片。
〔生、旦携手同唱〕

【尾声】此情两下成缱绻，则愿做夫妻百年欢宴。今日这恩情离而复合，可正是昔时韩玉箫呵，重结着韦郎未了缘。

〔生〕此情诉与鬼神知，〔旦〕地久天长誓不离。

〔生〕莫似当时轻间阻，〔旦〕令人还赋断肠诗。

第三十二出 红构

【一封书】〔贴上〕开帘雾气清，看繁花，照眼明。侵阶草色青，助春游，将莲步擎。日转空庭人影静，忽听黄鹂啼数声。呀，那来的是申生也。俊书生，我为你逗春情，几次花前陪笑迎。

【前腔】〔生上〕韶华入锦亭，压春愁，人未醒。空阶款步行，踏香尘，春草青，昼永窗前烟篆冷。〔贴唤介〕申生，〔生听介〕忽听娇莺啼一声。〔贴又唤介〕申生那里去？〔生觑介〕元来是飞红叫我。我且佯作不闻，转后花园去罢。暗心惊，转翠屏，又则怕泄漏春光过武陵。〔下〕〔贴〕呀，申生明见我在此，佯然不睬去了。我想申生奚落于我，皆只为着小姐。小姐呵，你前日失鞋事，被你瞒过了，今后再有甚事，我径说与奶妈知道，倒替你愁哩。正是：春风有恨他寻我，秋月无情我恋他。〔下〕〔旦上〕

【卜算子】昼永香闺静，日照纱窗影。睡起看花倍可憎，红蜡残脂冷。〔捣练子〕情脉脉，思依依，夜夜烧香拜子规。旧恨新欢人不觉，暗中只有两心知。我自与申生盟誓之后，两下情好倍甚。今春闲无事，意欲缓步寻芳，只恨不得申郎为伴。〔行介〕

【金梧桐】春来绣户轻，满眼花枝映。为怕花飞，踏遍芳红径。这春色与去年总一般也。年年淑景来，岁岁因他病。不见俺情郎，减却了寻春兴，枉教人辜负良风景。〔生上〕俺躲过飞红，行来到此。呀，前面牡丹丛畔，伫视凝睇的，恰是小姐哩。

【东瓯令】雕栏畔，六曲屏，蓦见佳人独自凭。看他浓妆淡抹皆妍靓，倚翠柳，将身映，欲言不语百媚生。〔见介〕〔旦〕独步芳园，喜兄到此。〔生〕则见他含笑喜相迎。〔旦〕今日喜的丫鬟们俱和俺娘亲在中庭有事，兄既到此，可同我园中同步一会。〔生〕小生奉陪。姐姐，你觑名园寂寂悄无踪，〔旦〕堕阶藓藓舞愁红。〔生〕腻粉半沾金麝子，〔旦〕暖香犹满绣熏笼。

【皂罗袍】满目韶光争盛，喜园林静悄，好鸟和鸣。嫣红嫩紫列芳屏，残英遍地胭脂冷。春风过影，花香细生，朝霞低映，红妆倍明。行来处处撩人兴。
〔生〕对此好景，不觉春情顿起呵。

【大圣乐】绰罗衣杨柳风轻脸微酣，心半醒。〔牵旦衣介〕我和你潜踪悄悄穿芳径。〔旦〕那里去？〔生〕前面百花轩畔，深隐无人。趁着那草铺绣叶成茵，百花影里交鸳颈。可正是好处相逢情思增。〔旦〕说也羞人，放尊重些。〔生〕觑他如嗔似喜，佯推半领，早把人掉了魂灵。

【前腔】〔生搂旦推介〕嘱东君，且自消停。〔生〕这里无人见也不妨。〔旦〕羞答答，有天瞧，待怎生。〔生〕小生情至，不能自己。〔旦〕自古道风流不在成欢幸。〔生〕不成怎当得。〔旦〕他那里热厮缠，我冷叮宁。〔生〕叮宁些什么？〔旦〕妾丑陋之质，固不敢辞。但虑雨云初交，欢会方密，情状昏迷，万一卒有人至，使妾无容身之地呵。怕云迷雨恋情难胜。〔鸟鸣，旦惊介〕兀的不有人来也。〔生放旦介〕〔旦〕听枝头上鸟送娇音心暗惊，郎休急性，兀那花阴左侧有个人听。〔生〕那里有人，却是鸟声，打断一天好兴。还有一件，我和你既盟为夫妇，今后休得再以兄妹相称。趁此无人之处，先厮唤一声：娇娘我的妻。〔旦应介〕〔生〕妻，你也叫我一声。〔旦低叫介〕申郎夫。〔生应〕〔旦泪介〕

【解三醒】可正是风吹鸾应，两下里相敬相亲，猛教人欢娱极处生悲哽。〔生〕娇娘妻，你怎吊下泪来？〔旦〕我和你既相爱，恨不得早相成。枉则是说衷肠，一说一个天儿暝，则这两字夫妻尚兀无准诚。还思省，空则向花前携手，语笑同行。〔生〕论我和你呵，

【前腔】似这交飞鸾凤影，也当的秦女吹箫楼上声。〔掩泪介〕我则在凄凉尽处思欢庆。〔拭旦泪介〕我和你既相爱，不在早相成。把夫妻两字世世牢相订，钿盒金钗表志诚。今日里厮奚幸，花前携手，笑语同行。〔旦〕申郎你果不负所盟，奴死亦瞑目也。〔生〕盟言在昔，今日不索重题，致生悲感。且趁此好景，茶靡架外一玩去。〔携手行介〕〔合〕

【掉角儿】早行过芙蓉翠屏，又来到茶靡香径。曲栏边几般儿野草闲花，也解的一般般并头相映。我与你两心坚，拚今世、待来生，相厮并。合欢双庆，云亭树影，花亭鸟声，助游人欢情乐事，许多情兴。〔贴上窥介〕小姐和申生在此何干。我去请奶奶来觑破他。〔下〕〔旦〕在此许久，怕有人瞧见，回去罢。〔生〕多聚半刻也好，且再到别圃中一看去。

【尾声】游春不尽春游兴，行过风亭共水亭，还再则与你走向银塘双照影。〔下〕〔内贴云〕天气晴朗，牡丹盛开，奶奶请去一看。〔外旦、贴同上〕

【忆多娇】草又青，花又明，一度一年好处生，老眼看花空涕零。转过前亭，转过前亭，早见风吹落英。〔指花介〕这牡丹开的恁早也。〔生、旦携手上介〕

【前腔】花气清，花色明，人面如花分外倩。俺这一对美小夫妻在这答花径行。枝上流莺，枝上流莺，叫得游人倦听。〔见外旦〕〔生急奔下〕〔外旦〕娇娘，你女孩家不在绣房中，来此怎的？〔旦〕孩儿在绣房中坐久，身子困倦，来此看花消遣。〔外旦〕哎，你女孩家岂可昼静独行无人之地？

【斗黑麻】冷澹园林，云迷雾凝，四下悄无人。鼯鼯满庭，花妖魅，柳精灵，倘若触着些儿，教娘怎生。〔旦〕孩儿以后再不敢了。〔外旦〕要行也须丫鬟们为伴。便做是春光恼情，看花过草亭，小女孩家、小女孩家，怎少的梅香伴行。〔贴〕小姐呵，

【前腔】你越出香闺，闲看绣英。若不是夫人亲来觑明，又则道是莺惹事，燕知情。小贱人呵拖逗娘行，胡行乱蹬。这园林昼冥，小姐，你休将千金体自轻。若要寻芳，若要寻芳，少不得梅香伴行。〔外旦〕哇！贱人，谁要你插嘴。你且送小姐归绣房里去。〔旦同贴下〕〔外旦看旦下介〕日来见女孩儿言语态度非常，心下好生疑他。今同申生在此，四下无人，敢做下甚事来。明日只打发申生回去罢。正是：欲防蜂蝶探花信，好把纱窗紧护持。〔下〕

第三十三出 愧别

【女冠子】〔生上〕无端招引旁人妒，情寂寞，影萧疏。几番儿倚遍栏杆玉，算则是不如归去。好事多磨成又败，相看冷眼谁做睬。五湖风月转头空，何时了却鸳鸯债。昨在园中为飞红所卖，只得告辞舅妯回去。俺舅氏尚有徘徊之意，妯意略不相留，则索飘然了。〔叹介〕但今去后，怎得再见俺小姐？为此展转延挨，欲与一诀而去。思量好恨人也！〔旦上〕

【哭相思】一夜狂风春事阻，空历乱，红无数。天呵，您害得俺愁人忒狠毒，肠断也，甚时续。听得申生辞我爹娘回去，想他也只出于无奈。今悄出相别，来此是他书房也。〔见生泣介〕我和你欢好方新，风波忽起。此虽飞红贱人所为，实亦一时缘分所致。天呵，天呵！我王娇娘直恁般儿命薄也。〔生亦泣介〕古云：好事多磨。不信我和你直恁般儿遭磨折也呵。

【五更转】芳草涯，斜阳暮，听啼鹃血泪枯。他声声抵死、抵死的催人去，几次三番，欲留难住。砖填塞，水涨满，桃源渡。想今宵梦醒，梦醒人何处？万种凄凉，向谁分诉？〔旦〕

【前腔】泪泠泠，千行雨，一般般肠断无。听道一声去也，眼见的真个抛人去，万想千思留郎不住。似这等恶分离，苦间阻，蓝桥路。便安排好梦，好梦也无寻处。只落得恨压眉尖，把满天愁蹙。〔生〕恨杀飞红离间，致有此事。

【前腔】硬劈开，连枝树，生分比目鱼。娇花朵几番儿被却狂风妒，零落阶前，半成尘土。这都是前生怨，即世冤，厮相遇。鸳鸯簿上，簿上把孤辰注。今后凄凉，正当天数。〔旦〕虽是飞红贱人隔断姻缘，我今倒不怨他。〔生〕不怨他，怨谁？〔旦〕我倒只虑着你呵。

【前腔】自古道好事儿，多艰阻，我则问春光还到无。痛煞煞香魂暗逐流年去，嘱付东君，旧情休负。似这等轻抛闪，易摘离，难相聚。今番去也，去也怎把来期数？做的个缺月重圆，断弦再续。〔生〕眼前事势如此，后来相会，何可预料？

【前腔】恨匆匆，离别去，怕从今相会疏。姐姐呵，你自向银屏翠幃重重护；我自向杨柳滩头，芦花津渡。明月底，烟水边，无寻处。做的个三生梦断，梦断重来路。好事良缘，早难如故。〔旦〕可不道山川有隔，此情难隔。只要你心长记忆，求便再来，勿以疑间，遂成永弃，使他人得计也。

【前腔】休为奴，添凄楚，览青铜长叹吁，把六朝粉黛都收去。则愿的两下衷肠，休同朝露。盼着门前马，陌上车，重来处；停春阁上花如故。死死生生，同衾同墓。〔净上〕〔旦避介〕〔净〕一曲离歌催去马，三杯苦酒送行人。申官人行李完了么？老爷明早有公宴，奶奶身子不快，不及送行。特备盘费在此，教官人要行即行，不必相别了。〔生〕晓得了，你自去回复老爷奶奶。〔净〕理会得。〔下〕〔旦见生〕〔生〕适才院子不是来送盘费，分明是催我起身。我如今再难少停了，只得就此拜别。〔泣拜介〕〔旦〕俺娘好狠心也。妾有一辞送郎，郎见之如见妾也。〔出词〕〔生读介〕豆蔻梢头春意阑，风满前山，雨满前山。杜鹃啼血五更残，花不禁寒，人不禁寒。离合悲欢事几般，离有悲欢，合有悲欢。别时容易见时难，怕唱阳关，莫唱阳关。〔生泪介〕姐姐此词，小生当日存襟臆也。〔旦〕郎今去后，妾此身亦不知如何也！

【香罗带】从今后鬓云儿懒待梳，绣花儿懒待模。是则是吹箫月明鸾凤孤。俺向春眠帐里，眊着个梦和书也。还将后日，遥想当初，梨花掷处同拥炉。受了万种相思恨，甫博得情意孚。不道一夜东风，绿树红颜都是虚。〔生〕事已到此，还望姐姐善自将息，以须后会。〔旦〕郎此去转眼是秋榜之期，只愿一举高登，重遣求婚。或俺爹爹见许，也未可知？〔生〕功名成否在天，但姐姐深情，小生断不敢忘也。

【前腔】我不怕功名两字无，只怕姻缘一世虚。青衫数行血泪枯，听阳关刚唱一声初也。遥岑落日，野禽乱呼，凄凉往事梦不如。俺如今身去心不去，你好将愁恨除。若得你长住花容，少不得掘地通天，定要使你重会吾。〔旦〕感郎厚意，妾当忍死以待。〔生〕小生送姐姐到庭畔。〔别又止介〕〔旦泣云〕申郎，你真去也。

【尾声】真去也，愁千缕，天涯何处故人疏。申郎，你有便，书也寄一封儿。〔生〕咳，姐姐，你在深闺之内，我还则怕雁杳深闺教我难寄书。

〔旦〕绣窗私语便倾心，〔生〕拟共乘鸾上碧岑。

〔旦〕可奈桃源香径里，〔生〕乱红飞阻梦难寻。

第三十四出 客请

【七娘子】〔外上〕西藩独镇权非小，拜门墙，文官武寮。一子痴顽，病躯难保，教人日夜萦怀抱。一家世世挂朱衣，威声远播夜郎西。富贵勋名今已极，只愁膝下少佳儿。某久制西边，威权素著。前番兵犯境，饱掠而去，内外大臣，皆欲借名升赏。为此加某太尉职衔，兼赐势剑铜荆，有事先斩后闻。文武官寮，尽出吾下。吾生威福，可为盛矣。但我膝下，单有一子。年过弱冠，每与议婚，屡推不就，不知何意？今又卧病不起，使我好生忧疑。有马小三戈小十两个，专一跟他走动，定知病起根原，左右可唤来问他。〔唤二净上〕

【字字双】我做帮闲职业高，休笑。轻衫小帽会妆么，熟套。豪奴恶少尽相交，同调。捧脣呵卵不辞劳，身靠。俺大爷意下要娶那娇娘为妻，叫我两个去对老爷说。看我两个大体面，怎对老爷说的？今老爷来唤，或者问起这桩，我们乘机进说。若得成就，大爷这场抬举可不小哩。〔见叩头介〕〔外〕你两个整日跟在大爷身旁，怎把大爷弄得这等了？

【划锹令】都是你这伙帮闲钻懒双僇料，逗得大爷呵，歌楼酒馆乱胡哨。〔二净〕在下两个怎敢？〔外〕若不呵，为什么今日病蹊蹊，恹恹害倒，身如火烧。医药怎疗。你说与我根由病苗。〔二净〕不瞒老爷说，大爷致病，是有缘故。那日呵，

【前腔】蓦然见个多娇貌，般般生得真波俏。大爷一见火发，心头强难熬。大爷有誓，要娶一绝色妇人为妻，今生呵，定要与他鸾颠凤倒。只为老爷在边上，干戈未消，婚姻未到。因此上三焦病染，恰似淹煎害瘵。〔外怒介〕原来这等，真是可恼！

【前腔】俺这里高门甲第连云峽，那凡鸡怎入凤凰巢。前张参爷、李都爷小姐，都许咏桃夭。大爷呵，尚兀自佯推不要。这女子，料不过是闲花野藻，难谐世好。你两个去说与大爷道，将息病好，俺把良缘别选，完成凤交。〔二净〕老爷道这女子是谁？就是那眉州王通判的女儿，名唤娇娘，才貌非常。王孙公子，俱要求婚，因他父亲在眉州，故此未曾许人。

【前腔】他家阀阅虽然小，则文班武职也堪调。女色更妖娆，久嫔母教，堪成凤交。老爷若要大爷的心头恙好，则除娶他为配，方得这腌臢病消。〔外〕我也闻得此女果好，你就说与大爷知道：那王通判任已将满，待回来，就着你两个去求亲便了。〔下〕〔二净〕好了。老爷已允，此婚必成。我们去对大爷说，他这场欢喜，真不当耍哩。

走朱门惯为鹰犬， 弄花唇撮合鸾凰。

待公子已成花烛， 带挈我共饮霞觞。

第三十五出 赠佩

【临江仙】〔外、老旦上〕昨日音书来报喜，他家早已荣归。〔小生、生上〕〔小生〕忙排樽罍远相期，〔生〕知他何日到，暗里自思惟。〔外〕昨阿舅差人来说，任满改调，打从这里经过。凭限紧急，家眷人多，不便入城停阁，约我们邮亭一见。未知酒果完备了么？我们快到郊外迎候去。〔二生〕酒果早备，即可起行。〔同下〕〔旦引车子上〕自眉州起行到此，一路风尘，好劳顿也呵。

【香柳娘】恨车轮马蹄，恨车轮马蹄，辗人心碎，看秋花不似我容颜悴。过山高水低，过山高水低，生小住香闺，怎禁这劳瘁。况凄凉旅邸，况凄凉旅邸，孤篷乱飞，教我愁怀难悉。〔下〕〔贴丑同车上〕小姐车子前行，我们随后而来，一路上景致，好看也呵。

【前腔】听车声马嘶，听车声马嘶，暗尘风起，南来北往人如织。过前村后溪，过前村后溪，树色映斜晖。偷开绣帘视，列青山翠围，列青山翠围，雕轮紧随，恰便似人游图里。〔下〕〔末、外旦引众车子上〕离眉州数日，将次到成都也呵。

【前腔】住眉州几时，住眉州几时，梦魂犹系，叹无端又渡桑乾水。我心中暗悲，我心中暗悲，一去永相离，回看数行泪。〔众禀介〕前面驿前，有爷亲戚相候哩。〔末〕快到驿前相见。向河桥驿里，向河桥驿里，朝东暮四，宦游如寄。〔外、老旦、二生同上，见介〕一别相将已数年，〔末、外旦〕今朝重会路途间。〔合〕梦中自是长相忆，犹喜容颜尽似前。

【前腔】想别来几时，想别来几时，面颜如昔。〔外〕老舅荣转，老夫特来把盏，邮亭把酒谈胸臆。〔老〕二外甥连年在衙内打搅，深愧不当。〔末、外旦〕自家骨肉，说甚打搅。〔老〕百一姐怎不到？〔末、外旦〕路上停留不便，已打发前行，不及来见姑娘。我们即刻也要别了。〔外、老、二生〕再消停半晌，且宽怀这杯，且宽怀这杯，此地再相离，重逢在何日？〔外旦〕我们去罢，天色将晚，女孩儿们等久了不便。〔合〕看疏林落晖，看疏林落晖，将人紧催，切休留滞。〔外、老旦〕这等我们且告别。申纯，再送舅姪一程回来。草草离亭数杯酒，送尽东西南北人。〔同小生下〕〔末〕前边车子多远了？〔众〕约数里了。〔末〕快赶上去，忙把玉鞭催骏马，恐防野树晚烟迷。〔同众下〕〔生〕此来专欲一见小姐，谁知他车子已先行了，不免从小路赶上去。正是：欲随彩凤归天上，恨不身生两翅飞。〔下〕〔旦引车子上〕闻说申郎迎见俺爹娘于邮亭之上，俺欲见他一面，也不能勾，好想杀人也。

【前腔】恨孤身惨凄，恨孤身惨凄，望着那人不至，愁怀似海深无底。〔生急上〕前面那辆车子是小姐的。幸喜别的车子未到，不免闯上去，曳帘相见。〔叫介〕姐姐，申

纯在此。〔旦应，掩泪介〕申郎，你来也。〔生〕猛伤嗟痛悲，猛伤嗟痛悲，末语泪先垂，相看两心碎。〔旦〕遇郎之后，一日为别，不能堪处。况今动是经年，远及千里，思郎之切，安保后日复相见乎。妾或垂首瞑目，骨化形销，郎将别寻佳配，枕边恩爱，悉已付之他人了。怕形销骨毁，怕形销骨毁，恁时节呵，花眠柳迷，把恩情都弃。〔生〕姐姐，你还不知我心也！

【前腔】想神灵鉴兹，想神灵鉴兹，我和你一般情意，生生世世无抛弃。〔旦〕若然妾荷郎之恩，便死而无怨也。感情深意美，感情深意美，便做道骨冷怕成灰，幽魂永相系。〔车子催云〕天色晚了，快赶路去。〔旦〕欲语征夫催去忙，临岐分袂转情伤。不堪千里三年别，恨说仙家日月长。妾今与郎相别，未知后会何时。香佩一枚，内有金绡团凤，以真珠百粒，约为同心结，谨以赠君，君见物思人可也。得暇可乘便一来，勿以地远为辞。恨征夫紧催，恨征夫紧催，匆匆别离，记取这同心香佩。〔下〕〔生哭介〕小姐去了，我待再赶上呵，

【前腔】望前山雾迷，望前山雾迷，把香车遮蔽，飞魂逐影飘千里。赶不上了，只得回去罢。转空房惨凄，转空房惨凄，人去楚天涯，梦中怎相觅？听寒蛩四壁，听寒蛩四壁，知他为谁，一般愁戚。

【尾声】临岐分袂添愁泪，今后相思倍往日。我则看了这同心香佩呵，当做人儿把我这情事悉。

隔别佳人烟水湄，欲寻好梦远相随。

还愁路阻天台杳，梦里如何一见之。

第三十六出 赴试

【醉落魄】〔末、净同上〕〔末〕蛟龙久在池中隐，一声雷震，满川桃浪红生晕。〔净〕竞跃天门，方显旧精神。

【前腔】〔生、小生同上〕〔小生〕十年窗下无人问，喜逢佳运，同趋帝阙探花信。〔生〕回首收楼，暗里自伤神。三年一度选场开，〔小生〕四海群英入彀来。〔末〕只恐主司多懵懂，〔净〕却抛骏马拾骰骰。〔末、净〕我们同行赴选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自谓大将可得，厚卿兄独有不豫之色，何也？〔小生〕舍弟一路郁郁不乐，诸兄可以一言相解。〔末〕似厚卿兄才学，取功名如拾芥，何乃郁郁如此？〔净〕正是。厚卿才学高强，解元在荷包里的东西，不用扰疑。〔生〕诸兄学业高远，危中可必。小弟荒唐浅陋，自分甘落孙山，此行只勉步后尘耳。一路风物萧条，不胜愁闷，更有何念及于功名也。

【八声甘州歌】千愁万恨，想当初相遇，腻两娇云。残红飞处，隔断一年春信。秋光已老双鬓影，客路凄凄重断魂。〔合〕疏杨下，日半曛，寒蝉哀咽不堪

闻。功名事，休待论，拟将心事问东君。〔小生〕兄弟，看你神情恍惚，郁郁似有所思。移此心鏖战文场，自然高中，那时何求而不得也？

【前腔】文章迈等伦，想此去辞场鏖战，墨香成阵。龙蛇现影，纵笔扫尽千军。宫花两朵双插鬓，软带围腰挂绿云。〔合〕披香殿，箫鼓殷，春风喧满六街尘。红楼上，语笑新，彩球争掷少年人。〔末〕自来戴纱帽的，不晓文章，只晓势利。依小弟看来，势又不如利。有了利，势也有了。如今父兄要子弟做官，不消教他读书，只自家挣银子。银子挣得多，举人进士也好世袭了。

【前腔】昭文馆闭门，便长沙哭倒，谁瞅谁问？凤凰池上，立着一队不识字獃獃。奶腥胎发犹尚存，说地谈天胡论文。〔合〕登高第，居要津，几曾都是读书人？钱财少，才学真，到头终老做刘蕡。〔净〕老兄，说是如此说，难道一榜中都是有势有利的人占了？只要天来凑，我便孤寒人，不消文字好，一般也会错去。象小弟们不济的，未必不中。正古人所谓时也、命也、运也、数也。

【前腔】时来总莫论，论吾侪何必文林豪俊。此去看花上苑，平步踏上层云。天香惹得衣袖氤？烂醉佳人红锦裙。〔合〕貂裘染，京洛尘，苏秦原是旧苏秦。今日里金鱼佩，彩色新，荣归衣锦傲亲邻。〔众〕老兄说的甚当。只中了时，难道不想做些圣贤事业，只傲亲邻罢了？〔净〕如今世上，那有圣贤？举人便是贤者，进士便是圣人。做到大官，也只造些房儿，占些田儿，娶些妾儿，写些大字帖儿，装些假道学腔儿，父兄子弟们使些势儿罢了。〔众〕此论倒也真的。长安已近，且各归寓中准备进场去。

【余文】望官阙，蓬莱近，飘飘献赋欲凌云。我们呵，可正是玉笋班中一会人。

〔生〕历尽风尘道路賒，〔小生〕纷纷杰士满公车。

〔末〕就中谁是强中手，〔净〕折取月中第一花。

第三十七出 喜贺

【生查子】〔外、老旦上〕〔外〕喜气上眉心，不似今朝甚。〔老旦〕闻道两孩儿，俱已身衣锦。〔外〕家无田产不须忧，〔老〕有好儿孙方是福。〔外〕巍巍科甲两同登，〔老〕看取全家食天禄。〔外〕长子申纶、次子申纯，同往应试。春秋两榜，俱登高第。大孩儿授绵州主簿，二孩儿以兼通弓箭，升授洋州司户，今皆归家待次。安人，可着人打扫户庭，待孩儿们到也。〔二生冠带侍从上〕

【临江梅】〔小生〕兄弟双双归昼锦，一时声重南金。〔生〕高山深水共登临，为忆亲心，聊慰亲心。〔见拜介〕〔小生〕朝辞白屋谒金门，〔生〕一举成名天下闻。〔老〕果是读书身发迹，〔外〕皇天不负苦心人。幸喜两儿高第，又得美除，真家门之幸也。

昨夜呵，

【玉芙蓉】灯花报好音，你兄弟双归锦。看亲邻四壁，个个欢欣。荣宗耀祖蒙恩荫，故使文章遇赏音。〔合〕还思您，朝攻暮吟，喜到而今，遂却读书心。〔二生〕孩儿两人，偶尔中选，上叨天地之恩，下赖父母之庇。

【前腔】宫花两鬓簪，释褐身衣锦。说甚么文章字字，价值千金。想昔年落魄，今朝恁，不是文章不似今。此皆是叨亲荫，文场共临。孩儿兄弟呵，奏瑶琴，偶尔会知音。〔净上〕贫居同里无相识，贵在他乡有远亲。我老爷看登科记，见申家二位官人得第，差我来贺喜。此间已是了，不免径进去。〔见介〕恭喜二位相公登第，老爷特遣院子来贺喜。俺家老爷呵，

【簇御林】看了登科记，喜气侵，托亲姻，宠庇深。道是二位相公呵，双双姓字标云锦，特地把青鸾任。捧泥金，拦门贺喜，表取故人心。〔外、老旦〕生受你远来了。〔净〕老爷还有话：二位相公，虽已荣授，如瓜期未及，幸一过款，使蓬户生辉也。〔生〕舅有命召，兄宜一行。〔小生〕父母在，不远游，然舅妯所命，亦不可违，长子克家，弟固当往。〔外、老旦〕孩儿，你一向在舅家相扰，如今该的去拜谢。〔生〕孩儿知道。念孩儿呵，

【前腔】刚则辞京辇，归故林，又待别高堂，将涂路临，朝朝暮暮奔驰甚。〔外、老旦〕你瓜期可也不远了。春将近，待要荣之任。〔合〕莫留沉，归鞭疾整，我这里早自盼回音。

〔生〕辞别尊前整玉卣，梦魂犹自绕庭帟。

〔合〕须知此去遥相忆，莫滞他乡音信稀。

第三十八出 荣晤

【西地锦】〔末上〕绣幌斜迎日色，数枝花影横阶。檐前鹊语忙催煞，未知好客谁来？窗外日光弹指过，庭前花影暗中移。我前遣院子，去贺二甥，兼召他同来，如何目下还未见到也？〔生冠带同净上〕

【夜行船】绿柳长亭妨翠盖，骑瘦马，远走天涯心急行迟，玉人何在，目断五云天外。小生与小姐间别许久，今蒙舅氏遣召，特地前来，以图一面，来此已是了。〔生入见介〕尊前间别已年余，〔末〕双鲤迢迢空寄书。〔生〕今日相逢浑似旧，〔末〕喜看平步躐云衢。贤甥，你兄弟同登高第，老夫不胜喜跃。

【玉交枝】你文场喝采，羡双双名传六街。读书人了却了读书债，平步拔出尘埃。轩车绣旗踏地来，亲邻远近生光彩。不由人喜颜满腮，不由人欢情满怀。〔生〕此皆舅舅福庇，量小甥兄弟呵，

【前腔】年来无赖，幸今时，双飞凤台。说什么男儿自有凌云概，则俺劣书生岂是仙才。功名一朝平地来，偶然得附蟾宫客。算都是祖宗分该，算都是天公命排。〔末〕二哥何不同来？〔生〕老亲在堂，特留看待。别后舅姪及贤妹俱佳胜么？〔末〕都也平安。院子请奶奶和小姐出来相见。〔外旦同旦上，见介〕〔生〕舅母在上，容小甥拜谢。〔外旦〕三哥途中劳顿，免劳下拜。

【前腔】闻知你看花南陌，又重承驱驰远来。奔波道路多劳惫，拂不去两鬓黄埃。〔末〕先将酒来洗尘。〔净斟酒介〕香醪数杯浇客怀，明宵重整华筵待。向东轩把行装打开，将路途间尘劳解划。〔旦视生，背介〕

【前腔】我与他别离一载。锁修眉何曾暂开。今日个双双对立在台阶侧，诉不出半字情怀。相看不言心暗猜，眼前如隔巫山外。知甚日欢情早谐，〔掩泪介〕怕人瞧愁颜怎抬。〔下〕〔外旦〕三哥远来劳倦，厅事东边，已打扫下静室，可以暂息。〔生〕多谢舅姪。〔末、外旦〕

【隔尾】东轩侧畔多潇洒，阻隔中庭如海。〔生〕我则梦魂儿呵，还飞傍玉镜妆台。〔末、外旦同下〕〔生〕来到寓室，好寂静也。这分明是姪心疑我，特阻隔我在外。适才与小姐彼此伫视，难出一言。早知这般，便不来也罢。

【伍供养】虚房禁害，雾掩云屏，花影空来。愁魂随梦去，好事奔谁来。似这凄凉情状，好教我如何抵捱？墙外春风影，来似不曾来，兀的不负了月明千里故人来。

【江儿水】为访金钗客，奔波特地来。今日个妆台玉镜人空在，月夕花朝情难再，相看不语愁无奈。似这等不尴不尬，没底相思，害的我萧萧头白。

【姐姐带饶饶】枉着今番此来，捱不彻千愁百害。想当初南柯梦里几度来，白日相逢成离阔，似这一万种凄凉谁惯来。

【尾声】则待闯入深闺，又怕惹起尊亲怪。只得闷厓厓呵守着这无气路相思情债，算则是不如抛却春风归去来。

萧萧翠竹响琅玕， 夜雨幽窗梦更寒。

遥望玉楼人近远， 起来拨尽晓灯残。

第三十九出 妖迷

〔魂旦上〕非云非雾亦非烟，上通碧落下黄泉。一片幽情千古在，为谁憔悴为谁怜。奴乃翠竹亭前鬼魂是也。年少夭亡，殡居此地。一点幽情不散，每夜魂游月下。见亭西轩内，有一书生，常倚床对竹而坐，吁嗟长叹。其意乃为想念室内小姐，以致于此。色心所感，使奴不能忘情。今夜假充小姐，遂其幽怀。觑天边月儿可早上也。

【月上五更】花落残红罢，孤魂自潇洒。地老天荒际，一点情难化。趁着这闪闪尸尸昏黄月色下，轻轻的转过蔷薇架。见半炬残灯，泪花流蜡，伴着个俊脸儿书生幽凄煞。惹的俺心魂不住、不住把他牵挂。鬼病新来，较我生前还大。〔下〕〔生上〕簾展湘纹浪欲生，幽人多感梦难成。倚床剩觉添愁思，闭户何妨待月明。小生为小姐到此，矧以前疑，寓我堂外东偏。我亦自念嫌疑之际，不敢辄入中堂。欲待告辞回去，却恨千里远来，如何委放得下。昨晨入谒舅姪，暮遇小姐。说姪今年高，不暇他顾，飞红方用事，为此动成间阻。今屈事飞红，结其欢心，令我少留月余，以图再合。未知果得如愿否？每夜孤栖，只是掩关对烛而坐。正是：欲倩蛙声传密意，难将萤火照离情。好闷人也呵！〔倚床坐介〕

【前腔】独照寒檠下，泪点坠残蜡。闷倚牙床坐，梦里人真假。有影无形，心魂两相逐。几番坐待长更煞，翠衾生凉，孤眠如乍。蓦听得窗外厢声儿飒，敢则是步苍苔踏响凌波袜。〔听介〕呀，却是一阵寒风把纸条轻刮。

〔魂旦上〕来此是那书生舍呵。

【醉罗歌】夜凉月色低低下，草虫唧唧傍窗纱，寂寞幽魂自嗟呀，又把那人牵挂。奴与那小姐，此心原则相同也。他那里朝思暮想也只为他，我这里魂劳意攘也只为他。虽然是依花附草形儿假，人和鬼两女娃，真情一点不争差。〔扣窗介〕〔生惊介〕适闻户外步履之声，今又弹响窗棂，是有谁来也。

【白练序】听听更沉罢，看竹影横窗漏月华。〔魂旦急扣介〕〔生〕夜深更静，谁扣咱门也？知他是人耶鬼耶，堪诧，我开门试觑咱。〔见旦介〕呀，小姐怎得到此？露冷风清独自家。窗儿下，潜潜等等，玉肩低亚。〔旦〕妾候郎多晌了。

【醉太平】休讶，我为你相思夜夜，孤魂独趁，淡月残霞。〔生〕姐姐今夜何以得来？〔旦〕今夜个梅香睡着，偷来共倚窗纱。无涯，万千心事付琵琶，待和你临风消假。夜香台下，端详细语，两意无加。〔生〕小生想念姐姐，无刻放下也。

【白练序】这眼儿下，似隔断巫山巴水涯。朝和夜，衷肠为伊牵挂。拥寒衾，泪似麻。不道今夜呵，一点残灯重结花。香肩亚，把新愁旧恨，直说到晓鸡啼罢。〔旦〕刚得相会，夜又将阑也。

【醉太平】呀呀，恨冰轮欲坠，催人去也，几处啼鸦。辰钩待月，香魂飞去无家。嗟呀，您则是夜夜挑灯待落花，好则把凤鸾同跨。〔内鸡啼介〕妾今去也。似这等夜来晓去呵，怕谁知察。便做似云移月影，人鬼无差。〔生〕姐姐去后，小生依旧孤单也。〔旦〕此后妾必夜至，郎无干不必到中堂。或偶遇着，不必以言相问。妾或与郎语，幸无见答以狎邪之言，使人谓郎无意于妾，庶其疑可释，欢情可长聚也。〔生〕你若每夜必至，我入室何干？只夜间切不可负约，致我长盼也。

【尾声】虽则你走花阴怕的脚步儿滑，愿今宵是必早些儿来也，莫教我拨尽残灯把眼望花。

〔生〕灯前独坐影无聊， 得子相过话寂寥。
〔鬼旦〕夜夜盟言莫相负， 须知心似往来潮。

第四十出 诘祟

【一枝花】〔旦上〕无言心暗度，薄幸应难料。这几时庞儿憔悴损，愁多少。大抵人情不似初时好。天涯一望杳，万种凄凉，空诉与丫鬟知道。一点芳心冷似灰，兰帟寂静琐尘埃。芙蓉帐小银屏暗，昨夜灯花又浪开。我为飞红阻挠，与申生相隔咫尺，不能一叙阔别之情。只得屈事飞红，结其欢心。不料申生旧情忽变，或十余日才至中堂。呼之不应，召之不来。昨飞红说他寓处，名倡艳女甚多，意必别有所匿，故此一变前情。晚间令丫鬟穴窗窥视，果见一女子并肩而坐。却说颜色态度，与我一般，不知是人是鬼。待飞红来，再审个详细。〔贴上〕小姐，昨日丫鬟们说，申生房内女子，和姐姐庞儿一般。若说是人呵，世间那有这般厮类的？是鬼呵，不信世间真个有鬼哩。

【女冠子】他灯前坐着个如花貌，敢别惹下浪花浮草，劣书生薄幸从来道。终不然呵，真有甚鬼胡妖，装成圈套，弄的人梦颠魂倒。他有情干把无情恋，你凤侣空将素手招。〔合〕想起就里，费人评度。〔旦〕

【前腔】他风流改尽风流调，直恁的将人奚落，枉教我花前阁泪低低叫。真和假恁蹊跷。如魔似妖，难猜难料。他千里到此，怎便做了相如负却文君意，又把瑶琴去别处挑？〔合〕想起就里，费人评度。〔贴〕此事必须申生自来，才得明白。〔旦〕我早时唤他，他只推故不来，却是怎生？〔贴〕姐姐，你后堂等着。我叫小慧去说是奶奶唤他，他定然进来。〔同下〕〔老扯生袖上〕〔生〕

【一江风】起花朝，独坐纱窗晓。忽听的梅香道，〔老〕奶奶请你不去，恼着哩。〔生〕话蹊跷，你那夫人，怎把我频频叫？〔老〕我不知道，你自到后堂见奶奶。〔生低云〕前小姐嘱我无事不必至中堂。我欲前又自却，欲前又自却。〔老〕不必踌躇，径进去就是。〔生〕莫不我身边甚做作，惹的你夫人恼？〔老〕奶奶没甚恼你。〔生望见旦欲转介〕呀，小姐独坐在此，我怎好过去？

【前腔】俏多娇，独坐香闺悄，这深深处怎许闲人到。〔老〕小姐正要见你。〔旦上叫介〕申生！〔生不应，转介〕我去罢。〔旦〕恁妆么，几次三番，枉教我低向花前叫。〔挽生袖介〕〔生〕舅姪唤我，我去，我去。你休将翠袖招，你休将翠袖招，怕人儿蓦地瞧，不由我不丕丕地心头跳。〔旦〕你可暂坐，我有事和你说。〔生不得已，坐介〕〔旦〕我昔待君，亦为不薄，岂君一旦身贵，遽尔见弃了？〔生不答介〕〔旦〕

【梁州序】深闺寂寞，影儿谁吊，咫尺天涯人杳。我为你良宵虚度，几回泪湿鲛绡。不道你等闲抛弃，两次三番，对面将人掉。可正是彩云声断也紫鸾箫，

一段恩情没下梢。这千种恨，凭谁告？〔生不答，背介〕小姐今日怎说这些鬼话？〔旦〕你怎生只是不答？且问夜间与你并坐的是谁？〔生〕没人。〔旦〕我已知道了，不消抵讳。〔生背介〕小姐话是怎么？〔左右视介，云〕你教我弗言，今何故只管问我？〔旦〕我有何事叫你弗言？〔生惊介〕这怎么说？〔左右视介〕左右有人么？〔旦〕没人在此，你有话尽说。〔生〕你自前月来呵，

【前腔】黄昏清漏，空庭人悄，瞒却梅香来到。〔旦〕说来怪异了！且问你见时说甚么。〔生〕道则是人前相遇，休将言语轻挑。〔旦〕每夜可来么？〔生〕自从前月，直到今朝，夜夜同欢笑。〔旦〕这话真奇怪了。我孤灯捱不彻冷长宵，几向书窗话寂寥？这说的，如何道？〔生〕这里既无人，何须抵讳？你每夜到我房中，嘱我弗言，怕飞红辈知之生衅也。〔旦〕这等你真个着鬼了。久闻你所居穷僻，中多怪魅，谅必化我形状以惑你。我屈事飞红，近已得其欢心。日夕使人招你，你不至。问你，你亦不答。将谓别有异心。夜来使丫鬟窥伺，乃见一女子形状如我，此非鬼祟而何？为此特招你相询，不信可唤飞红来问他。〔贴上〕郎君何故弃我姐姐？

【前腔】你有人处几次妆乔，害的俺姐姐神思颠倒。似这般薄幸人，则合把艾焙香烧。昨夜使人向你，灯前偷觑，细语双双，有个人儿，和我小姐一样如花貌。敢则是蟾宫飞下紫霞绡，不则是逗却个东邻碧玉翘。因此上，平白地将人调。〔生惊介〕飞红姐，你说的可真么？

【前腔】我、我这里听你说着，蓦地里神魂飞渺。〔旦〕我也不信真个有鬼。〔合〕算都是害相思几番梦境相招，逗、逗得个邪魔出现。〔生揖介〕若非姐姐见爱，眷眷不忘，则我必死鬼魅之手了。两月以来，有负恩情，使小生何以为心。把两月恩情忽地都抛了，辜负伊虚度可怜宵。珠泪汪汪暗自飘，猛说起，使我心头跳。〔贴〕既已说明，中堂不可久留，你且出外厢去。〔生〕今晚怎么还到外厢去？只在这里罢了。〔贴〕往时几次唤你不来，今又推你不去。适才哄你，你到外厢去，少不得夜间小姐又来相伴。〔生〕我真个疑心起来，敢你们说的都是鬼话？我今也不去，只在此间罢。〔贴〕你且去，我夜间同奶奶来看你，别计较。但奶奶问你，不可说似姐姐，怕奶奶生疑。〔生〕如此只得且去。飞红姐，你是必早些儿来看我。

〔生〕似怪如妖非偶然，〔旦〕书房猜做谎桃源。

〔贴〕昔时刘阮天台里，〔合〕错认逢仙数百年。

第四十一出 明妖

〔外旦、贴同上〕〔外旦〕飞红，你说申生被鬼迷，是谁见来？〔贴〕外厢人都是这般说。昨晚丫鬟们不信，已亲去瞧见来。〔外旦〕这等，我今夜和你亲看去。〔下〕〔生上〕

【月云高】绿阶幽旷，四壁野蛩响。甫见的日影低低落，又早见月色胧胧上。鬼火灯青，闪闪的摇书幌。我想小姐夜夜到来，人道交感，一些无差。怎么日间相见，说夜间的是鬼，连飞红也说是鬼，着我今夜等鬼来。瞧着是和非，真和假，没揣的使我心中想。〔内风起介〕〔生惊介〕树头叶刺刺，墙边土碌碌，兀的不是鬼来也。则见一阵阴风冷透窗，吹得森森肌骨凉。我只得强自打坐，看他果是如何。〔坐介〕〔魂旦上〕

【前腔】幽居泉壤，盼不的月儿上。奴家鬼魂，假充小姐，与申生幽期，又早一月有余了。依托如花面，是假非真相。则俺不灭幽魂，一样情非诳。今夜偌早晚，傍亭阴，转荒阶，〔惊介〕何处里丁当响？呀，却是风吹玉马之声。我且径过去。趁着这月影云移过矮墙，还向人间魅阮郎。〔见生介〕申郎，你独坐在此，奴家盼不的到晚来相伴也。〔生惊起，背云〕这分明是小姐，怎说是鬼？

【太师垂绣带】自徊徨，这话儿如何讲？我则见他入门来幽辉满堂。道是鬼行无影衣无缝，〔觑介〕我觑他灯影下庞儿无恙，身穿着翠冷霓裳。怎见是鬼？只一件呵，斟量他夜来朝去一月上，怎没个梅香相傍。待我且问他。姐姐，这荒台榭风清露凉，你孤影儿怎不害些儿惊恍。〔旦叹介〕我为你，

【醉太师】情郎，恨不早盼的黄昏月上。待晚妆初罢，瞒过梅香，受怕担忙。甫能得捱到书窗，衷肠，瞞神吓鬼休待讲。夜深也，闲话休提。〔扯生介〕趁着这月暗花香，眉儿向，把欢娱早偿。休辜负良宵，等的那更残鸡唱。〔生惊倒退介〕姐姐靠后。〔内风起介〕〔生〕怕也，怕也。

【太师垂绣带】冷风凉，〔遮灯介〕宰把残灯扬。影凄凄，云偷月光。细看了如花模样，便是鬼也使人爱煞，果然是旧日娇娘。端详，是真是假心暗想，还敢是玉天仙降，拖逗我魂迷意狂。〔欲近又退介〕怕果然是鬼怎了？待相倚又怎禁心儿惊恍。〔旦〕申郎，你见我，且前且却，是怎的？

【醉太师】休慌。我和你做夫妻，千情万况，怎佯做不睬，顿时抛漾？〔生〕姐姐，你敢不是人？〔旦〕胡说，难道我不是人是鬼？无情楚王，硬将人猜做梦里高唐。申郎，你敢则心变也。堪伤，书生行自古多劣相，全不念去日风光。〔外旦、贴悄上，窥介〕〔旦扯生〕〔生躲介〕〔旦〕我和你相亲傍，山高水长。便死也，少不得一灵儿两坟相向。〔贴抚窗，鬼旦闪下〕〔外旦、贴趋入，四壁觑介〕适才谁人在此？

【香柳娘】是谁家女孩，是谁家女孩，如花形状，向书窗共把闲情讲？〔生慌介〕没、没人。〔贴〕分明有一人儿，怎么不见了？这人儿怪哉，这人儿怪哉，转过绣屏旁，不见影儿样。〔生〕不敢相瞒，果然有一女子在此，怎么不见了？我心中自想，我心中自想，敢则是天仙女郎，忽地里还归天上。〔贴〕郎君着鬼了，还不懂？

【前腔】是花邪柳妖，是花邪柳妖，依人模样，把少年郎逗得魂灵丧。〔外旦〕莫不我们都见鬼了？〔生〕不好了，我做入着鬼迷，望姪救我。我心中唬杀，我心中

唬杀，不是眼荒唐，甚影儿望风扬。〔贴〕此地幽僻，所以有鬼，必须搬入有人处方好。
〔外旦〕可移入中堂，暂住几时。你不须悒悒，你不须悒悒，移归内堂，免遭灾障。
〔生〕如此深谢救命之恩。

〔贴〕谁傍灯前话漏深，〔生〕是人是鬼漫沉吟。

〔外旦〕画堂深处藏踪影，〔合〕浪蝶狂蜂自不侵。

第四十二出 帅婿

〔二净上〕奔走豪家富贵丛，绰号人间欢喜虫。红鸾剩有双星照，青鸟权将一信通。前老爷着咱两个做媒，求亲王氏。因那王通判在眉州，未及即去。今任满改调，大爷着我两个到他家说亲，事成之日，重重有谢。正是：得他心肯日，果然是我运通时。〔下〕〔末上〕

【碧玉令】中闺无倚娇儿面，未得遂乘龙佳选。幸遇才郎，待整旧盟言，姻缘好。望天公早谐人愿。白头失偶最堪伤，儿女关心愁断肠。但得门楣终有托，一般膝下长辉光。老夫不幸，数月前老妻因病身亡。所遗一子，年幼未谙世事。小女娇娘，年虽长成，亦未许人。当初申生求亲，老夫以中表不便辞之。今看申生在我家经理庶务，才干有余。又且少年登第，前程万里。老夫欲寻前约，使飞红探他，他意无不允。遣人到他家去说，亦已相从，专待择日遣聘。老夫这条心才放下也。〔二净上〕为传天上青鸾信，来叩人间锦雀屏。咱两个替大爷求婚到此，不免径入。〔末〕二位何来？〔二净〕小子两个是帅府中人，有夭大喜事，送来宅上哩。〔末〕二位是帅府上客，可以请坐。有何喜事，乞言其详。〔二净〕听告：

【锁窗寒】君家有女婵娟，俺大爷呵，正青春，人少年。一双两美，合配文鸳。因此上，把鸾书遣订，祈谐仙眷。老爷呵，你不须把雀屏招选，天然赐下这好姻缘，我料伊不胜欢忭。〔末〕二君不知，这门亲事虽好，只一件呵，

【前腔】他家甲第云连，奈我寒门声望悬。攀高结贵，事不周全。〔二净〕这何妨，他家虽将相蝉联，老爷亦黄堂参佐，也算门当户对的。〔末〕况小女呵残妆陋质，难谐仙眷，望伊行把好辞回转。〔二净〕这怎辞得？他家已备下黄金千镒，白璧十双，彩段百匹，珍珠二斛，就要遣聘哩。这段姻亲，多少公侯贵女，求而不许，你怎倒推辞起来？〔末〕只是寒门不敢相攀。谩言有玉种蓝田，想这段姻亲，非是吾愿。〔二净〕你不须固逊，岂不知俺爷威势。要相求，也不怕你不肯。〔末〕此间豪门尽多，岂必寒舍。〔二净〕

【前腔】论他家威镇西川，怕没甚豪门成契缘。只俺大爷呵，贪求淑女，意厚情坚。老爷是仕途上人，怎不晓势利二字？令爱许了他家呵，豪亲结好，荣华无限。〔末〕不许怎么？〔二净〕你道帅爷是武官，奈何不得你。他现有势剑铜荆，先斩后闻。况且兄弟俱在当朝，果若逞威权，你风波难免，两般利害任君便。只怕今时不许，后日

悔之晚矣。说甚这段姻亲，非是吾愿。〔末起背介〕正是那帅家威福，一省中谁不畏他？况兼公子年少风流，女儿许他，也不辱没于我。

【前腔】想他家威福齐天，若不遂姻亲他怒怎言。所虑申生已有婚姻之约，他今还未曾遣聘。幸的是青鸾尚杳，红叶空传，我便把彩强换却，别成缱绻。〔回介〕二君拜上帅爷，他既俯求，我怎敢不仰扳？只是小莺雏，怎搭上锦鹧佳选。〔二净〕既承台诺，便当回大爷话去。欢然许遂好姻缘，知他也不胜忻忭。

【尾声】合欢幸许成欢宴，〔末〕百岁良缘非偶然。〔二净〕我说与大爷呵，早则准备成亲花烛筵。

〔末〕芙蓉双锦鹊屏开，〔二净〕自有英雄入彀来。

〔末〕料得姻缘天付与，〔二净〕葱葱喜气拥楼台。

第四十三出 生离

【杏花天】〔旦上〕霎时打散秦楼凤，隔行云，巫山几重。昨宵好梦无凭准，猛提起心愁意冗。凭将此日思前日，谁想佳期负后期。世上伤情无限事，琉璃易碎彩云飞。奴与申郎密订姻盟，中遭间阻。自我母亲亡后，爹爹念家下无人治理，遂许申郎婚姻之约，窃意皇天果不违人所愿。岂料帅子忽来求亲，爹爹迫于权要，复背前言，思量好恨人也。

【小桃红】想世间万事转头空，谁似咱伤情重也。旧约难凭，新怨重逢。何处问流红？叹从此两分张，各西东。负佳期，生拚的把残生送也。〔叹介〕正是：泪洒梧桐雨，一声一点愁；愁泪有时尽，愁怀无尽头。奴家直恁般命薄也。恰便似纱窗外夜雨梧桐，争如那柳和桃，犹解的嫁东风。我听飞红说了这话，险些儿惊死也呵。

【下山虎】听清宵漏断，晓鼓残钟，惊散了游仙梦。新情乍浓，新怨还来，幽欢密宠，叹往事从头一霎空。老天直恁懂，把并头花生生的分了两丛，老乌鸦硬扭做双栖凤。天昏也那地懵，好恶姻缘愁杀侬。我去说他知道，想他这惊可也不小呵。〔行觐介〕呀，他还睡着哩。〔生睡容上〕

【金蕉叶】绿窗睡浓，是谁人轻窥绣栊？〔见旦介〕原来是娇娘妻呵，蓦地把行云暗通。〔搂介〕我扭腰肢将香躯紧拥。〔旦〕申郎，你还不知道。昨日做的你妻，今日做你妻不的了。〔泪介〕〔生〕这怎么说？〔旦〕前日婚约复败。帅子求婚，家君迫于权势，已将妾身许他了。〔生惊介〕怎么说，你爹爹将你复许帅家了？

【章台柳】哎呀，泼天风浪凶，打鸳鸯何处逢？你爹前日呵，早许结婚亲，两姓通，我准备做东床鱼水同。为甚平地里堆成太华峰，生隔断两西东？〔泣介〕猛教我泪珠涌，只今日把人轻送。〔旦〕虽是俺爹爹变卦，你也休埋怨他呵。

【前腔】不是我负心爹无始终，则我多情女忒命穷。我和你无分春风昼锦红，

做了坠飞花随水东。即世的蓝桥没路通，则办的死相从，生难共。把两下恩情呵，早都做杜鹃枝，片时残梦。〔生〕这还是小生缘慳也。

【醉娘子】想红鸾合注，花星未拱，旧盟言一旦空。古来多少才子佳人，都得成双，缘同也意同。偏则俺和你呵，受了千万般伤情痛，到头来没分成欢宠。〔旦〕生愿不谐，死愿还在。

【前腔】是前生命慳，今生命凶，镇凄凉多唧唧。记荼蘼小院东，和你似海般恩情重，少不得生生的愿与谐鸾凤。〔生〕离合悲欢，皆天所定。帅子既来求婚，亲期料应不远，小生便当告别。今生缘分从此诀矣，你去勉事新君。则要想起西窗明月，花阴深处，恩深义重，那时休便忘了人也呵！〔泪介〕

【五般宜】你早则拥笙歌画堂中，你早则扶笑脸向春风。俺可似愁韩重，真命穷，和你做夫妻全无始终。回想着旧欢如梦，伊西我东。须知道，后日萧郎，陌上难逢，便做似死和生离别永。〔旦怒介〕兄丈夫也，堂堂六尺之躯，乃不能谋一妇人。事已至此，而更委之他人，兄其忍之乎？妾身不可再辱，既以许君，则君之身也。

【前腔】俺怎肯再赋琵琶汉水东，俺怎肯再舞翠柳野烟中。你做了男儿汉，直恁般情性懵，我和你结夫妻恩深义重，怎下得等闲抛送，全无始终？须知道，死向黄泉，永也相从，痛伤悲，血泪涌。〔掩面大恸介〕〔生拥旦介〕我言亦岂本于衷肠，但一时计出无奈呵。

【江头送别】非缘我，非缘我，把誓盟轻纵，也只虑这恩情到头抛送。不如早些儿拆散了鸾和凤，免教的恶相思两下冲冲。〔叹介〕如今欲不去呵，怎忍的。

【江神子】生察察看花飞别红。欲去呵，怎忍的煞刺刺眼底飘蓬。思量懊恨天公，争似当初休把两情通，免今日恁般儿葬送。〔旦〕你既不忘情于我，还望早为我计之。〔生〕事已如此，只得缓图。

【余文】提起那花阴底下盟香重，〔旦〕少不得死也波将身陪奉。〔合〕怎说的花烛兰房还则别去宠。〔旦下〕〔生欲下〕〔丑扮院子冲上〕忙赍千里信，来接远游人。官人一来数月，老相公在家悬望，今患病不痊，特差院子来接官人。官人可即刻起程。〔生沉吟介〕如此怎好？我为小姐心下悲伤，只得强驻。今父亲有病来接，势又决难更留。且告过舅舅，起程归去。〔末上〕一鞭残照催行色，两眼西风添闷怀。贤甥何事匆匆，即要起程？〔生〕父亲有恙来召，只得就行。小甥自来荷吾舅相待如子，今此告别，实为快然也。〔旦上，潜立末后觑介〕〔生〕

【忆莺儿】数载中，相过从，感荷深恩海样洪。此日分离难再逢。关河几重，云天几重。〔见旦，各偷掩泪介〕回思旧事浑如梦，泪痕浓，青衫湿尽，偷掩背东风。〔末〕贤甥归去，府君无恙，还宜再来。我女儿亲礼在即，家事纷纭，望你一来料理。〔生〕贤妹亲期已近，纯归侍亦须累月。又瓜期将及，此后相逢，未可预定也。〔末〕女儿在近出室，贤甥来期未定，此后未必再会了。丫鬟可请小姐出来相见。〔旦掩泪急下〕〔老上〕

小姐身子不快，不出来了。〔末〕勉出一见无妨。〔老下，复上〕小姐有病睡着哩。〔生〕如此，小甥即便告行。

【前腔】别泪浓，难再逢。〔末〕你舅母既亡，贤甥又去，我有女于归旦暮中，眼底孤身老景穷。你去家中把椿萱再奉，俺这里锦堂昼空。〔同掩泪介〕〔合〕相看四目心悲痛，向东风，青衫湿尽，肠断为离鸿。

【尾声】〔末〕人间最苦离愁重，〔生〕几次往来途路中。则我今日呵，说不出离愁愁更浓。

〔末〕数载奔驰向路途，〔生〕邮亭长自叹离居。

〔末〕今朝此别愁还重，〔生〕说与旁人识得无？

第四十四出 演喜

【梨花儿】〔丑上〕脸上花花衣饰齐，人人道我风流婿。掐指排来三月期，嗟，如何等得良辰至。小子聘得娇娘为妻，约在今月送礼，十月成婚。算来还有三个月日头，如何等得？已差人唤马小三、戈小十两个来，要他去催早些。怎这两个狗弟子孩儿，还未见到？

【前腔】〔二净上〕我去做媒手段奇，把嫦娥哄下云端里。骗得花红来到时，嗟，均分一半休争议。〔见介〕〔丑〕我在火上，你在冰上，你这两个弟子孩儿，好不中用。我说过亲后要一送一娶，怎捱得到十月？今日早时叫你，你这时才来。可恨，可恼！〔二净〕啊哎，我从不见要老婆这等性急的。今月送礼，十月成亲，是老爷拣定的日子。依我两个时，你娶了大娘，我们大家有分，休道今日，巴不得前日就到手哩。〔丑〕哇，怎么我娶大娘你们都有分？〔二净〕大爷又吃寡醋哩。不说大娘那话儿，大家有分，却要你谢媒哩。

【玉绛画眉序】洞房翠烛，照风流，一对新娘新婿。共入流苏，一刻春宵何处觅。你两个做夫妻，真是美。一个的紧抱纤腰，一个的轻搂玉体。那时休把，休把我媒人弃，记取你相思今日。〔丑做意介〕我正想老婆，你又引我动火。我且问你，似我这样风风流流标致致一个新郎，那新人也欢喜么？

【前腔】匆匆喜气，帽儿光，扮的衣装鲜丽。娶过娇娘，咦，我与他同睡在流苏春帐里，这欢娱难待比。真个是似蝶穿花，真个是如鱼戏水，把海棠枝上新红试，想起那风流无底。还一件。现钟未打，且先炼铜。如今亲期将到，打点做新郎，也是要紧的。昨去唤丁怜怜来做新妇，趁你两个媒人在此，先把拜堂演一演。怎么这时节，丁怜怜还未见到？我们外厢望去。〔望介〕那来的了。〔贴扮丁怜怜上〕

【桃柳争春】梳妆未已，闻呼忙向前来。知他因个甚的。〔见介〕〔丑〕怜娘，你怎么来的恁迟？〔贴〕昨日被朋友缠的慌，起来迟了些。〔丑〕你到有朋友缠你，我昨夜里干

瘥杀。〔二净〕不要闲讲了，大爷打点做新郎，请怜娘权做新人拜堂，晚间留在此，就不干瘥了。〔贴〕大爷几时做新郎？〔二净〕十月。〔贴〕这等教新郎还早。〔丑〕我巴不到今日哩。〔二净〕大爷可扮起来。〔丑冠带介〕〔二净〕怜娘也扮起来。〔贴扮介〕〔二净〕连小子们也扮起来。〔扮俚相介，云〕大爷且慢拜堂，如今要怜娘教道，且先拜了先生。〔丑拜〕〔二净唱拜介〕拜先生，拜先生，世间几个学生做新妇，如今倒都是新妇做先生。堂上先生软似绵，只有房内的先生狠杀人。如今拜完了先生，大爷且退在后堂，待我们请你出来。〔三请〕〔丑出立介〕〔二净〕大爷扮的真象哩。

【扑灯蛾】金花双插鬓，妆成做新婿。大爷这番去轿里抱出新人来。画烛锦屏前，捧出那多娇丽也。〔丑捧贴出立介〕〔二净〕双双立地。大爷让新娘立在东边。列东西，金鼓喧吹。这番喝拜拜堂了。〔丑拜〕〔二净喝介〕拜高堂，拜高堂，新妇直立新郎拜，分明教是怕新娘。日间拜了夜又拜，双膝跪在席中央。往时大率新郎教新妇，如今倒都是新妇教新郎。〔丑〕怎么新妇教新郎？〔二净〕新郎不惯新人惯，你夜间仔细去参详。这番牵红进房了。两下高堂拜毕，喜孜孜，共牵红锦入罗帏。房里的事，不是我们教道的，须怜娘和大爷说。〔贴〕

【前腔】酒阑入洞房，大爷，你用斯文些，休教露村势。百般样温存，请他入到销金帐内也。大爷那时节呵，替他摘除宝髻，再替他脱掉绣衣。他肯便肯了，不肯时，须用双膝跪地。〔丑〕这怎使得？〔贴〕你道世间那个不跪老婆的？谅大爷也不消我教道。搂得他上床时，还怕他百样做娇痴。〔二净〕怜娘，那事儿一发细说一番。〔丑〕这个汉家自有制度，不说也晓得。〔贴〕大爷你用惯旧罐子，那新人须不比往常呵。

【前腔】你轻将玉体挨，那新人呵，少不得把春纤暗相抵，半羞半佯推。你须用轻怜疼惜也，摧残嫩蕊，摆腰肢，娇喘轻啼。〔丑做意介〕咦，说得我火动哩。〔二净〕连我也火动哩。〔丑〕哇，这时节还要你媒人插嘴？〔贴〕那其间，风流可喜，美甘甘，胜如天上步云梯。〔二净〕好，新郎教完，只要谢师父了。〔丑〕不消说，成亲后连媒人总谢。

【尾声】我把这桩桩件件从头记，盼到妆台贺喜时。那时节呵，谢了先生再谢媒。

〔二净〕桃之夭夭叶蓁蓁，〔丑〕之子于归宜家人。

〔贴〕有学养子而后嫁，〔合〕宜其家人教国人。

第四十五出 泣舟

〔老旦上〕床头相对病多娇，瘦影棱生骨半销。恰似下弦天上月。五更吹逐楚峰高。俺小慧伏侍小姐，一向见他情思悠悠，欢喜时少，愁闷时多。今害病深沉，看他芳容尽改，幽

艳都消，梦里如啼，醒时成醉，好可怜人也。道犹未了，飞红姐也到。〔贴上云〕花开花落流年度，世间只有愁偏驻。滚滚瞿塘三峡流，终古几曾流恨去。好男好女不成双，月老注书无是处。君不见名花娇艳欲倾城，可怜长被狂风妒。鹃魂啼血已千年，何时叫转回生路？俺小姐多才多貌，更是多情，一见申生，便以终身相托。自奶奶去世之后，我在老爷跟前强捏成婚，不料又为帅家所夺，悔却前言。小姐因而抱恨，病渐伶仃，将次已是九分九了。〔老〕咳，小姐病势沉重，怎生是好？〔贴〕我听小姐眠思梦语，只要一见申生。我潜书去唤申生，申生已到河下，不敢进见老爷，约小姐扶病，悄地往他舟中一见。小慧你看着绣房，我扶小姐去。咳，小姐呵，你梦随杨柳晓风寒，〔老〕命逐梨花春昼残。〔贴〕凭将一片贞魂化为石，〔合〕只愁你不堪重上望夫山。〔同下〕〔外、丑扮梢公梢婆上〕濯锦江头风浪高，一叶峨嵋趁水子摇。摇来摇去把弗子个橹，恰便似昨夜梢婆在舱子里头撚折子腰。〔丑〕看你好嘴脸。〔外〕船已傍岸了，舱里相公来瞧着，王爷家在那里？〔生上〕

【梅花引】幽情万种和谁说，猛伤嗟，泪成血。走向江头，经过几朝夜，一刻惊魂三四转，盼不的那玉人儿影见也。心似秋来蕉上雨，身如春后树残花。相思滴滴愁难尽，病走天涯何处家。小生为父亲有恙，奔回家里。不料小姐患病将危，飞红潜书唤我。我不敢禀知父亲，夤夜买舟，私奔前来，约小姐舟中悄地一会。正是：巫山怯雨逢秋夜，不似西楼待月时。〔下〕〔旦病容，贴扶上〕〔旦〕

【秋蕊香】睡倒愁肠千折，抬身起，半晌痴呆。〔贴〕风里残花几开谢，〔合〕这病儿淹淹害也。【乌夜啼】〔旦〕新来病染千般，在眉湾。一自春光去后，见时难。〔贴〕饭不饭，无昏旦，命多艰。〔旦〕恨杀天边孤雁，带愁慳。飞红，我自申郎去后，已近一月，看看病势将沉。闻他到门首候我相见，已数日了，今日老爷远出郊外，我则索扶病走一遭也。〔贴〕姐姐气息如丝，身子瘦怯，却怎生行走的动也。〔扶旦慢行介〕〔贴〕

【步步娇】看你瘦腰肢，剩得无多折。脚步儿行难起，孤神恁害怯。半点幽魂，似火明灭。姐姐，劝你毕罢了伤嗟，免轻轻的断送您残躯也。〔旦叹介〕飞红，你岂不知我心事呵。

【沉醉东风】我为他香肌瘦怯，痛伤嗟，无明无夜。便做道湘川竭，石灰山裂，俺心儿怎生休歇。〔合〕枕边梦蝶，花边泪血，拚的生死死，随着天儿共灭。〔贴〕那崖下住的船儿，是申生的。姐姐，我扶你下了船，我瞧老爷去。〔生上，扶旦介〕〔贴下〕〔生〕姐姐别来几时，怎病已到这等了？

【好姐姐】自别多情姐姐，不上的三秋周月。怎生病影伶仃，害得直恁劣。〔合〕腰肢怯，剩得翠裙儿刚三褶，较比黄花更瘦些。〔旦〕申郎，我和你别虽刚月，却胜似三秋了。〔执生手恻介〕

【前腔】叹嗟，分离一月，恰胜过数年隔别。命闪残灯，待随着风儿便灭。〔合〕伤情切，觑着这满川上下飘红叶，不似我和你，恁相看眼内血。〔旦〕妾与郎相见，便以此身许之于郎，不料今日竟不能如愿也。

【三月海棠】想着那情意恹，茶蘼架底相逢夜，可便似秦楼笑咏，玉管吹彻。

伤也，月老注不成鸾凤侣，天公拆散了鸳鸯帖。恨岳高，泪波竭，做的个参辰日月，不交接。〔生〕这都是小生命薄所致，姐姐休自嗟怨呵。

【前腔】还不彻前生夙债今生业，恰花开雾障，月满云遮。悲切，自古红颜多命薄，争似我书生命犯十分拙。风月担，早收迭，枉将年少成抛撇。〔旦〕

【忒忒令】枉辜负，星前誓设。空冷落，神前香。良辰恶夕受过千磨灭，捱不满愁闷劫。破婚书，追魂牒，两般儿厮撞者。〔生〕

【伍供养犯】菱花碎跌，带解同心，甚日重结？〔旦〕小文君缘分薄，没福儿驾香车。〔出断袖介〕谢郎厚爱，今日回思，此景可复得乎？交还你香罗翠袖，恁风流，今生休说。今此一见，遂成永诀了。你去也终须去，我别也怎生别？〔合〕真乃是颜色如花，命同一叶。〔生〕姐姐情意如山，我岂不晓？但既迫严父之命，便暂从他氏也罢了。〔旦〕申郎，此话再休提了。

【前腔】姻缘分劣，俺和你，不能勾生与同衾，死与同穴，也怎做的两鞍鞦一马，单轮踉双辙。三贞七烈，拚残生都是夙缘前业。妾向时与郎拥炉，谓事若不济，当以死谢。如今死不得同伊死，教我撇也怎生撇。〔合〕记取笑掷梨花，拥炉时节。

【玉交枝】拥炉时节，对花前，把盟言共设。〔生〕盟言虽有，也则休题了。〔旦〕盟言要忘也怎忘得，我如今这红颜拚的为君绝，便死也有甚伤嗟。则一件呵，郎青云万里，厚择佳配，共享荣贵，妾不敢望。但郎气质孱弱，自来多病，身躯薄劣，怎当得千万折？怕误了你，误了你他年锦帐春风夜。〔合〕这情怀，教人怎撇？我便向黄泉，如何便贴？〔生泪介〕姐姐，你一身兀自不保，直恁顾念小生。小生此心，久已诉之老天了。

【前腔】伤悲呜咽，你声声言辞痛切。从前旧事都抛舍，怨天公直恁、直恁将人磨折。我如今富贵二字早置之度外，泼功名，视做春昼雪。那婚姻事一发休提了，业姻缘看比残宵月。〔合〕这衷肠，谁行诉说？这冤恨，何时断绝！〔贴上〕相逢一字一行泪，说与哀猿哀断肠。姐姐郎君，省可啼哭，老爷将回，须以分手了。〔生〕飞红姐，我与你姐姐恩情，你所尽知，今此一见，恐成永休，却教怎生分手也？〔贴〕姻缘成毁，展转无常。安知此后，不可复合？只要俺姐姐善自将觑，保全身子罢了。〔旦〕休道盟言中变，难以再合。便得再合，今我身子狼狈如斯，谅也不能永延了。

【江儿水】提起当初事，教人肠寸绝。今后呵，再休想咏梨花坐待南楼月，再休想题锦字流出深沟叶。则落得点翠斑洒遍湘江血。死也波孤眠长夜，冷冢荒坟，有的、有的个谁来疼热。〔咽倒倚生怀介〕〔生叫介〕小姐，小姐苏醒。

【豆叶黄】看香销玉减，病体恹恹。再休想即世相逢，再休想即世相逢，做了波心捞月，镜中捉影，转转伤嗟。自如今、自如今义销恩断。则这衫上啼痕，积的有万层千叠。〔贴泪介〕看了，不由人不伤心也。

【园林好】听一声声，伤者痛者。看一点点，还是血也泪也。〔旦醒，生合

唱〕不信我恶缘恶业，做的来恁周折，干受尽此磨灭。〔外、丑上〕相公，今时风顺，正好开船回去了。〔贴〕老爷要回，姐姐快些上崖罢。〔旦扯生衣介〕妾昔与郎泣别几次，只今日一别，便是永别了。

【川拨棹】今日个生离别，比看死别离情更切。愿你此去，早寻佳配，休为我这数年间露柳风花，数年间露柳风花，误了你那一生的，一生的锦香绣月。〔合〕一声声，肠寸绝。一言言，愁万叠。〔生〕姐姐果为小生而死，小生断也不忍独生了。

【前腔】掌上珍珠似我心上结，岂料今为了千古别。誓和你共死同生，誓和你共死同生，怎再向别人，别人行同欢共悦。〔合〕一声声，肠寸绝。一言言，愁万叠。〔旦〕今生自是休了，只不知来生再得相会也否呵？

【前腔】今日生离和死别，恰正似花不重开月永缺。我不能彀与你，我不能彀与你做的片晌夫妻，刚博得个三生话说。〔合〕一声声，肠寸绝。一言言，愁万叠。〔贴〕千别万别，终须一别。老爷已回，快上崖去罢。〔扯旦〕〔旦扯生哭介〕

【哭相思】是这等苦离恶别，要相逢则除梦中来也。〔贴扶旦下〕〔生泣望介〕哎，小姐去了。罢、罢、罢！古云：乐莫乐兮新相知，悲莫悲兮生别离。我昔与小姐共会西窗明月之下，指天立誓，岂料到头，如此结果。欲待再留数日，打听小姐病体安否。又恐家中老父知觉，只得疾忙转船回去。〔外、丑开船介〕〔生〕你看舟人拨棹，苹浪番风，彩鹢急飞，征鸿易断，目力有尽，江山无穷。教人怎不痛绝也呵！

【尾声】归舟满眼伤愁绝，听何处离鸿哀咽？敢则是俺玉人呵，痛煞煞哭声儿还在也。

〔生〕佳人扶病到江头，〔外〕渭水生波咽不流。

〔丑〕一叫一回肠一断，〔合〕哀猿个个助人愁。

第四十六出 询红

【双劝酒】〔末上〕娇痴女孩，强辞婚配。未知他意儿，怎生迷昧。索须是问取详细，我心中才免忧疑。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我将女儿许婚帅家，亲期已近，他却抵死相拒，蓬头垢面，以求退亲，未知所为何来。想飞红必知其详，不免唤他来问。飞红！〔贴上〕

【前腔】佳人病势，十分憔悴。百般样劝他，转加沉滞。算除非那生来至，这病儿方保无危。〔见介〕〔末〕小姐病体怎生了？〔贴〕十分欠好。〔末〕我问你，小姐年已长大，难道不要配人了不成？今既许帅家，却执意要求退婚，是何主意？〔贴〕小姐呵，

【铎锹儿】他心中意里，只要一书生为配。青灯共守，举案齐眉。那侯门富

豪子，知他怎的？料应是无智慧，多昧痴。这等腌臢气息，倒不如一世孤眠到底。〔末〕元来为此。他不知帅家富贵非常，帅郎现当承袭世爵，兼且端方俊拔，不类凡儿。你说与小姐，教他免愁烦，好将息，以待婚期便了。

【前腔】侯门富贵，那更青春貌美。现则是乌纱压鬓，宝带腰垂。小姐到他家，便是夫人县君也。受的那金冠与霞帔，荣华无比。煞强似一个酸女婿，寒士妻，糟糠匹配，枉受着些黄齏况味。〔贴〕飞红晓得。〔末〕你将帅官人图影，拿去小姐看，小姐必然欢喜。你说与他：

〔贴〕自古婚姻系夙缘，〔合〕何须苦苦强忧煎。

〔贴〕碧桃树上枯藤缠，〔合〕也用安心守自然。

第四十七出 芳殒

【海棠春】〔贴扶病旦上〕病魂灵飞去多回次，博不得一声疼惜，泪点血成殷。哭向空房死。非缘多病怯秋寒，只为伤情泪滴潺。人欲求生生不得，我今求死死偏难。〔贴〕小姐是何意儿？老爷只望小姐病起，完成亲事，小姐怎生只说个要死？〔旦〕我心中事，他人不知，怎瞒得你。且问你，老爷适间唤你怎么说？〔贴〕老爷说婚姻天定，小姐休得固执，枉送残生。帅官人目下就要成亲，小姐请自将息，以待佳期。〔旦怒介〕不说那帅家罢了，说起帅家，我恨不即刻而死。〔持刀刎介〕〔贴夺刀介〕小姐何用如此。〔旦叹介〕我昔已有成言了。

【集贤宾】誓盟言展转还在耳，我怎忍眨眼忘之。如今拚的个因他憔悴死。〔贴〕死是什么好事，死了怕还要悔。〔旦〕我心中没甚嗟咨，毫无怨悔。果得个早归泉世，颠倒是完却了我心头事。〔贴〕小姐读书知礼，岂不闻女子未嫁，当从父命。今乃故生执拗，岂得称为孝乎？〔旦〕飞红你有所不知。我始遇申生，虽则未获老爷之命，自念婚姻事大，古来多少佳人，匹配匪材，郁郁而终。与其悔之于后，岂若择之于始。至于中间，两要婚议，老爷业有成言。今乃一旦改许他氏，是负义之愆，不在我了。昔荀氏毁容截发，以抗亲命，后人不谓非孝。我今安得强从父命，自背初盟也。〔贴〕小姐始遇申生，也只爱其才貌。今帅家富贵极矣，帅官人端方俊拔，殆过申生。闻他欲得小姐，甚如饥渴，其他皆所不问。小姐若改从帅家，上既无逆于亲言，下亦不乖其夙志，岂不为两便乎？

【前腔】想佳人自来多有之，只要做夫妻，称着心儿。老爷画有帅官人图影在此，小姐觑波。据着他富贵风流年少子，不减似宋玉丰姿，潘安貌美，比那可意种一般无二。小姐你休恁的，空断送了花容玉体。〔旦推画不看介〕那人便美煞，与我何干？

【前腔】钟情人自古谁似此，生和死，没个休时。随着他甚样风流豪贵子，

俺怎生生撇却人儿，重跟别氏？做夫妻全无终始，空恁的颠倒了鸳鸯双字。〔贴〕小姐不从老爷之命，盖为昔日与申生有约。今闻申生归去，已议亲贵族，守他也枉然了。

【黄莺儿】他金屋美娇姿，结新婚，方燕尔，如今已忘却了当初事。小姐呵，你瘦棱棱体儿，冷清清泪儿，害愁烦枉为他人死。小姐不信，他现将你所遗香珮，结以破坏只钗，寄还小姐。〔出砌末介〕细寻思，休书一纸，是这股断钗儿。〔旦看，泣介〕相从数年，申生心事，我岂不知？他闻我病甚，将有他故，故以此开释我。

【前腔】相倚许多时，他心儿，我意儿，一般怜取人无二。我为他朝思暮思，他为我念兹在兹，料应都为忧愁死。两情词，当初月下，共诉海神祠。〔贴〕当初虽有盟言，今申生见小姐已有他约，只得别娶。小姐因申生别娶，改从他氏。两下衷肠，俱为无负，望乞三思。〔旦叹介〕此语再提他怎么。

【簇御林】虽是我红颜女，水性儿，怎做的嫁东风桃李枝。倚门卖俏闲构肆，直恁的无终始。休道申生不是那样人，自嗟咨，便道郎心已改，我也只想望郎时。〔贴〕古人说的好，他既负心，我亦改意。小姐休得固执，单送了自家性命。〔旦取珮细视，掷介〕我固知申生非负心者。我始以不正遇申生，今又改而之他，则我之淫荡甚矣。既不克其始，则当有其终。〔长吁介〕红娘子爱我甚矣，幸勿多言。我固不惜一死以谢申生也。〔哭介〕

【前腔】俺虽不比浣纱女，烈性儿，也愿学坠层楼春燕子。白杨红粉啼痕渍，敢则是一样的伤情思。旧盟辞天荒地老，不改拥炉时。〔贴叹介〕小姐呵，便道申生今未别娶，倘你果有不幸，难道他当真休了不成？那时你则饮恨于荒冢黄泉之下，他却追欢于瑶台华席之中，悔也悔不迭了。

【黄莺学画眉】看你苒苒气如丝，似雨残花，风乱吹，东西飘泊应难止。你伤悲自支，他欢娱怎知。万一果有不幸呵，〔泣介〕冷清清黄泉下只影谁怜尔。〔旦〕你不须过虑，痛咨，我甘心一死浑无二，怎做得浪蕊狂枝。〔贴〕小姐既然誓志不回，当初老爷改许帅家之时，何不明言所以？〔旦叹介〕我自那日已只办的一死，儿女恩情从此永休。俺爹爹自背前言，我虽言之亦必不听。况我与申生私遇，此事怎向爹跟前说的也呵。

【黄莺穿皂袍】儿女两情私，教我对爹行，羞答答，说甚的？〔贴〕当初不说，如今说也迟了。小姐呵，你如今死也、死也应难悔。〔旦〕我如今也没什么悔。我有诗二首在于枕席之下，倘我死后，你替我寄与申生。便是你的情了。〔贴泪介〕小姐，你只说个死。我看你数日来饮食俱绝，向时颜色光彩都到那里去了。只剩得脸上两行泪痕，似淡淡胭脂。身儿里一腔瘦骨，似棱棱冰玉。煞是可怜人也。饭儿半匙，茶儿半后，连朝来几曾得到你喉咙底。〔旦叹介〕纷纷泪点，似风前雨丝。悠悠弱魄，似风前柳丝。一任你杜鹃声，惨凄凄叫不的，〔咽介〕叫不的我离魂至。〔闷绝介〕〔贴〕小姐、小

姐！呀，不好了，老爷快来、快来。〔末上〕

【黄莺带一封】两眼泪如淅，听传呼，女命危。孩儿，孩儿！我连声叫唤他浑无气。〔贴叫介〕小姐，小姐！〔合〕我声声痛悲，你昏昏怎知。〔末〕罢了，罢了，是我把你青春断送应难悔。看他蹙愁眉，泪成灰，两眼眼睁睁兀怨谁。〔贴〕小姐连朝饮食不进，以致闷绝。把热水灌下去，或者还得苏醒。〔灌旦〕〔旦醒介〕哎哟，爹爹，孩儿拜谢你了。〔末〕儿快休说此话，你自挣扎呵，儿！〔旦叹介〕罢了，爹爹，如今女孩儿呵，

【山坡里羊】在我爹跟前，做的全无终始。死了去，陪侍娘罢，则索向娘跟前，长相看待。〔贴〕小姐，只要好起来，你意儿，老爷俱依的你。〔旦〕这也休提了。飞红，我没了的嘱咐你，一来爹爹只身独影，须好生看待。二来，〔不语介〕〔贴〕小姐怎的不语了？〔旦低介〕你则你则向人前，再休提起我生前事。闷咽咽我心内辞，只有天知和地知。我死了呵，墓边草色千年紫，化作春蚕，口中乱丝。〔合〕泪淋淋血儿，都洒向九疑山翠竹枝。虚飘飘灵儿，早飞傍望夫山贞女祠。〔末〕儿，你果然得好，我便回了帅家罢。〔旦叹介〕爹爹，你再休提帅家二字呵。

【前腔】提起定婚书，是我一道追魂纸。提起帅家人，是我即世里冤家至。休、休、休，休再提起我心头事，越惹得人愁痛死。死、死、死，千死万死终须死，争似今朝早些告辞。〔合〕泪泠泠血儿，都洒向九疑山翠竹枝。虚飘飘魂儿，早飞傍望夫山贞女祠。〔末〕你只挣扎你命也，儿！〔旦〕爹，扶我中堂去罢。〔末〕扶你也，儿！〔贴同扶介〕

【尾声】〔旦〕可正是，汪汪的流尽了两眼西风泪。我心儿里早已成灰。〔长叹介〕死也呵，敢则还洒向阳台去作雨飞。〔并下〕〔末、贴同哭上〕咳，可怜，可怜，小姐不幸死了也。一面差人去帅家报知，回了他亲事。一面差人到申家去说。咳，孩儿，孩儿，则被你痛煞我也。

〔末〕朱颜幼女丧黄泉，〔贴〕哭杀白头人老年。

〔合〕假使旁人闻说起，也应同是泪涟涟。

第四十八出 双逝

【破齐阵】〔生愁容上〕数叶芭蕉萧瘦，房空帐冷魂孤。哀雁天边，寒蛩草际，几阵暗风吹雨。黯黯残灯浑无焰，垂死萧萧鬓影疏，梦中人到无？三十天离恨高，我今更上一层楼。悠悠魂去无寻处，怕见残灯助寂寥。我自与小姐相别回来，枕旁滴滴，尽是啼痕，袖上行行，无非泪血。他今亲期已迫，未知生死如何。思想起来，便把青天作纸，蛾眉山为墨，瞿塘三峡当砚水，湘川上竹竿为笔，怎写的尽俺满腔中愁恨也。

【刷子带芙蓉】蓦地想当初，花前月前，同结欢娱。道是尽世今生，休教凤

散鸾孤。嗟吁，更几遍离愁间阻，终博不得连枝双树。暮云断处望苍梧，雁声凄咽楚天孤。若小姐果然为我而死，我少不得也相从了。

【普天乐】我和他，舫孤舟江头哭，哭的来肠寸断。伤情处，天昏惨，烟水模糊，江涛咽，惊走游鱼。算世间那似我衷肠苦！您独拚的红颜向冥涂，我还忍别画眉妩。记的拥炉共语，誓双双并结生死鸾书。〔小生上〕不是愁魔即病魔，知他愁病两如何。虽然病为愁偏重，也道愁因病愈多。我兄弟素性风流，赋情俊爽。数年之内，往来舅家，去则笑逐颜开，归则欢随兴减。日来势更加剧，兀坐一室，以手书空，咄咄若与人言，不知为着何来。我今去看他病景，可怎么了！〔见生痴坐不理介〕〔小生〕兄弟，你怎生痴坐在此？〔生惊起介〕兄弟病中恍惚，望乞休罪。〔小生〕

【尾犯序】你独坐自嗟吁，为甚伤情，无意无绪。我猜着你了，敢则是苏小当年，撇不下那油壁香车？休误，你兰阁上早则名高绣虎，怕鸳帏里少甚身偎锦玉，休只为迷花沾草，断送了美身躯。〔生叹介〕

【前腔】欲语又踌蹰。〔小生〕不索踌蹰，直说我知道，我或当为你谋之。〔生〕有个人儿，相倾相慕。〔小生〕是那个？〔生〕是那个金屋娇姿，曾许与我同结鸾书。叹吁，是则是今生没福，是则是前生合注，无端的分开连理，两下里泪痕枯。〔净院子上〕世上可怜长别酒，人间最苦永休书。〔见生云〕我家小姐，不幸已亡，老爷有书在此。〔生惊介〕小姐亡了？天呵！兀的不痛杀人也。〔拆书看介〕呀，内有飞红寄来小姐诀别诗二首，读之胸怀干裂，肝肠寸断。天，天呵！我，我申纯早则死也。〔闷倒介〕〔小生扶介〕兄弟苏醒。〔生徐醒介〕天呵！小姐，你何薄命，一至于斯。

【香柳娘】想当初偶然，想当初偶然，花间相遇，拥炉细把衷肠诉。你今朝死也，你今朝死也，魂向楚天隅。我梦中怎能睹？痛从此间阻，痛从此间阻，行云径迷，断红难续。〔小生〕兄弟且免悲伤。〔生〕

【前腔】怅秦楼悄然，怅秦楼悄然，听箫人去，月明谁伴孤鸾舞？看诗词惨凄，看诗词惨凄，蘸绿古堂前，教我放声向天哭。待重逢路阻，待重逢路阻，甘归九泉，和伊一处。〔小生〕呀，兄弟何出此不祥之语？却不道断者不能复续，死者不能复生。况那娇娘，义为中表，两次言婚，不遂百年之约，岂得过尔伤心，有乖大义。吾弟读书知礼，万宜自节，以保身躯。我去说与爹娘知道，打发院子回去，兼遣往吊罢了。〔同净下〕〔生〕咳，哥哥，你怎知我与娇娘，情深义重，百劫难休。他既为我而死，我亦何容独生。我今留诗与爹娘哥哥为别，只索自缢，随小姐于地下罢了。〔含泪题诗介〕窦翁德劭如椿古，蔡母年高与鹤齐。生育恩深俱未报，此身先死奈虞兮。〔再题介〕当年风雅蔼双鸾，拟共翱翔万里天。今日雁行分散去，谁怜只影叫苍烟。〔掷笔悲介〕爹娘、哥哥，非是不念深恩，忍得半路相抛。想古来义夫烈士，不惜杀身，以践一诺。我昔与小姐有誓，生不同辰，死当同夕。今他既待我九泉之下，我便欲悔背前盟，谅老天也断不相容了。小姐向时赠我一幅锦罗香帕，指望金莲对，银烛高烧，双牵绣幕之红丝，共结锦裾之翠带。不意今日将来自缢，做了追魂的牒子，索命的幡儿。天、天，好是可怜煞人也。〔缢介〕〔外、老旦、小生

同上〕〔见，惊救介〕

【江儿水】吓，吓得心惊怖，身笃速。则见他把香罗紧系喉咙住，我手脚忙忙都无措。〔解下罗帕，叫介〕孩儿，孩儿！〔小生〕兄弟，兄弟！〔合〕叫他不醒，却教如何处？〔生气转哎哟介〕〔众〕蓦听他喉咙儿底，气断也声还续，细喘吁吁，讨得个丝丝生路。孩儿，快醒，快醒。〔生低介〕

【哭相思】正待要急往相随，谁把我唤回泉路？〔外、老旦〕孩儿也，爹娘在此，你怎么这等短见？〔生叹介〕爹娘在上，听儿一言。承继宗祧，大吾家门，有哥哥在此也勾了。孩儿不肖，不能终侍膝下，惟大人割不忍之爱，休为孩儿致有痛伤，则孩儿死亦瞑目了。〔悲介〕

【二郎神】听儿语，望爹娘免把孩儿顾虑。哥哥呵，他早已致足云程万里路，鸾封豸诰，定然当耀门闾。似我不肖孩儿，生的、生的来都是虚，半路间把双亲别去。〔外、老旦〕儿，休如此说。则愿你好自将息，保全性命，慰我白头爹妈之望。〔生〕要孩儿身好，谅不能勾。哥哥，你觑双亲年老，兄弟夭亡，尽心侍养，专靠你一人了。好将觑，两白头爹娘晚景桑榆。〔小生〕兄弟，怎如此痴见？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岂甘死儿女子手中乎？弟年少科高，青云足下，何在区区眷恋一女子。况世间美妇人尽多，你今为彼一人，上负二亲之望，下殒六尺之躯，窃为吾弟，有所不取。

【前腔】悲吁，你名高翰苑，兰堂早住。少什么红粉楼头卿相女，容华似玉，双双同咏关雎。又何须故把青春轻送与。您觑着两爹娘呵，年衰为汝泪双枯。倘你真个不保，痛怨煞这两白头爹娘，究竟如何。〔外〕哥哥说的话，句句是正理，你快休痴也儿。〔老旦〕儿，你做了官，怕没有好媳妇儿？却只为亲事不就，断送残生，可不真个短见也儿。〔生〕二亲之言，孩儿亦岂不晓？但事已到此，儿即欲自主，也不能勾。只望爹娘休的为死伤生，罔极之恩，待孩儿再世来相报罢了。

【二莺儿】难语，我身躯在此，我魂灵早去。想当日呵，有的是死死生生月下书，神明鉴取应难负。〔哭介〕爹娘、哥哥，我都顾不得你了。我一行行泪枯，我一丝丝气无，不如早些儿死去，也同归一所。〔外、老旦〕再休这般说也，儿。〔生张目介〕强捱取一晌的时光，也反添着嗟嘘。〔闭目昏介〕〔外、老旦哭介〕儿，儿！兀的不痛杀我也。

【二贤宾】听他语，搵不住我几千行泪雨。我两人年老，定道是你来送我，也知道父子白头难久居，却谁知他青春早送，反教凤泣鸾雏。〔老旦哭骂介〕这都是阿舅的不是。你两番价违背亲盟，自家断送了香闺幼女，又把别人家的孩儿辜负。〔合〕真痛楚，问天天怎挖却我心头肉。〔小生扶生介〕兄弟挣挫着，不争你死了呵，老爹娘在此，你怎放的去也。

【前腔】忙偎取，他额角上冷淋浸汗儿流似雨。软软摊摊，扶不起他憔悴躯。看双眉紧蹙，丝丝气也全无。都只为金闺幼姝，干断送了玉堂人物。〔合〕真痛

楚，问天，天，怎挖却我心头肉。〔同放声哭呼介〕〔生挣醒，众扶介〕〔生〕爹娘，哥哥，啼哭也枉然，我今再不能重生了。

【尾声】今生无分重完聚，我一灵儿早飞向瑶台高处居。〔叹介〕枉活了这二十四年也，则当做人世三生一梦余。

人世生离最惨人， 况今死别更伤神。

寒塘泪滴生青草， 千古班班血未湮。

第四十九出 合冢

〔贴上〕巴水东流，蜀山西峙，悠悠千古，无相见期。呜呼痛哉，可伤人也。我想人家生女儿，与生儿子一般，总不如痴呆懵懂，可以无灾无难，长生久寿，做一个老爹奶奶。似俺小姐聪慧多情，颠倒为此四字所误。我飞红自顾才貌，不下于人，寄身侍妾，不得配个年少才郎，长自闷怀。如今看了小姐，倒也放下了许多。小姐遗我金钿翠朵，见了倍增伤感。到于小姐房内，断书残帛，零落左右，喜笑悲啼，音容如在，教我怎不悲酸也呵！老爷为惜小姐，痛背前言，每日哭的老眼昏花。今日是小姐逢七之辰，我且到小姐灵位前，叫唤他一声儿。呀，老爷又早哭上也。〔末哭上〕两鬓萧萧白发疏，人生一枕梦华胥。可怜眼底娇儿女，化作春前啼鹧鸪。飞红，自你奶奶亡后，有小姐侍奉朝昏，我眼前还不甚惨凄。前将小姐许聘帅家，指望姐夫过门，半子承欢，老景有靠。不料小姐又早身逝，冷清清地觑着半张灵位，教我怎不痛伤也呵。

【北新水令】惨可可哭的我眼儿昏，为娇儿，断肠千寸。再觑不的膝前人宛转，再听不的堂上语殷勤，老景谁温？思量起越更添愁闷。〔贴〕想起小姐真好伤心也。

【南步步娇】一夜秋风黄花损，又把我娇滴滴小姐人儿殒。觑妆台生暗尘，走向灵帏，把芳心试问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一星星耳朵儿可曾闻。〔叹介〕则见您蹙着眉儿，还似舒不展生前恨。〔末〕当初把小姐许聘帅家，非有他意。

【北折桂令】俺则为小孩儿，尚未成人，许聘豪家，共结姻亲。非图他白璧黄金，则待倚依半子，树立家门。不道老天呵，把我这掌上珠轻抛摘损，心头肉硬剝离分。说起伤神，想起销魂。儿呵，虽则你赴黄泉有母堪投，兀的不念你爹呵，悲白发有命难存。〔贴〕小姐，你衷肠别人不知，则我飞红，可件件知道呵。

【南江儿水】姐姐，你说不出心中事，捱不过病里身。长则见你对春花，渐淹淹暗把蛾眉损；临皓月，冷清清常将腰肢褪；不道你上青山，生刺刺立把身躯殒。提起泪珠双搵，便做道倩女魂离，怎得个重生时分。〔净上〕奔走途间苦更苦，带得书来愁又愁。〔见介〕禀老爷，院子把小姐讣音，报与申相公知道。申相公听知小

姐身丧，悬梁自缢。〔末〕怎么说，申相公悬梁自缢了？〔净〕幸得家人见了，救他苏醒。〔贴〕救醒了，还好。〔净〕虽是家人救醒，绝食二日，也竟身亡了。〔末、贴惊介〕怎么，申相公也亡了？〔哭介〕〔净〕姑爹有书回报，埋怨老爷，两违婚约，以至于此。〔末看书介〕这委也怪他埋怨不得。申生呵，

【北雁儿落带得胜令】想着你美文才年少人，却早升月殿鹏程奋。指望画麒麟把名姓扬，不道贪鸳侣将身躯殉。我孩儿与他呵，两下正青春，才貌儿恰相匀。不得即世里谐秦晋，则待向来生结契姻。酸辛，他死也一句句含愁愠；声吞，便做似铁石人也一行行珠泪频。〔贴哭介〕想他两个，真一样可怜人也。〔末怒介〕哎，飞红，我想小姐、申生，两下身亡，皆汝所为。我前问汝，汝何不实以告我，稔成事变，以致于此？你今日兀自还哭他怎的？〔贴伏地请罪介〕这的委是飞红之罪，但飞红心上，指望老爷曲遂姻盟，庶几此事不致张扬。谁料到底稔成此变，白白送了他两人性命也。他两人呵，

【南侥侥令】一个怀揣着薄命的相如青琐恨，一个变做了多情的倩女绿窗魂。两下里抱却那无穷的千般恨，如今死也做不得两成双连理根，两成双连理根。〔末叹介〕当初两违亲议，亦老夫之过。如今悔也悔不迭了。

【北收江南】呀，早知道是这般生拆开，恨不早与结婚亲。比如今娇鸾雏凤两离分，双双化做杜鹃魂。哭，哭得我声干气氲，想他黄泉下料应埋怨杀俺白头人。〔贴〕看来他两人身丧，不是老爷之过，也不是飞红之罪，皆属老天之定数。今去已不能复追，死已不能复生，老爷年老，省可愁烦了。

【南园林好】免为他感劳梦魂，免为他悲伤泪滚，大古来相谐眷姻，都则有命儿存。生和死，且休论。〔末〕我想申生丰仪如许，才学又如许，怪不得女儿家爱他。今生前之愿既已违之，当与他结一死后之缘罢。〔贴〕怎生结死后之缘？〔末〕我今着院子，把小姐灵柩，送到申家合葬。死者有知，定也快然于泉下了。〔贴〕这个恰好。〔净〕院子就送小姐灵柩去。〔末抚柩介〕儿，你灵魂儿可听我言语么？

【北沽美酒带太平令】想生前缘分屯，谅死后两情殷。您如今高冢鸳鸯成比邻，灵魂儿兀自忻。鬼窟里做夫妻永相亲，倒博得个天长地亘。儿，有你灵柩在此，还似见你一般，你今灵柩又去了，单剩得我冷清清无女孤身，兀的有谁俦谁问，枉抛残白头霜鬓。〔哭介〕我如今哭的来心昏眼昏，指望你做门楣将我灵车相迓。呀，又谁知你少年人倒先着我老年人殒。〔净跪介〕小姐虽则夭亡，老爷膝下，还有小舍人在此。倘过自哀伤，致妨贵体，偌大家筵，托之于谁？从来说女大不中留，小姐若在，将亦于归别室，怎能长住跟前？今一旦仙升，逍遥蓬莱阆苑之间，与出室何异？望老爷保全贵体，万勿以死伤生。〔贴〕院子说的好话。况小姐、申生，荷老爷之命，并冢合葬，两人早则喜也。

【南尾】记的他星前月底情相印，道则是即世来生不忍分。今日呵，果做了个并冢鸳鸯，可也在泉下稳。

〔末〕生愿不谐死愿谐，〔净〕天公暗里自差排。

〔贴〕可怜青冢年年月，〔合〕长照棠梨墓顶开。

第五十出 仙圆

【糖多令】〔生、旦仙妆上〕花落水空流，天台古渡头。忆真情，生死相投，镜约钗盟今始就，携手向碧云游。〔生〕雨丝晴片两情牵，〔旦〕结得韦家隔世缘。〔生〕几点梨花坟上土，〔旦〕半开半落已经年。〔生〕姐姐，我和你自花前相见，即订姻盟，中间几遭间阻，抱怨而终。今生志不遂，死愿重谐。蒙你爹爹，将两人灵柩，并葬濯锦江边，朝暮相随。地下之乐，不减人间。今且到旧时游聚之处，随喜一会，看风景何如也。

【二犯傍妆台】傍妆楼，这瘦花枝还照小窗幽。满前的景物俱如旧。〔旦〕那双飞的可是去年春燕也，听双双燕语去时愁。〔生〕想昔时千愁万怨，今日才休也。三生梦中成爱偶，把昔日情怀今日勾。〔合〕秦台云冷，风光水流，好则是天长地久效绸缪。〔旦〕想我和你此地欢游，也非一日呵。

【前腔】美情投，贴上数年周。〔叹介〕不料中遭间阻，一朝的紫箫声断凤凰楼。〔生〕如今也休提了。缘簿上谐鸳偶，都是些旧根由。今朝死也符密咒，可正是一点真情无尽头。〔旦〕我今到此，俺爹爹和飞红可知道么？〔悲介〕死生分阻，幽明路殊。〔合〕回思前事，千休万休，也当做从来女大不中留。〔坐介〕〔贴上〕春风寂静冷纱窗，物是人非痛感伤。紫燕飞来华屋里，旧巢犹剩粉泥香。俺自小姐亡后，独居无伴，好是惨凄。今乃清明寒食之辰，记的往时与小姐同上妆楼，盼望陌头柳色。今杨柳依依如故，小姐人儿何在也？〔上楼，见生、旦惊倒介〕呀，小姐和申郎怎的都在此？〔旦〕飞红，你不须惊怕。我二人自辞人世，即归仙道。朝暮追随，乐胜人间。此身虽死，可以无恨。惟是亲恩未报，弟年尚幼，一家之事，赖汝支持。善事家君，无以我为念。坟边祭扫，汝若能来，又当相会也。〔贴痴坐介〕〔生、旦〕我们题诗壁上，以为影验。〔题介〕〔同闪下〕〔贴痴醒介〕呀，世间怎有这等怪事？他两个形像如生，语言历历，难道我醒中做梦来？小姐明说坟边相见，不免请了老爷，同到坟上走一遭。老爷快有请。〔末上〕

【玉女步瑞云】雨细风柔，恰又是清明候，伤痛煞白头老叟。飞红，今日清明节届，待整备祭物，到小姐坟上去。你大惊小怪怎的？〔贴〕适才飞红到楼上，见小姐和申生两个，笑语如生，分付飞红于坟上拜扫相会。不信世间有这等怪事！〔末〕那有此话？我同你到房里去看。〔至房介〕小姐、申生何在？〔看介〕呀，壁上有字在此。〔读介〕莲闺爱绝，长向碧瑶深处歇。华表归来，风物依然人事非。月光如水，偏照鸳鸯新冢里。黄鹤催班，此去何时得再还。〔悲介〕孩儿，你精灵果然在此，怎不出来与你爹相见也？〔贴〕怪哩，字迹半浓半淡，皆已灭去。小姐适云已归仙道，想他真个做仙了。小姐约坟上相见，老爷便可即行。〔末〕正是，正是。且将人鬼三分话，认作幽明一片心。〔下〕〔外、老旦、小生、从

人上]

【菊花新】〔外、老旦〕倚间眊断锦江头，青鸟音沉陇树秋。〔小生〕思起泪难收，荒坟畔枉浇余醪。〔外〕今此清明节届，亡过孩儿，与王氏娇娘，同葬濯锦江边，不免去坟上浇奠一番。孩儿，你舅舅约在今日，同来坟边祭扫，怎么还未见到？〔小生〕那前面有一簇人来了。〔末、贴、从人上〕〔见介〕〔末〕生离死别苦相寻，〔外、老旦〕今日相逢愁更深。〔小生、贴〕彼此各怀无限恨，〔合〕陇头松柏起悲音。〔末〕老夫两违亲议，致贤甥与我孩儿并有参商。今日相见，不特负恨于死者，抑且有愧于生人。〔外、老旦〕此实两家孩儿薄命所致。今死得成双，已荷大恩了。〔末〕看此白杨荒冢，累累伤心，他两人年正青春，何乃置身此列，好伤心也。〔众同悲介〕

【驻马听】满眼松楸，狐兔纷纷走古丘。今日个清明寒食，玉垒城边，濯锦江头。云山淡淡水悠悠，阴风几阵悲声吼。〔浇酒介〕涕泗交流，空教滴尽杯中酒。〔外〕孩儿，媳妇儿，你两人少年夭亡，可念你爹娘俱已年迈，指望你到坟前浇奠，怎倒使做爹娘的来浇奠你呵。

【前腔】一命归幽，撇下高堂人白头。你只念恩情难阻，誓结鸳鸯，并下秦楼。不念你两家的爹娘呵，膝前儿女两都休，一双老景多僝僽。〔合〕哭倒荒丘，你墓中有耳曾闻否？〔末〕孩儿，贤婿，你今死后，了了为神。想着你爹娘呵，

【前腔】老景谁瞅，苦痛声声哭怎休。想着你一双并美，真乃是翰苑豪英，仕女班头。今日个文章红粉葬荒丘，命儿落在他人后。〔合〕则愿你死结鸳鸯，双双同赴蓬莱岫。〔老旦〕孩儿，媳妇儿，

【前腔】您少掩荒丘，反教哭煞您高堂人白头。昨夜梦见我孩儿媳妇儿双双同在我的跟前，醒来还是南柯一梦。想前宵梦里两两归来，笑语相逐。醒来欲见影难求，则那月光一点纱窗透。生前不得完婚，今死葬于此，也枉然了。〔合〕死结鸾俦，一场夫妇空遥受。〔小生〕兄弟，我和你名齐艺苑，谊重荆枝。及今联翩得第，指望同你致身荣显，光耀门闾。岂知你不念白发之老亲，甘殉红颜之幼女，双双命掩黄泉。使两姓爹娘，哭倒于墓下，好是伤情也。

【前腔】你名压时流，往赋天边白玉楼。空教我失群鸿雁，和着衰老椿萱，哭向坟头。杜鹃声断不胜愁，道的个绣云黄土把朱颜覆。〔合〕怨恨难休，月明华表归来否。

〔贴〕想俺小姐和申官人初会，即以死相期。今日果如所云，此心也不枉了。你前约我坟上相见，怎生如今形迹杳然了呵？

【前腔】当日风流，一点情牵两意投。生时拆散，死愿成双，跨凤同游。虎溪明月照双丘，果然符却花前咒。〔合〕可正是织女牵牛，你敢则朝朝暮暮去阳台右。〔见鸳鸯介〕呀，这一对鸳鸯，飞翔上下，自初时到今，捕之不得，逐之不去，活是小姐和申官人相亲相依的景象。这敢是两个精魂所化也？〔众〕真个诧异哩！

【催拍】两鸳鸯，双飞陇头，似啼鹃哀鸣树头。觑山空水幽，觑山空水幽，白云天际，千载悠悠。一点衷情，甚日还休。叹累累满目荒丘。回首处，涕交流。

【前腔】树连枝，花开并头。鸟比翼，如鱼共游。想精灵怎休，想精灵怎休。暑来寒往，几度春秋。野草闲花，遍地生愁。叹累累满目荒丘。回首处，涕交流。〔贴〕呀，如今一对鸳鸯，忽然不见了，这分明是两个精灵出现。前云死后即归仙道，以此看来，果不虚了。正是：世间只有心难化，地上无如情久长。〔合〕

【一撮棹】天长久，似一川水东流。巫山上，何日暮云收？湘江岸，甚时泪痕休？古今月，昏夜照松楸。算前和后，只有恩情最难朽。君不见，鸳鸯冢，千载锦江头。

生死荣枯转眼同，白杨日夕起悲风。

年华有尽情无尽，何必人生非梦中。

〔众下〕〔生、旦上〕前约飞红到墓前相会，今日两家父母兄弟，同到坟上，我两人化作鸳鸯，出与相见。他们对面不能认识，匆匆的归去了。

【一封书】〔旦〕仙凡隔冥幽，对双亲，空泪流。〔生〕夫妻愿已酬，向瑶台，长聚头。世上光阴如电走，争似仙家日月悠。〔合〕唱仙讴，倒玉瓿，共向碧桃花下游。〔生〕

【前腔】棠梨花正幽，更芙蓉开暮秋。〔旦〕浮生水上沤，则我和你两恩情，无了休。夜夜月明凉似水，照见鸳鸯新冢头。〔合〕上瀛洲，赴琼楼，把尘世相思一笔勾。〔外扮东华帝君引仙从上〕浮情一点装成世，忒利天边情最长。凡人莫道仙乡远，情根断处即仙乡。申纯、王娇，你二人听俺分付：〔生、旦跪介〕你二人原系瑶池上金童玉女，则为一念思凡，谪罚下界。历尽人间相思之苦，始缘私合，终归正道。王娇怜才誓死，化石之节何惭；申纯践约捐生，抱柱之贞奚愧。慕色牵情，虽有乖于常法；秉志守义，亦夙重于仙家。复证前因，免沦末劫。申纯升授。玉皇案下修文侍史。王娇升授。王母台前司花仙女，兼掌世上姻缘之策。举凡佳人才子，量其应否悉与如愿，勿使错配，有负生成。〔生、旦谢起，易袍服，众并行介〕

【红绣鞋】仙家岁月长留，长留。尘情到此都休，都休。披云锦，衣霞绡，敲玉版，倒金瓿，一齐共赴三山岫，一齐共赴三山岫。〔生、旦〕

【驮环着】向三山古岫，向三山古岫，此地遨游。叹乌兔如梭，星驰疾走。人世纷纭四骤，带絮牵泥，怎打出害情痴轮回双扣。今日里荷神天恩祐，共引向桃源津口。〔合〕谐仙偶，结凤俦，把玉锁金枷，一齐脱手。〔众稽首介〕

【永团圆】愿当今圣明天子千万寿，恩和德，达重幽。太平百姓开笑口，虫和蚁，一般儿谐婚媾。鸾交凤偶，三生夙世魂不朽，石上言非谬。人圆鬼辘，一样效绸缪，办取真情种，终须有。天长地久，华表归来后，城郭依依旧。

【尾声】死生交，鸾凤友，一点真诚永不负。则愿普天下有情人做夫妻呵，一一的皆如心所求。

燕子楼前月色冥， 鸳鸯冢上柳梢青。
百年秋景愁常在， 一枕春醒梦未醒。
旧谱几经才士赋， 新词只许美人听。
从今看彻三生事， 莫为情多发渐星。